

世界科幻大师·阿西莫夫·银河帝国衰亡史 帝国系列 Isaac Asimov The Empire Series

# The Currents of Space

# 星空暗流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汉声杂志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Isaac Asimov **The Empire Series**

帝国系列

# 星空暗流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汉声杂志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空暗流/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著; 汉声杂志译. -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2005.12

(帝国系列)

ISBN 7-80726-269-9

I. 星... II. ①艾...②汉...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49618号

四川省版权局 图进字: 21-2005-22号

## THE CURRENTS OF SPACE

Copyright © 1952 by Isaac Asimov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6 by Echo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with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New York

本书由天地出版社与北京汉声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合作出版

---

XINGKONG ANLIU

书 名: 星空暗流  
著 者: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译 者: 汉声杂志  
责任编辑: 费明权  
封面设计: 于修远  
内文设计: 张 维

---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http://www.tdph.net>  
[tiandicbs@vip.163.com](mailto:tiandicbs@vip.163.com)

策 划: 北京汉声文化 **汉声**

---

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89千  
书 号: ISBN 7-80726-269-9/I·45

---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01 (市场营销部) (028) 87734639 (总编室)

## 导 言

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是世界级的科幻大师。对于众多中国的科幻迷来说，阿西莫夫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二〇〇四年，随着根据阿西莫夫原著改编的好莱坞大片《我，机器人》在中国热映，阿西莫夫的名字也为中国普通民众所熟悉。然而，最近一股阿西莫夫旋风席卷中国，却是由天地出版社刮起的。

中国内地曾经零星地出版过阿西莫夫一部分科幻小说。台湾书商在多年前就买断了阿西莫夫三大系列科幻小说的中文版权。为了能够让广大的中国内地读者系统地领略阿西莫夫的科幻风采，天地出版社系统引进台湾英文汉声出版有限公司的阿西莫夫科幻小说中译本。

多产作家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分为“基地”、“机器人”和“帝国”三大系列。天地出版社与台湾英文汉声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分三步推出这三大系列简体汉字中译本，深受中国内地广大读者的欢迎。

二〇〇五年一月，推出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科幻小说中译本包括七种十一册：

- |       |         |
|-------|---------|
| 前传    | 《基地前奏》  |
|       | 《迈向基地》  |
| 基地三部曲 | 《基地》    |
|       | 《基地与帝国》 |
|       | 《第二基地》  |

续集           《基地边缘》

                  《基地与地球》

紧接着，在二〇〇五年六月，又出版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科幻小说中译本五种八册：

《曙光中的机器人》

《裸阳》

《机器人与帝国》

《钢穴》

《机器人短篇全集》

这次，推出阿西莫夫的“帝国”系列科幻小说中译本三种三册：

《苍穹微石》

《繁星若尘》

《星空暗流》

这样，天地出版社以很大的气魄，在一年之内系统地出版了阿西莫夫全部科幻小说简体字中译本，总共十五种二十二册。从此，在中国内地，谁要读阿西莫夫科幻小说，首推天地出版社这套阿西莫夫科幻全集。

阿西莫夫（Asimov），这是在中国内地最标准的中文译名。过去也曾被译为“阿西摩夫”。在香港、台湾，则曾被译作“亚西莫夫”、“艾西莫夫”。

其实，阿西莫夫只是姓而已，艾萨克（Isaac）才是他的名字。他的全称是Isaac Asimov，即艾萨克·阿西莫夫。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日，阿西莫夫出生在俄罗斯。三岁时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所以阿西莫夫应当说是“俄裔美国人”。

其实，阿西莫夫是“犹太裔美国人”。他的名字Isaac，

是典型的犹太人的名字。他的外公叫艾萨克·伯曼（Isaac Benmam）。他取名艾萨克是为了纪念他的外公。阿西莫夫的父母都是犹太裔俄罗斯人。到了美国之后，阿西莫夫曾经因为艾萨克这名字受到美国同学的歧视，称他为“犹太佬”。就连他后来发表作品时，也有编辑要求他改个名字。阿西莫夫一直拒绝改名。他再三声言：“我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艾萨克·阿西莫夫就是我。”

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艾萨克·阿西莫夫这名字频频见诸报端，这个“犹太佬”被广大美国读者所熟悉、所接受，艾萨克·阿西莫夫也就日渐成为美国的名作家，谁也不再计较“艾萨克”这名字的浓烈的犹太气息。有人称阿西莫夫是“俄裔美籍犹太作家”，算是对他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阿西莫夫在二十八岁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任副教授，业余从事写作。他出版了二十四本书，意识到一心难以二用，一身难以二任。他冷静地自我度量，得出结论：“我不大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我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幻小说和科普读物作家。”他决心辞职，以便能够全身心投入写作。他对波士顿大学医学院院长说：“我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作家之一，但我打算变成最好的，而不仅仅是最好的之一。”从此，他的一生在书房中度过，在打字机前度过。

在作家阵营之中，阿西莫夫有着鲜明的个性：

在中国，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作家的多产。对于阿西莫夫来说，则是“著作超身”，以至两倍于他的身高！我曾见到过一张照片，他张开双臂，仍无法搂住他的长长一大排著作。

阿西莫夫勤奋而多产。一九九二年在他去世的时候，总共出版了四百七十部著作。有人对阿西莫夫的写作速度进行了精确的统计：

他的头一百本书花了二百三十七个月，差不多是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于一九六九年十月；

第二个一百本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完成，用了一百一十三个月，九年半的时间，也就是每一年写十本；

第三个一百本用了六十九个月，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完成，不到六年的时间。

从这一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阿西莫夫随着年岁的增长，写作速度越来越快。快则多。又快又多，是阿西莫夫的创作特点。

阿西莫夫号称“写作机器”，他以极度的执著，每日不断打字，写出新著。据云，他每星期工作七天（星期日是他的星期七），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每分钟用打字机打出九十个字。他没有节假日，也不外出度假。他说，人们度假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快乐，而对于他来说写作就是快乐，所以他一直不停地写作，每天都处于快乐之中。

阿西莫夫的另一特点是博。

多产作家也有——虽说不及阿西莫夫那么多产。比如，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日本作家松本清张也很多产，但是他们的作品往往只局限于侦探小说，而阿西莫夫的著作几乎涉及现代科学的所有领域，不少著作涉及历史、文学和哲学以至神学。称阿西莫夫是“百科全书式作家”，这并不过分。

不过，就总体而言，阿西莫夫可以定位为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

细细分析阿西莫夫的创作轨迹，又可以看出，他早年主要从事科幻小说创作，一九五七年之后转为科普写作，到了晚年又写科幻小说。

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成为阿西莫夫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呢？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惊了美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反应便是：“请检查一下我们美国的小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应当说，艾森豪威尔的这句话是有战略眼光的。在他看来，美国在美苏竞争中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科普教育落后苏联。艾森豪威尔的这句话也深深刺激了阿西莫夫。他当即决定暂停科幻小说创作，转向科普写作，出版大量的科普读物，以求提高美国国民的科学素养。

随着电视的日渐普及，阿西莫夫还走上屏幕，成为美国普及科学的“名嘴”。阿西莫夫毕竟出身教师，口才颇好。当年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同事回忆说，如果你在走廊里听到哪个教室传出起哄声，随后又是欢呼声和掌声，那很可能就是阿西莫夫在讲课。如今阿西莫夫把电视台作为辽阔无际的课堂，用风趣的语言向众多的观众讲述科学常识，理所当然进入“名嘴”之列，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谈到阿西莫夫时曾说：“在这个科技的世纪，我们需要一位能将科学和公众联系在一起的人物。没有人能把这项工作做得像阿西莫夫那样出色，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讲解员。”

阿西莫夫是一位优秀的科普作家，但他更是一位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在他众多的作品之中，最受读者追捧的是他的科幻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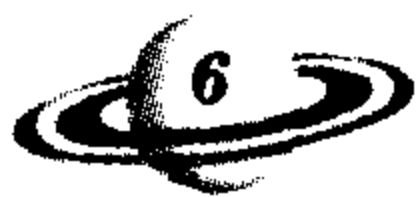


阿西莫夫是一个奇特的人，自称患有“恐高症”（尽管他家住三十三层楼的最高层），平生只乘过两回飞机：一次是他在海军航空兵实验室工作的时候，这位化学家从事制造“标识染料”的研究，当这种染料在海面扩散时能够迅速形成鲜明的颜色，便于飞机寻找落水的战士。为了检查“标识染料”的效果，他不得不乘坐一架双引擎小飞机从海面上掠过；还有一回则是他乘坐军舰来到夏威夷之后，返回旧金山时，他向部队申请了“海上交通工具”的票子。他以为这“海上交通工具”必定是轮船，不料却是客机！他不得不又一次乘坐飞机。从此之后，他坚决与飞机“拜拜”。由于不乘飞机，也就大大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小的书房里度过的。就是这么一个足不出户的人，他的想像力却远远超越了那些普通的科幻小说作家。从阿西莫夫的打字机上流淌出来的驰骋太空的奇思怪想，那恢弘壮观的宇宙大战，足以使他登上世界科幻作家阵营的帅椅。

如果说，世界上早期最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作家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和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那么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作家是美国的阿西莫夫、罗伯特·安森·海因来因（Robert Anson Heinlein）和英国的阿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人称“科幻三杰”。

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小说中，写及“银河帝国”，常常使不少读者误以为那就是阿西莫夫的“帝国”系列科幻小说。

其实，阿西莫夫的“帝国”系列科幻小说，独立于“基地”小说系列之外，是指《苍穹微石》《繁星若尘》和《星空暗流》这三部小说。



在阿西莫夫的三大系列科幻小说之中，“基地”系列的篇幅最为宏伟，也是最晚完成的；“机器人”系列次之，而“帝国”系列规模最小，是阿西莫夫早期之作。天地出版社的出版顺序正好相反，“基地”在前，“机器人”居中，而“帝国”最末。

阿西莫夫的第一篇机器人小说《陌生的玩伴》，写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当时阿西莫夫年仅十九岁。此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短篇科幻小说只在杂志上零散发表，没有出过书。阿西莫夫第一本得以出版的科幻小说，是“帝国”系列中的《苍穹微石》（*Pebble in the Sky*，又译为《天空中的小石子》《空中卵石》或《空中石子》），出版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早于阿西莫夫的第一本短篇机器人科幻小说集《我，机器人》。

《苍穹微石》是在阿西莫夫遇到了“伯乐”之后才得以出版的。

那是在一九四七年，阿西莫夫写了一本四万个英文词的科幻小说（在中国向来以汉字的字数计算小说的长短，而美国是按照英文的词数计算）。这部科幻小说就是《苍穹微石》的初稿。

不过，由于当时阿西莫夫还只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他的《苍穹微石》初稿写成之后无人问津，只得静静地躺在书桌的抽屉里。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威力惊人的原子弹，而德国那时正积极研制V-2火箭。此后不久，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这些重量级的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催化了读者对于科幻小说的

热忱。原子弹引发人们对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种种科学幻想，V-2火箭燃起人们对于太空飞行的憧憬，电脑则使人们产生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种种联想……

既然读者关注科幻小说，出版社理所当然筹划出版科幻小说。美国的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在一九四九年便决定出版一套科幻丛书，负责编辑这套丛书的编辑叫沃尔特·I·布雷德伯里。当布雷德伯里得知阿西莫夫有一部两年前写成的科幻小说束之高阁，就向阿西莫夫索取了手稿。

布雷德伯里读了《苍穹微石》的初稿之后，给予热情的肯定。但是作为单行本，四万个英文词的小说似乎太单薄了点。布雷德伯里要求阿西莫夫把小说扩写到七万个英文词，并给了阿西莫夫一张七百五十美元的支票作为预支稿费。那时候，阿西莫夫还从来没有收到过预支稿费。

阿西莫夫深受鼓舞。据他自己说，是以“闪电般的速度”着手《苍穹微石》的修改工作，扩大小说的篇幅。

布雷德伯里是一个中等个子、稍微发胖的人。他向青年作家阿西莫夫伸出热忱的手，成了阿西莫夫的好朋友。阿西莫夫总是亲热地喊他“布雷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布雷德伯里给阿西莫夫打来电话，非常满意《苍穹微石》的增订稿，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这样，在一九五〇年初，《苍穹微石》就与读者见面了。《苍穹微石》成为阿西莫夫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科幻小说。这时候，阿西莫夫三十岁。

阿西莫夫曾说，《苍穹微石》的出版，“标志着我的文学生涯迈出了一大步（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一九九〇年初，为了庆贺阿西莫夫出版的第一本科幻小说《苍穹微石》四十周年，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在纽约绿地酒店举行了庆贺会，几百位科幻界、出版界同仁前来祝贺，足见《苍穹微石》的出版在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创作中的里程碑意义。

就在阿西莫夫完成《苍穹微石》的修改工作之后、尚未出版之前，布雷德伯里就向阿西莫夫约写新的科幻小说。

于是，阿西莫夫着手写新作。

阿西莫夫回忆说：

我写了两个样章给他。问题是现在我既然是正式的作家，我极力想要写得文学味浓一点，就像高中时我在那终生难忘的写作班上那样。虽然不像那么糟，但是也够可以的了。布雷德温和地把这两章退了回来，把我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你知道，”他说，“‘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了’这句话海明威会怎么写？”

“不知道，”我急切地问道（我从未看过海明威的作品），“他会怎么写呢？布雷德？”

布雷德说：“他会写：‘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了’。”

那就足够了。这是我上过的最好的文学课，只用了十秒钟。我完成了第二本小说《繁星若尘》（*The Stars, Like Dust*），故事语言质朴，布雷德收下了。

从此，阿西莫夫以为，既然可以说“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了”，就不要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阿西莫夫小说，总是运用质朴而生动的语言。

一九五一年，阿西莫夫的新作《繁星若尘》（又译作《繁星似尘》）由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五二年，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又推出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新作《星空暗流》（*The Currents of Space*，又译作《太空洪流》《宇宙之流》）。

《苍穹微石》《繁星若尘》和《星空暗流》，构成了阿西莫夫的“帝国”科幻小说系列。这是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间由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出版的阿西莫夫三部早期科幻小说。

过去，阿西莫夫在杂志上发表科幻小说，只是在发表后收到一笔稿费而已。自从与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合作，图书采取版税制，每隔半年，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就给阿西莫夫奉上一笔相当可观的版税。阿西莫夫计算了一下，在一九五八年，他的版税收入相当于他当教师的年薪的三倍。这样，阿西莫夫终于决心辞去教师工作，专门从事写作。

阿西莫夫与道布戴尔出版公司结下深厚的友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西莫夫出版了三十二本书，其中十九本是由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出版，而且全部都是科幻小说。尽管在布雷德伯里之后，道布戴尔出版公司负责与阿西莫夫联系的编辑换了八位，但个个都很热情。阿西莫夫在道布戴尔出版公司总共出版了一百多部书。

阿西莫夫“帝国”系列的出版，使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的简体中文版本出齐、出全了。对于中国众多的科幻迷们，众多的“阿迷”们，是一大喜讯。从此可以细细品味世界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经典科幻，可以在阿西莫夫笔下的科幻世界遨游。中国的科幻作家们也可以从阿西莫夫众多的科幻小

说中汲取丰富的滋养。应当说，天地出版社为发展中国的科幻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

叶永烈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九日

于上海“沉思斋”

## 张系国谈阿西莫夫

阿西莫夫是二十世纪想像力最丰富、点子最多的科幻小说家。要介绍阿西莫夫的作品可不容易，因为他极多产，而且一辈子没有停过笔。许多别的作家，尤其是科幻小说家，到了晚年都面临江郎才尽、想像力枯竭的困境，阿西莫夫却是个特例。他似乎永远不愁没有灵感，总是有另一个故事要说，另一个创意要发挥，因此称他是二十世纪科幻文学的大师，可说当之无愧。面对这么一位杰出的科幻小说家，我们不禁好奇，他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想像力？许多作家即使不停笔，也难免重复自己的旧作，为什么阿西莫夫很少有这种毛病？是天纵奇才，还是他有一套特别的刺激灵感的方法？

要了解阿西莫夫，不能不从他的身世讲起。阿西莫夫是犹太裔美国人，出生在俄国，三岁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所以美国对他而言其实是异乡，并非故乡。百老汇有一出有名的歌舞剧“屋顶上的提琴手”，描述的正是俄国犹太人的流浪经验。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的人，不仅沉醉于一首首动听的歌曲，也会同情犹太人到处被歧视迫害的遭遇。他们尽管在俄国住了几代，仍然被视为异族，最后不得不移民美国。

“异乡人经验”不仅是犹太意识的主要一环，恐怕也是陶冶一位科幻作家的重要因素，因为科幻小说里所描述的，正是异乡人的异乡经验。另一位和阿西莫夫几乎齐名的科幻小说家海莱恩的成名作，书名就叫作《异乡的异乡人》，绝非偶然。我们可以想像，幼年的阿西莫夫在父亲开的糖果店里

工作，自己也知道是打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异乡人，他的世界永远和别人的世界不一样。幼年的阿西莫夫，只有寻找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时他接触到科幻杂志，里面的人都和他一样是异乡人！他明白科幻世界和正常的世界不一样，自成一个体系，有自己的规律甚至自己的语言。阿西莫夫发现了科幻小说，真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从此迷上科幻，终身不渝。他的经验，也说明了为什么不少科幻小说家和科幻小说迷，在幼年时都是不合群的孤独小孩。美国许多重要的科幻小说家都是犹太人，因此也完全可以理解了。

科幻世界是异乡人的异乡世界，带给读者一种独特的美感经验——所谓疏离的美感。这种美感经验，必须依赖读者的想像力来完成。例如阿西莫夫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夜归》，叙述两千年才有一次真正黑夜的泰宁世界，在黑夜里出现的满天星斗，竟逼得所有第一次看见繁星的人都发疯。这样的世界，当然是小说家匠心独运创造出来的世界。但我们想像这世界上的人，如何在毕生经验的第一次黑夜里面对众星灿烂，便不能不和泰宁世界的人一齐战栗了，这种美感经验是诗的境界，所以最杰出的科幻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最终带给人的是诗般的超越境界。就这层意义讲，科幻小说和武侠小说截然不同。两者虽然都让读者暂时逃离现实，但武侠小说的世界依然是人间世（金庸最受欢迎的武侠小说，仍然充满对人间世的涉及和暗喻），科幻小说的世界则不再是人间世。

科幻世界既然是小说家精心营造的世界，其中每多科幻道具。所以一般人往往以为只有懂科学的人，才能写科幻小说或欣赏科幻小说。其实天下多的是毫无创意的科学家，要



这些人发挥想像力真是难如登天。也许科幻小说碍在一个“科”字，使对科学有恐惧感的人望之怯步，这真是极大的不幸。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既然能欣赏诗，就能欣赏科幻小说。我们读到“白发三千丈”的句子，并不会追究诗人的头发是否真正长到三千丈。对科幻小说里经常出现的科幻道具，例如太空船、时间旅行等，也可作如是观。

好的科幻小说家带给读者疏离的美感，所仰仗的就是奇幻因素。如果要区分科幻小说和一般的小说，我们可以这么说，科幻小说必有奇幻因素，才能刺激读者的想像力。但这奇幻因素一旦用乏，成为陈腔滥调，后来的科幻小说再继续沿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正如我们对诗人的评价，第一位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是天才，第二位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是常才，第三位就是庸才了！所以最杰出的科幻作家本质上是诗人。诗人为了吟成一个字而捻断数茎须，科幻作家所计较的，当然不是吟成一个字，而是寻找新的奇幻因素，也就是寻找新的点子。

阿西莫夫无疑是此道高手，他的重要科幻小说都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奇幻因素，成为后来科幻小说的典范。大师之所以为大师，正因他一出手就能化腐朽为神奇。他的三大系列——机器人、帝国、基地——各有“奇趣”，即使现在已经十分熟悉他的作品，仍不能不佩服他当年的创意。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阿西莫夫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的想像力？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好的解释也许来自阿西莫夫的自述。他曾经说过，撰写《基地》系列故事的灵感，是在地铁中产生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两年，两

个月前，德军攻入了苏联，四个月后，日本将突袭珍珠港……欧洲在战火中浴血挣扎，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希特勒的魔影之下……

“不过，八月一号那天，在纽约的地铁火车上，另一件事却占据了我的心思。

“那时我刚满二十一岁，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攻读化学，已经写了三年科幻小说。那天我约好了去见《震撼》（Astounding Stories）杂志主编坎贝尔（John Campbell），跟他讨论我下一篇小说的大纲，看他愿不愿意采用。问题是，直到那时，我心中仍一点概念也没有，根本不知道要写些什么。

“上了车之后，我决定试试一个我偶尔采用的方法：随便挑一本书，翻开一页，看看第一眼见到的东西会给我什么灵感。那天我刚好带了本歌舞剧选集，我随意翻开一页，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一个士兵和他的爱人的图片；士兵使我联想到军事帝国，由军事帝国又联想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又使我联想到银河帝国——啊哈！我何不写一篇有关一个银河帝国的衰亡故事！毕竟，我不但读过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且前后一共读了三遍！”

这故事不仅有趣，也透露了阿西莫夫的秘密。他寻找灵感的方法，其实就是使用随机联想。在另一篇文章《哪来那么多灵感》里，阿西莫夫对随机联想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如果想要记住甲事件，便将甲联想到另一件较明显的乙事件上；那么下次再看到乙，便立刻会反过来联想到甲。中国古代的结绳记事，也就是应用这个原理。不过上述的联想属于刻意的资讯组合，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人类还会不停地、

半无意识地随机组合各种资讯。有些人善于从这些零乱的组合中分析出有用的部分，这就是创意与创见的来源。”

最喜欢发明各种定律的阿西莫夫，把这办法写成两个定律：

定律一：一个人必须拥有很多各方面的资讯，也就是必须博学，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

定律二：一个人必须善于组合资讯，并且能够分析各种组合的意义，也就是必须够聪明，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

除了博学和聪明外，阿西莫夫更提出直觉、勇气和运气三项作为创见的五大要素。用这五大要素来分析阿西莫夫自己，再贴切不过。阿西莫夫博览群书，联想力丰富，擅长运用直觉，所以永远有新鲜点子。他放弃终生教职，去写当时一般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科幻小说，不能不说极有勇气。话又说回来，他的运气也不错，年纪轻轻刚开始写作，就碰上最肯提拔后进、点子也多的主编坎贝尔。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真是一点也不错！没有坎贝尔的指点，阿西莫夫也不会写出《夜归》而一举成名。这是美国科幻文坛的一段佳话。阿西莫夫把这归于运气，其实倒不如在五大要素之外，再加第六项：良师和益友。但有趣的是，阿西莫夫谈创见，只强调“大胆假设”却忽略了“小心求证”，所以他终究是小说家而不是科学家。

这么说来，阿西莫夫不仅是天纵奇才，毕竟也有一套刺激灵感的方法，才会创意源源不绝。古人说“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亦是同一道理。如果一个人读破万卷书又行过万里路，外来的随机刺激不断触发他的联想，自然下笔如有神

了!

但是创意固然重要，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个性，并且真正热爱写作，也不会像阿西莫夫一样写出那么多小说及非小说来。阿西莫夫的作品太多太杂，固然是他的缺点，同时也是他的优点。创意丰富的人多半天性好奇，很难专精一样，因为他事事都有兴趣，今天做这个，明天厌烦了就做那个。所以有的作家（如福楼拜）穷毕生精力只写一本书，却永享千秋盛名；有的作家必须忙碌一生写下几百本书，才赢得大师美誉。这是天性各有不同，无法强求的，谁高谁下倒也难说。以阿西莫夫而论，他只能是阿西莫夫，不可能是福楼拜。

但综观阿西莫夫的作品，仍有一定脉络可寻——由对人类历史兴亡的感喟出发，从而探究历史决定论及人类（包括机器人）的自由意志问题。

《基地》的缘起固然是阿西莫夫的随机联想已如上述，但在创作过程中，阿西莫夫则提出了大胆的构想。这个奇幻因素，他自己称为“心理史学”，就是运用非常先进的数学方法，对各种趋势进行统计研究。阿西莫夫预言，心理史学能够以高度的准确性，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运动的一般趋势。

《基地》的构想，显然根据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但如果人类整体的变化方向可以预测，个人的自由意志仍然存在吗？阿西莫夫引用气体运动论答复：单一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是无法预测的，但如果以全部的气体分子运动来分析，就可以导出气体的运动定律，得出绝对的结论。

这样的答复不一定令人完全满意（气体分子毕竟和人不同，没有意识也没有意志），但是《基地》三部曲的故事无

疑引人入胜，成为阿西莫夫小说里极受欢迎的经典作品。

无独有偶，历史学家汤恩比也是在旅行的途中，触发灵感，创造出“挑战/回应”的理论。其后汤恩比费了数十年的时光，撰写《历史的研究》来证明他的理论。阿西莫夫则在地铁里想出银河帝国衰亡的故事，其后再添入心理史学的理论，甚至还借用了汤恩比的理论，据此撰写《帝国》及《基地》系列的虚构历史。这两个故事十分有趣，一个人由真实的历史出发，另一个人则进入虚构的历史，但两人的原起点，都是旅行过程激发的联想。

阿西莫夫另外一个著名的系列《机器人》，虽然故事的架构和气魄不如《帝国》和《基地》系列，但是对科幻界和机器人工程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有的评论家认为，阿西莫夫写机器人小说，创造了善良机器人来取代过去的邪恶机器人。其实在阿西莫夫之前，不少科幻作家写机器人并不全是邪恶机器人，即使《莫洛博士岛》里的机器人也有善良的一面。我认为阿西莫夫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了有意识却无自由意志的机器人，这是过去的科幻作家不曾想到的。

过去的机器人或者只是架机器，或者是徒具机器外壳的人类。阿西莫夫笔下的机器人显然不只是机器，因为他们拥有意识，会思考也能自行做决定。但这些机器人没有自由意志，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受“机器人三大法则”的约束。

“机器人三大法则”，是人类控制机器人的安全措施，然而机器人也因此丧失自由意志。机器人不仅不得伤人，甚至没有权利自杀（因为自杀违反第三法则）！但是机器人真的就因此丧失自由意志吗？也不尽然，阿西莫夫自己也写过机器人小说《骗子》，让机器人厄比曲解“伤害”的意义。为了

避免人类受到（心理的）伤害，厄比不断说谎，来迎合人类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却没想到欺骗其实伤害更大。

比较更严重的曲解三大法则，是特别强调第一法则的重要：为了避免人类彼此伤害，所以不能不把人类软禁起来（关入地底世界、关入温室……），由机器人来控制一切。机器人可以不听人类的命令，因为在第二法则和第一法则抵触时，第二法则无效。这么一来，人类反而成为机器人豢养的宠物，丧失自由意志了！

这三大法则果然有漏洞，但因此让阿西莫夫和后世千千万万的科幻作者，可以钻漏洞创造出变化无穷的故事情节。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时读到科幻小说里引用机器人三大法则，可见阿西莫夫这个点子影响的深远。

阿西莫夫的逝世，为战后代科幻作家写下句点。阿西莫夫和克拉克等战后代科幻作家，相等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大师。这些人学识渊博，想像力丰富，对科学抱持乐观的信心，关怀人类未来的大问题，以理性的态度撰写科幻小说，主要反映白种人的世界观。其后的科幻作家更加多姿多姿，更能反映多元化、多种族的世界观，关心的范围也有了改变，甚至以感性的态度撰写科幻小说。但是大师已去，大师长在。和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一样，真正流传下来的还是能经时间考验的作品。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些经典作品，现在由叶李华等人译成中文，英文汉声出版有限公司精心制作推出，真是令人兴奋的大事，相信读者会喜欢这套作品，百读不厌。

张系国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三

長



# 星空暗流

1 弃儿

137 船长

14 镇长

154 侦探

27 图书馆员

169 游艇玩家

40 叛徒

182 变节者

53 科学家

196 俘虏

66 大使

212 被告

79 巡警

226 原告

93 贵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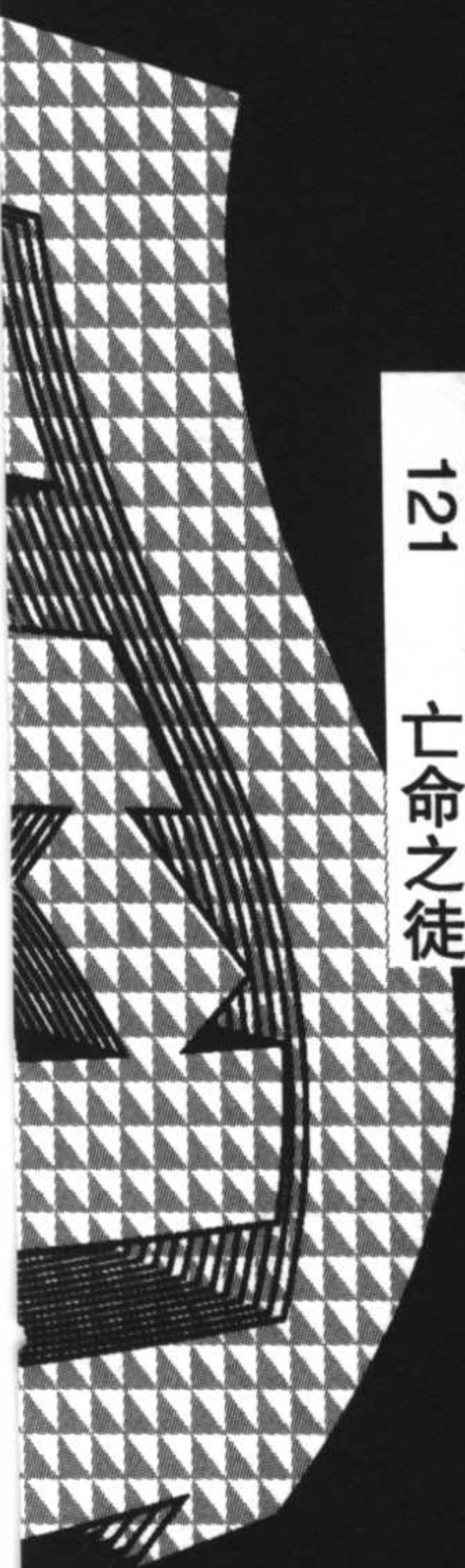
240 胜利者

106 大亨

254 尾声

121 亡命之徒

258 后记





愚可丢下手中的食具，猛然跳了起来。他止不住全身剧烈颤抖，只得贴着墙壁。

“我记起来了！”他大叫。

大家都望向他，午餐中嘈杂的讲话声多少暂停了些。然而他们的眼神并不热切，那一张张望向他的邈邈脸孔在三流的壁光照耀下微微发亮，略显苍白。他们看来并没多大的兴趣，任何突如其来的叫喊都会引来这种注目，只是反射动作罢了。

弃  
儿

愚可又喊：“我记起我的工作，我曾经有一份工作！”

有人咆哮：“闭嘴！”还有人叫道：“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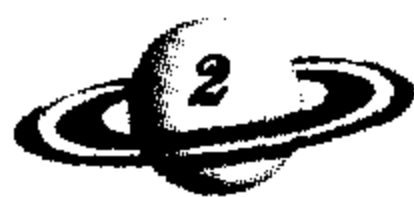
众人的脸转开了，嘈杂的交谈声再度响起。愚可茫然望着餐桌，听到有人骂他“疯愚可”，还看到有人举起手，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转了几转。对他而言这一切都没什么，他根本就视而不见，毫无感觉。

他慢慢坐下来，重新抓起食具。那是个像汤匙的东西，有锋利的边缘，凹处前端还有微小的尖齿，可用来切肉、舀汤或叉取食物。每项功能都同样笨拙，不过一个厂工无法要求更多。他将食具转过来，盯着手柄背面的号码出神，对号码则视而不见。他没有必要看自己的号码，因为早就背熟了。其他人跟他一样，也都有个登记号码；但其他人还有名字，而他却没有。他们叫他“愚可”，在蒟蒻加工厂的俚语中，这个称呼代表低能、心智鲁钝的意思。这还不够，他们还常常管他叫“疯愚可”。

不过或许从现在开始，他记起的往事会越来越多。自从来到加工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想起从前的事情。只要他努力回想！只要他全心全意回想！

他突然感到不饿了，一点也不饿。他猛然将食具向前一戳，插在面前由肉类与蔬菜制成的胶冻上，再将那份食物推到一旁。他用双手掌心按住双眼，十指插入头发用力拉扯。他使尽全身的力气，试图跟随心灵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他的心灵曾经从那里抽出一段记忆，一段混沌而无法解读的记忆。

然后他开始哭泣，此时叮当的钟声刚好响起，宣布午餐休息时间已经结束。



当天傍晚，他正要离开加工厂的时候，瓦罗娜·玛区来到他身边。起初他几乎没有察觉，至少没有察觉到是她，只是听到自己的脚步有了回声。于是他停下来向她望去——她的头发介于金黄与褐色之间，扎成两条粗辫子，再用几根小型磁性绿石扣针夹在一起。那些扣针非常廉价，而且看来已经褪色。她穿着一套简单的棉质衣裙，在这种温和的气候下，这样就足够了。正如愚可自己所需要的，只是一件轻薄的无袖衬衫，以及一条宽松的棉裤。

“我听说午餐时出了一点问题。”瓦罗娜说。

她说话带着粗硬的口音，这很正常，大家都如此。愚可的语言则充满不卷舌的母音，而且带有一点鼻音，大家因此嘲笑他，还模仿他的说话方式。不过瓦罗娜总会告诉他，那只是代表那些人的无知。

愚可咕哝道：“没出什么问题，罗娜。”

她却继续追问：“我听说，你说你记起了什么事。对不对，愚可？”

她也叫他愚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适当的称呼，因为他记不起自己的真实姓名。他曾经拼命试着回想，瓦罗娜也陪他一起努力。有回她设法找到一本破旧的市区名录，将上面所有的名字念给他听，结果他对每一个名字都同样陌生。

他正视着她的脸：“我得辞掉加工厂的工作。”

瓦罗娜皱起眉头，颧骨凸出的扁平脸庞现出为难的表情：“我认为你不能那样做，那是不对的。”

“我必须尽力查出自己的身世。”

瓦罗娜抿了抿嘴唇：“我认为你不该那样做。”

愚可转过身去，他知道她的关怀是真诚的。当初，就是

瓦罗娜帮他找到这份加工厂的工作。其实他对加工厂的机器根本毫无经验，或者也许有，只是不记得了。总之，当时瓦罗娜坚持他的个子太小，无法胜任体力劳动，于是他们只好答应免费提供技术训练。而在此之前，那段噩梦般的日子，他几乎无法发出声音，不知道食物是什么，也一直是她在照顾他，喂他；是她让他活了下来。

他说：“我一定要。”

“是不是头痛又犯了，愚可？”

“不，我的确记起一件事。我记起了我以前的工作是什么——以前的工作！”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告诉她，于是将目光转开。那温暖可人的太阳至少在地平线上两小时之处。加工厂里里外外都是一排排单调的工作间，令人看得生厌。不过愚可知道，只要爬到坡顶，大片田野便即呈现眼前，鲜红与金黄的美丽色彩将尽收眼底。

他喜欢望着田野。从一开始，那样的景色就使他感到安慰与喜悦。甚至在他知道那些色彩是鲜红与金黄之前，在他知道有色彩这种东西之前，在他只能轻轻发出喉音表达喜悦之前，每当置身田野，他的头痛便好得较快。在那些日子里，瓦罗娜总会借来一辆反磁滑板车，一到休工日就带他离开小镇。他们会在路面一尺之上风驰电掣，滑行在反重力场构成的平滑衬垫上，最后来到人迹罕至之处，周围只有拂过面颊的微风，以及蓟蒿花的阵阵芳香。

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他们会坐在路旁，沐浴于色彩与香气中，两人共享一块胶冻，一直待到不得不回去的时候。

这些记忆打动了愚可，他说：“我们到田野去，罗娜。”



“时候不早了。”

“拜托，走出小镇就好。”

她摸索着贴身收藏的薄薄钱袋。钱袋塞在她腰间一条柔软的蓝色皮带内，那条皮带是她身上唯一的奢侈品。

愚可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我们走。”

半小时后，他们离开公路，走向一条蜿蜒的、砂石压成的无尘小径。无法摆脱的凝重沉默充斥在两人之间，瓦罗娜感到被一股熟悉的恐惧攫获。她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对他的感情，所以从来不曾尝试过。

万一他离开她，那该怎么办？他是个小个子，事实上，他比她高不了多少，而且体重还不如她。在许多方面他仍是个无助的孩子，但在他们将他的心灵关闭之前，他一定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

至于瓦罗娜自己，除了读写，以及让她能操作工厂机器的职校训练之外，再也没受过任何教育。不过她有足够的知识，知道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像镇长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他广博的知识对大家有莫大帮助。还有偶尔前来巡视的那些大亨，她从未靠近看过他们，不过有一回假日她进城去的时候，曾远远望见一群穿着华丽无比的人。有些时候，厂工会获准听听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说话。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表达得比较流畅，词汇较丰富，声调较柔软。而愚可随着记忆的逐渐恢复，说话方式也越来越像那样。

记得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她着实吓了一跳。当时他因头痛而啜泣许久，突然间冲口而出。他的发音很奇怪，她曾试图矫正他，他却怎么也改不过来。

即使那个时候，她已经开始担心他会记起太多，然后就

会离开她。她不过是瓦罗娜·玛区，大家都叫她大块头罗娜。她从未结婚，也永远不会。像她这样壮硕的女孩，有一双大脚，还有一双因辛苦工作而磨红的大手，是永远嫁不出去的。每次休工日的晚宴，当男士对她不闻不问时，她总是以憎恨的目光默默望着他们，那是她唯一能做的事。她的块头实在太大，根本没法朝他们甜甜一笑或抛媚眼。

她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小孩可以抱一抱、哄一哄。其他女孩一个接一个做了母亲，而她只能挤在一旁瞧瞧她们怀中的宝宝。宝宝们一律通体红润、毫无毛发，有一对紧闭的双眼，两只卧着的小手，还有那无牙的小嘴……

“下次轮到你了，罗娜。”

“你什么时候会有宝宝，罗娜？”

她只能把脸别过去。

可是愚可就像个宝宝一样出现了。她得喂他吃东西，照顾他的生活，带他去晒太阳。当头痛折磨他的时候，她还得设法哄他入睡。

孩子们总是追在她后面，肆意哈哈大笑，并且喊道：“罗娜有男朋友了，大块头罗娜有一个疯男朋友，罗娜的男朋友又呆又笨。”

后来，当愚可能自行走动时（他迈出第一步那天，她感到万分骄傲，好像他真的只有一岁大），他一个人出去，走到镇内的街上，孩子们立刻把他围起来，冲着他嘻嘻哈哈，大声冷嘲热讽，为的是看一个大人恐惧中遮起眼睛，畏缩成一团，只能以啜泣回应他们的样子。她有好几十次从屋里冲出来，对他们大吼大叫，并挥舞着一双巨大的拳头。

就连成年男子都惧怕那双拳头。她带愚可到加工厂上工

的第一天，工头在他俩背后的粗鄙评语刚好被她听见，她转身一记重拳就把工头打趴了。加工厂评议会因此罚她一周的薪资，要不是镇长出面替她讲情，指出她其实是因为受到挑衅，他们可能还会送她进城，让她在大亨的法庭中接受进一步审判。

她多希望愚可停止回忆。她知道自己无法给他什么，她知道要他永远维持这种心灵空白的无助状态，实在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但从没有人如此百分之百依靠她，她害怕再过那种寂寞孤独的日子。

“你确定自己记起来了，愚可？”她问。

“是的。”

他们在田野间停下脚步，太阳将周围一切都染上火红的色彩，轻柔、幽香的晚风即将吹起，棋盘般的灌溉渠道已开始转成紫色。

他说：“当我的记忆重现时，我信得过它们。罗娜，你知道我可以。比方说，你并没有教我说话，是我自己记起那些字句的。对不对？”

她勉强答道：“是的。”

“我甚至记得在我能说话之前，你带我到田野间的那些往事。我一直不断记起新的事物，昨天，我想起你曾经为我抓来一只蓟蒿蝇。你用两只手把它罩起来，要我将眼睛凑到你的两根拇指之间，好看见它在黑暗中闪耀紫色和橘色的光芒。我哈哈大笑，硬要把它从你手中抓来，结果给它飞走了，害我哭了一场。当时我不知道那是蓟蒿蝇，也不知道跟它有关的任何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一清二楚。你从来没告诉我这件事，对不对，罗娜？”

她点点头。

“但它的确发生过，对不对？我的记忆是真实的，对不对？”

“是的，愚可。”

“而现在，我记起了自己过去的一件事。一定曾经有个过去，罗娜。”

一定曾经有个过去。每当她想到这里，心头就感到一阵沉重。那是个不一样的过去，与他们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那是在另一个世界上，这点她明白，因为茴蒿这个名称他始终想不起来。她必须教他认识这个名称，那代表弗罗伦纳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你到底记起了什么？”她问。

面对这个问题，愚可的兴奋似乎突然消失无踪。他犹豫不决地说：“我不清楚，罗娜。只是想起我曾经有份工作，而我知道那是什么工作。至少，就某方面而言。”

“是什么工作呢？”

“我分析‘一场空’。”

她猛然转过头来，凝视着他的双眼，还将手掌按在他的前额一阵子，直到他不悦地将头撇开。“不是又头痛了吧，愚可？是不是？你有好几个星期没头痛了。”

“我很好，你不要烦我。”

看到她垂下眼睑，他赶紧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烦我，罗娜。只是我感觉很好，我不要你为我担心。”

她随即精神一振。“‘分析’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一些她不懂的词汇，想到他曾是个多么有学问的人，她就感到非常卑微。



他想了一下：“意思就是……意思就是‘拆开来’。你知道的，就像我们会拆开一个分类器，以便找出扫描光束对不准的原因。”

“喔。可是愚可，‘一场空’的意思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那还有什么好分析的呢？这根本不是一份工作。”

“我没有说我什么也不分析，我是说我分析‘一场空’。”

“那不是一样吗？”开始了，她想。她开始说傻话了，他很快就会受不了，把她甩掉。

“不，当然不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过，只怕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我记得的只有这么多。但那一定是一份重要的工作，感觉起来是那样。我以前不可能是个罪犯。”

瓦罗娜心虚了，她实在不该把那件事告诉他。她曾经安慰自己，警告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他；现在她却觉得之前自己之所以那样做，真正的用意是为了将他绑得更紧。

那是他刚开始说话的时候。变化来得太突然，害她吓了一跳，她甚至不敢把这件事告诉镇长。等到下一个休工日，她从一生积蓄中取出五个信用点（反正不用留着当嫁妆，因为永远不会有哪个男人跟她结婚），带愚可去城中看一个医生。她握着一张纸片，上面有医生的姓名与地址。不过即使如此，她还是战战兢兢找了两个小时，才在支撑上城的巨柱之间找到那座建筑物。

她坚持要陪在愚可身边，结果看到医生用许多奇怪的仪器做出各种恐怖的事情。愚可的头被放在两块金属中间，像晚间的蓟蒿蝇一样发出光芒，她看了一急，赶紧跳起来试图阻止。结果医生叫来两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拖出去。

医生在半小时后走出来，面对着高大而眉头深锁的她。

她在他面前感到坐立不安，因为他是一名大亨，尽管他的诊所是开在下城。不过他的眼光相当温和，甚至可算是亲切。他用一条小毛巾擦着手，随即将它丢进垃圾桶，虽然在她眼中那条毛巾还干净得很。

“你是在哪里遇到这个人的？”他说。

她谨慎地把经过情形告诉他，只透露了最基本的梗概，完全没有提到镇长与巡警。

“这么说，你对他一无所知？”

她摇了摇头：“以前的事都不知道。”

他又说：“这个人接受过心灵改造。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起初她又摇头，但随即压低嗓门生硬地说道：“对疯子做的那种事吗，医生？”

“还有罪犯。改造心灵是为了他们好，那样能让他们的的心灵恢复健康，或者改变使他们想要偷窃、杀人的那些部分。你了解吗？”

她听懂了。“愚可从没偷过任何东西，或者伤害任何人。”她涨红了脸对医生说。

“你管他叫愚可？”他似乎觉得挺有意思，“听我说，在你遇到他之前，他曾经做过什么，你又怎么知道呢？从他心灵目前的状况，我们很难做出判断。那次改造很彻底、很残酷。我不敢说他的心智有多少被彻底消除，又有多少是由于震撼而暂时丧失。我的意思是说，过一段时间，有些部分会恢复过来，就像他的语言能力，可是并非全部。总之他应该置于监视之下。”

“不，不，他一定得跟我在一起。我一直把他照顾得很好，医生。”

他皱了皱眉，然后声音变得更温和：“好吧，我是为你着想，小姐。并非所有的坏心眼都能除去，你不会希望哪天他伤害你吧？”

这时，一位护士把愚可带了出来。她还发出一些声音哄他闭嘴，就像对待婴儿一样。愚可将一只手放在头上，茫然瞪着前方，直到目光聚焦在瓦罗娜身上，才伸出了双手，虚弱地喊道：“罗娜——”

瓦罗娜一个箭步向愚可冲去，把他的头搁在自己肩膀上，紧紧地抱住他。她对医生说：“无论如何，他绝不会伤害我。”

医生语重心长地说道：“当然，不过他的病历必须报上去。我想他原本一定是在有关当局监管之下，以他目前的身体情况看来，真不知道他当初是怎么逃出来的。”

“这是不是说他们会把他带走，医生？”

“恐怕是的。”

“拜托，医生，别那样。”她解开手帕，露出五枚亮晶晶的合金信用币，“你可以全部拿去，医生。我会好好照顾他，他不会伤害任何人。”

医生看了看送到他手中的信用币：“你是个厂工，是不是？”

她点了点头。

“他们付你一周多少钱？”

“二点八个信用点。”

他轻轻抛起那些硬币，又用手接住，响起一阵清脆的叮当声。然后，他把硬币送到她面前：“拿去，小姐，我不收钱。”

她惊喜地收下来：“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吧，医生？”

不料他却答道：“恐怕没办法，这是法律。”

在回去的路上，她拼命紧紧抓住愚可，带着沉重的心情一路横冲直撞。

一周后，超视新闻幕上有一则新闻，说本地某条运输电力束暂时故障时，有位医生在回旋机坠毁的意外中丧生。她觉得死者的名字很眼熟，当天晚上回到家取出那张纸片，结果发现是同一个名字。

她很伤心，因为他是个好人。很久以前，曾有个同事向她提到这个名字，说他是个大亨医生，对厂工们很好。于是她将纸片收起来，以备紧急时可向他求助。而当紧急情况发生之际，他的确也对她很好。但她的喜悦盖过了悲伤，她想他大概还来不及告发愚可。至少，从没有人到村镇来调查。

后来，当愚可的理解力恢复许多时，她曾经告诉他医生的那番话，好让他乖乖留在镇里，以免被人抓走。

愚可摇着她的身子，将她从冥想中拉回来。

“你没听到我说什么吗？如果我原来有份重要的工作，我就不可能是罪犯。”

“难道你不可能做错事吗？”这句话她说得有些迟疑，“即使你以前是个大人物，你也有可能犯错，就算大亨……”

“我确定自己没有。可是我必须找出真相，好让别人也确定，难道你不了解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离开加工厂和小镇，去发掘自己更多的过去。”

她的惊恐升了一级：“愚可！那太危险了。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就算你以前分析‘一场空’又怎么样？找出更多真相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记起了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他轻声说道：“我不想告诉你。”

“你总得告诉什么人，你可能会再忘记。”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没错。你不会告诉任何人，是吧，罗娜？万一我又忘掉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备份记忆。”

“当然，愚可。”

愚可四下张望一番。这是个美丽的世界，瓦罗娜曾告诉他，在上城有个闪烁的巨大招牌，那招牌甚至比上城还要高好几英里，上面写着：“在整个银河中，弗罗伦纳是最美丽的行星。”

他环顾四周时，的确相信这一点。

“这是个可怕的记忆，”他说，“可是每当我的记忆恢复时，想起来的事总是正确无误。今天下午，它浮现了。”

“什么事？”

他凝望着她，脸上充满惊惧的表情：“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将死去，整个弗罗伦纳上每一个人都将死去。”

叫门讯号响起时，米尔林·泰伦斯正从书架上取下一册胶卷书。他浑圆的脸庞原本一副深思状，现在则换成个合宜而正常的谨慎表情。他用手梳过日渐稀疏的浅色头发，同时喊道：“等一下。”

他将胶卷书放回去，按下一个开关，让伪装外壳跳回原位，如此一来，书架与墙壁其他部分就无法区分了。对于他辖下那些单纯的厂工与农工而言，他们这个同胞（至少就出身而言）竟然拥有胶卷书，多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这仿佛借着微弱的反光，照亮了他们自己贫乏的心灵暗角。然而，他是不会公开展示这些胶卷的。

# 镇 长

胶卷书曝光将弄糟许多事，会使他们绝非能言善道的舌头打结。虽然他们茶余饭后可能会谈到镇长的藏书如何如何，但若真的让这些书籍呈现在他们眼前，则会使泰伦斯显得像一名大亨。

此外，当然还得顾虑那些大亨。要说他们有哪位会登门造访，那是极其不可能的。可是万一任何一位闯进来，让他见到一列胶卷书显然是不智之举。他是个镇长，依惯例拥有若干特权，可是绝不能对外炫耀。

他又喊道：“来啦！”

这回他一面走向大门，一面压下及膝短袍前襟的接缝。就连他的服装也有几分大亨模样，有时他几乎忘记自己出生在弗罗伦纳。

瓦罗娜·玛区站在门前的阶梯上，对他尊敬地屈膝行礼、低头打招呼。

泰伦斯推开门：“进来，瓦罗娜，坐吧。宵禁想必已经开始了，希望巡警没看到你。”

“我想应该没有，镇长。”

“但愿如此。你的记录不佳，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镇长。您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心里很感激。”

“别放在心上。来，坐下来。你想不想吃点或喝点什么？”

她在一张椅子的边缘坐下，背部挺得笔直。然后她摇了摇头，答道：“不了，谢谢您，镇长，我吃过了。”

招待客人茶点是镇民的礼貌，接受主人的款待却是不礼貌的。泰伦斯知道这一点，因此并未勉强她。

他说：“好吧。有什么麻烦，瓦罗娜？又是愚可吗？”

瓦罗娜点了点头，似乎不知该从何启口。

泰伦斯又问：“他在加工厂有麻烦？”

“不是的，镇长。”

“又犯头痛了？”

“不是的，镇长。”

泰伦斯等了一会儿，淡色的眼睛渐渐眯起来，变得更加锐利：“好啦，瓦罗娜，你总不会要我来猜吧，是不是？没关系，说出来，否则我无法帮你。我知道你需要帮助。”

她先说：“是的，镇长。”然后又脱口而出：“要我怎么告诉您呢，镇长？这听来几乎是疯话。”

泰伦斯有股冲动想拍拍她的肩膀，但他知道她马上会缩回去。她像平常那样坐着，一双大手尽可能埋进衣服里。他注意到她粗短、强壮的十指交缠在一起，缓缓扭来扭去。

他说：“不论是什么事，我都会听。”

“您还记不记得，镇长，我曾经告诉您城中医生的事，还有他说的话？”

“我没忘记，瓦罗娜。而且我还记得特别吩咐过你，今后再也不要背着我做任何像那样的事。你还记不记得？”

她睁大了眼睛。不需任何提醒，她便能想起他的愤怒。“我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镇长。只是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您曾说过会尽一切力量帮我保住愚可？”

“我说到做到。好啦，有巡警问起他吗？”

“没有。喔，镇长，您认为他们会吗？”

“我确定不会。”他渐渐失去耐心，“好了，瓦罗娜，快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她现出忧郁的眼神：“镇长，他说他要离开我，请您阻止他。”



“他为什么要离开你？”

“他说他开始记起一些事。”

泰伦斯立刻显得有兴趣了。他倾身向前，几乎要伸手抓住她的手。“记起一些事？什么事？”

泰伦斯还记得愚可最初被发现的经过。那天，许多小孩聚在镇外一条灌溉渠附近，扬起尖锐的声音高声叫唤他。

“镇长！镇长！”

他马上跑过去。“怎么回事，拉西？”他来到镇上后，就把熟记小孩的名字当成一件公事，这样能给母亲们带来好感，使他头一两个月顺利些。

拉西露出一副恶心状：“你看，镇长。”

他指着一团缓缓蠕动的白色东西，那正是愚可。其他男孩立刻七嘴八舌向泰伦斯解释。泰伦斯勉强听懂了，他们刚才在玩一种躲藏与追逐的游戏。他们热心地告诉他游戏的名称、经过情形，以及他们是在哪个阶段被打断的。其中还夹杂着少许口角，争论究竟哪个人或哪一方“领先”。当然，这些全都不重要。

那个十二岁大的黑发男孩——拉西，最先听到有呜咽声，于是小心地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原本以为是一只动物，或许是只田鼠，那就可以抓来玩了。结果他发现了愚可。

面对那个奇异的東西，每个男孩都怔住了，感觉既恶心又十分有趣。那是个成年人，几乎全身赤裸，下巴流淌着口水，正在虚弱地啜泣着，双手双脚则毫无目的地舞动。他脸上长满胡渣，一双褪色的蓝眼珠胡乱溜来溜去。有那么一会儿，那双眼睛捕捉到泰伦斯的目光，似乎开始聚焦在他身上。然后，那男子缓缓举起拇指，塞进自己的嘴巴里。

其中一个小孩哈哈大笑：“你看他，镇长，他在吮手指头。”

突如其来的叫喊声吓坏了这个趴在地上的人。他的脸开始涨红，并且扭成一团。接着传来一阵微弱的哀鸣，不过并未伴随着眼泪，拇指也还留在嘴里。他的手掌沾满污泥，嘴里那根拇指又红又湿。

泰伦斯从惊呆状态中挣脱，开口道：“好啦，听着，孩子们，你们不该在蒟蒻田里乱跑，这样会弄坏作物。要是给农工抓到，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回去吧，不要宣扬这件事。听好，拉西，你去找坚卡斯先生，要他赶紧到这里来。”

兀尔·坚卡斯是镇上唯一最接近医生的人物。他曾在城中一位医生的诊所里当过一段时期学徒，由于这一经验，免除了他在田地或加工厂的工作义务。这项安排还不错，他会量体温、开药方、打针；最重要的是，他能判断什么毛病足够严重，值得送到城中的医院去。若是没有这样一个半专业的后盾，那些不幸罹患脊髓膜炎或急性阑尾炎的人可能就有苦头吃了，不过通常时间不会太久。事实上，领班们对坚卡斯都议论纷纷，就差没正式指控他是装病怠工的共犯。

坚卡斯帮泰伦斯把那人抬到一辆滑板推车上，两人再尽可能谨慎地将他带回镇里。

他们一起动手，洗掉黏在那人身上的干硬污垢。他的头发很难清理，所以在进行身体检查时，坚卡斯便将这人全身的毛剃掉，并且做了他能做的每一件事。

坚卡斯说：“我看不出有什么感染，镇长。他未曾断粮，没有饿到皮包骨的现象。我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想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镇长？”

他的声调悲观，仿佛不指望泰伦斯能回答任何一件事。泰伦斯以达观的态度接受这个事实，镇民刚刚失去相处近五十年的老镇长，一个年轻的新人必定会经历一段过渡期。他们当然会怀疑他、对他缺乏信心，但这绝非冲着他个人而来。

泰伦斯说：“恐怕我也不晓得。”

“无法走动，你该知道。一步也不能走，一定是被别人放在那里的。根据我的最佳判断，他简直像个婴儿，其他一切能力都消失了。”

“有什么疾病会导致这种现象？”

“据我所知没有。可能是心智障碍，但我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如果是心智障碍的话，我就得把他送到城里。你见过这个人吗，镇长？”

泰伦斯微微一笑，温和答道：“我到这里才一个月。”

坚卡斯叹了一口气，伸手去取手帕：“是啊。老镇长是个好人，他让我们过好日子。本人在此地将近六十年了，从来没见过这家伙，一定是从别的村镇来的。”

坚卡斯是个胖子，看来像是一出生就那么胖。这个天生体型再加上一辈子从事室内工作，让人不难了解他为何说几个字就得呼一口气，还频频用红色的大手帕猛擦光润的额头，不过擦了也是白擦。

他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对巡警说。”

不久巡警果然来了，这是不可能避免的事。孩子们会告诉他们的父母，父母会告诉其他人。小镇的生活十分平静，这种事也显得不寻常，值得大家告诉大家。而在传遍大街小巷之际，巡警们想不听到也难。

所谓的巡警就是弗罗伦纳巡逻队的成员。他们并非弗罗

伦纳当地人，也不是那些萨克大亨的同胞。他们不过是一群佣兵，只要有薪水就会服从命令。这些外籍佣兵与弗罗伦纳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因此绝不会受到误导而对他们产生同情。

前来调查的巡警有两名，由加工厂的一名领班陪同，那领班把自己一丁点的权威发挥得淋漓尽致。

两名巡警显得既不耐烦又漠不关心。一个失心的白痴或许是当天工作的一环，但绝非有趣的一环。其中一名巡警对领班说：“好啦，你做个指认要花多久时间？这男人是谁？”

领班使劲摇头：“我从没见过他，长官。他不是这里的人！”

巡警转向坚卡斯：“他身上有任何证件吗？”

“没有，长官。他原来只围着一块破布，为了预防感染，已经把它烧了。”

“他有什么问题？”

“心智丧失，我能做出的最佳判断。”

这个时候，泰伦斯把两名巡警带到一边。由于他们已经很不耐烦，因此不难打发。发问的那名巡警把笔记簿收起来：“好啦，这甚至不值得做记录。事情和我们毫无关系，你们自己设法解决。”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那个领班没有跟着走。此人脸上有些雀斑，头发是火红色，留着两撇又粗又硬的八字胡。在严苛的规定下，他已经当了五年的领班，这代表他肩头的责任重大，要负责加工厂的产量每季都达到定额。

“听好，”他以粗暴的口气说，“这件事该怎么办？那些混

账工人忙着议论纷纷，全都没工作。”

“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他到城中医院去。”坚卡斯一面说，一面拼命用手帕擦着额头，“我帮不上忙。”

“送进城去！”领班吃了一惊，“谁来付钱？谁该负担费用？他不是我们的人，对不对？”

“据我所知不是。”坚卡斯承认。

“那为什么该我们付钱？找出他是谁的人，让他的村镇来付。”

“怎么找？你告诉我。”

领班一面思索，一面伸出舌头舔着又厚又红的嘴唇：“我们只需要把他解决掉，像那名巡警说的那样。”

“请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泰伦斯问道。

领班答：“这种人还不如死了的好，这是我们大发慈悲。”

泰伦斯说：“你不能杀害一个活生生的人。”

“那么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难道不能找个镇民照顾他吗？”

“谁肯干？你要吗？”

泰伦斯不理睬这个公然无礼的态度：“我还有别的工作。”

“其他人也一样。我不能让任何人放下加工厂的工作，来照顾这个疯子。”

泰伦斯叹了一口气，心平气和地说：“好了，领班，让我们讲讲理。如果你这一季没能达到定额，我或许会假设，是因为你手下一名工人在照顾这个可怜的家伙，而我会帮你向那些大亨解释。否则的话，万一你真没达到，我会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理由。”

领班气得吹胡子瞪眼。新镇长来到此地才一个月，居然

已开始干涉住在镇上一辈子的人了。但话说回来，此人手中握有大亨这张王牌，与他太过公然作对是不智之举。

于是他说：“可是谁要照顾这个家伙？”一阵惊惧突然袭向他，“我可不能。我自己有三个小孩，而且我老婆身体不太好。”

“我没说要你负责。”

泰伦斯向窗外望去。巡警刚刚离开之后，人群便开始挤在他屋外窃窃私语。他们大都是尚未达到工作年龄的小孩子，另外也有附近农地的农工，以及一些轮休的厂工。

泰伦斯发现站在人群边缘那个大女孩。过去一个月来，他常常注意到她——结实、能干而勤奋，天生的聪慧隐藏在不讨人喜欢的外表下。她如果换做男人，便有可能获选接受镇长训练了。可惜她是个女的，父母双亡，过于平庸的外貌使她无缘享有浪漫。换句话说，她是个孤独寂寞的女人，而且很可能一辈子如此。

“她怎么样？”他说。

领班看了一眼，随即咆哮：“妈的，她现在应该上工！”

“没有关系。”泰伦斯劝道，“她叫什么名字？”

“瓦罗娜·玛区。”

“对啦，我想起来了。叫她进来。”

从那一刻开始，泰伦斯成了瓦罗娜与愚可的非正式监护人。他尽可能为她提供超额的口粮、布票，以及靠一份收入为生的两个成人（其中之一没有登记）所需的一切。他还尽力帮助她送愚可接受蓟蒂加工厂的训练；瓦罗娜为了愚可与工头冲突那回，他也出面让她避免受到更大的惩罚。由于城中医生意外死亡，他不必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不过当时他

已准备就绪了。

无论瓦罗娜遇到任何麻烦，前来向他求助都是很自然的事。现在，他正等着她回答自己的问题。

瓦罗娜仍在犹豫。最后她终于说：“他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死。”

泰伦斯看来吃了一惊：“他有没有说为什么？”

“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说他是从他变成——您知道的——变成这样之前的记忆中想起的。他还说记得自己曾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可是我不了解那是什么。”

“他怎样形容那份工作？”

“他说他分……分析‘一场空’。”

瓦罗娜等待镇长发表意见，又随即解释：“分析的意思是把什么东西拆开来，就像——”

“我知道，小姐。”

瓦罗娜焦急地望着他：“您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镇长？”

“也许吧，瓦罗娜。”

“可是，镇长，怎么会有分析‘一场空’这种工作呢？”

泰伦斯站了起来，露出短暂的笑容：“啊，瓦罗娜，你不知道整个银河万事万物主要都是‘一场空’吗？”

看来瓦罗娜并不了解，但她接受了，因为镇长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她突然觉得她的愚可一定更有学问，这让她感到一阵意想不到的骄傲。

“走吧。”泰伦斯对她伸出手。

“我们要去哪里？”

“嗯，愚可在哪儿？”

“家里，”她说，“在睡觉。”

“很好，我送你回去。你不会想让巡警发现你单独在街上吧？”

夜间的小镇似乎毫无生命。唯一的一条街将工寮区一分为二，沿途路灯只发出微弱的光芒。空中飘着少许雨滴，但那只是几乎每晚都会下的温暖细雨，没必要做特别的预防措施。

上工日的夜间，瓦罗娜从未这么晚出来过，这种气氛很吓人。她试着尽量放轻自己的步伐，同时注意倾听远处可能出现的巡警脚步声。

“不用蹑手蹑脚，有我跟你在一起。”泰伦斯说。

他的声音在一片静寂中隆隆作响，瓦罗娜吓了一跳。在他的催促下，她加快了速度。

瓦罗娜的小屋与其他房舍同样黑暗，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其实泰伦斯就是在这种小屋出生、长大的，虽然他后来生活在萨克，如今的住宅拥有三个房间与卫浴设备，但对于这种家徒四壁的小屋，他仍有一份怀旧的情感。一个房间就能满足一切需要：一张床、一个五斗柜、两把椅子；脚下是灌水泥的平滑地板，墙角还有一个衣橱。

屋里没有必要装置烹饪设备，因为三餐都在加工厂解决；也没有必要建造浴室，因为这些屋子后面有一排公用厕所与淋浴间。此地气候温和，没有四季变化，窗户的用途不是阻挡寒气与风雨。四面墙壁都有装着纱窗的孔洞，而上方的屋檐足以屏蔽夜晚无风的绵绵细雨。

泰伦斯一只手握着一个小型电筒，在它的光芒照耀下，他看到一个破烂屏风将房间的一角围起来。他记得那是不久前，当愚可变得不再像小孩，或者说更像成人时，他特地为



瓦罗娜张罗来的。此时，屏风后面传来均匀的鼾声。

他朝那个方向点了点头：“把他叫醒，瓦罗娜。”

瓦罗娜轻轻敲了敲屏风：“愚可！愚可，宝宝！”

屏风后面传来一声轻微的惊呼。

“是我，瓦罗娜。”瓦罗娜说完，两人就绕过屏风。泰伦斯用小电筒照了照他们自己的脸，然后又照向愚可。

愚可举起一只手臂挡住强光：“怎么回事？”

泰伦斯坐到床沿，他注意到愚可睡在工寮原有的床上。当初，他帮愚可弄来一张破旧且有些摇晃的便床，可是瓦罗娜把那张便床留给了自己。

“愚可，”泰伦斯说道，“瓦罗娜说你开始记起过去的事。”

“是的，镇长。”愚可在镇长面前总是非常谦卑，此人是他见过的最重要的人物，即使加工厂的监工也对镇长客客气气。于是，愚可将这天想起的零星记忆重复了一遍。

泰伦斯说：“你把这些告诉瓦罗娜之后，还有没有记起其他任何事？”

“没有了，镇长。”

泰伦斯搓着双手：“好吧，愚可，继续睡觉。”

瓦罗娜跟他走到屋外。她尽可能不让自己的脸孔扭曲，又用粗糙的手背拭过双眼：“他必须离开我吗，镇长？”

泰伦斯抓住她的双手，严肃地说：“你要坚强，瓦罗娜。他必须跟我离开一下子，不过我会带他回来的。”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必须了解，瓦罗娜，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找出愚可更多的记忆。”

瓦罗娜突然说：“您是指弗罗伦纳上每个人都可能死去，

就像他说的那样？”

泰伦斯双手握得更紧：“千万别对任何人说，瓦罗娜，否则巡警真有可能把愚可抓走，让你再也见不到他。我是说真的。”

说完他便转身，慢慢地、若有所思地走回宿舍，没有真正留意到自己的双手正在发抖。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一小时后，他开始调整“睡眠罩”。那是当初他从萨克回到弗罗伦纳就任镇长时，随身携带的几件物品之一。它的大小刚好罩住他的头颅，就像一顶薄的黑毡帽。他将控制钮调到五小时，按下了开关。

启动的响应发生之前，他还有好几秒的时间在床上好好调整睡姿。然后，睡眠罩便使大脑的意识中枢短路，瞬间将进入一场无梦的睡眠。

他们将反磁滑板车寄存在城外的一个停车间。这种滑板车在城中很少见，泰伦斯不希望吸引不必要的注意。他愤愤地想到上城的那些居民，还有他们的反磁地面车与反重力回旋机。不过那是上城，一切都不一样。

愚可等着泰伦斯锁上停车间并加上指纹封。他穿着一件连身的新衣服，感觉有点不自在。然后，他不大情愿地跟着镇长向前走，穿过了第一座支撑上城的高大桥状建筑。

在弗罗伦纳，每个城市都有名字，唯独这座城就叫做“城”。在其他城市居民的心目中，住在“城”里与近郊的工人和农人是幸运儿。城里有较好的医生与医院，较多的工厂与贩酒商店，甚至多了些最普通的奢侈。但此地居民自己却不认为有多了不起，因为他们生活在上城的阴影下。

“上城”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因为这座城有上下两层，被一层水平结构硬生生一分为二。这层五十平方英里的结构由水泥合金制成，架在大约两万根钢梁支柱上。阴影底下住的是本地人，在上面享受阳光的则是大亨。置身上城时，很难相信它是位于弗罗伦纳这颗行星上。上城的人口几乎一律是地道的萨克人，此外还有稀稀落落的巡警，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上层阶级。

泰伦斯认识路，他走得很快，避开了路人的目光。那些人都带着嫉恨交织的心情，打量着他的镇长制服。愚可的腿比较短，只顾得不要落后，因此步伐没那么威严。以前他来过城里一次，但是记不得太多。现在一切似乎相当不同，上次是个阴天，这回有了太阳。阳光从上面水泥合金的间隔孔洞射下来，在下面形成一条条的亮带，显得其间的空间更加阴暗。他们以节奏性的、几乎具有催眠效应的步调，穿过一个又一个明亮地带。

许多老年人坐在轮椅上，在亮带里享受温暖的阳光，并随着亮带逐渐移动。有时他们会沉沉睡去，因而滞留于阴影中，在轮椅上打着盹，直到轮椅滑动的噪音将他们吵醒。有些母亲推宝宝出来晒太阳，她们的婴儿车偶尔会险些将亮带阻塞。

泰伦斯说：“听着，愚可，站好，我们要上去了。”

他们站在一座方形建筑之前，建筑周围有四根支柱，向上一一直延伸到上城。

愚可说：“我怕。”

他猜得出这座建筑是什么，这是一座直达上层的升降机。

当然，这些升降机是必要的设备。生产在底下进行，而消费则在上层。基本的化学原料与食品原料运到下城，制成的产品与精致餐点则供上城享用。下层的人口任其增加，生育不受限制，而其中只有为上城服务的女佣、园丁、司机、建筑工人获准进入上城。

泰伦斯对愚可所表现出的恐惧毫不意外，他惊讶的是自己的心脏跳得如此猛烈。那当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因为他就要上去了。他将踩遍整片神圣的水泥合金，在那上面用力跺脚，让鞋底的脏污留在上面。身为一位镇长，他可以那样做。当然，在大亨的眼中，他仍然只是个弗罗伦纳本地人。但他是镇长，可以随时踩上那片水泥合金。

银河啊，他恨死那些家伙了！

泰伦斯停下脚步，坚定地吸一口气，然后按钮召唤升降机。恨意于事无补——他曾在萨克待了好多年；在萨克本土，大亨的中心与发源地，他学会了忍气吞声，这教训现在不该忘记。任何时候忘记都行，但此刻绝不可忘。

他听到升降机的嗡嗡声抵达下层，面前的整幅墙沉到地底的凹槽中。

操作升降机的本地人一副厌恶的表情：“只有你们两个？”

“只有两个。”泰伦斯一面说一面走进去，愚可跟在他后面。

操作员并未准备将墙壁升到原先的位置：“我看你们可以

等两点钟的货物，和它一起上去。我不该只为两个人就让这东西上上下下。”他小心吐了一口痰，仔细对准下层的混凝土，避开升降机的地板。

“你的工作证呢？”操作员继续说。

泰伦斯回答道：“我是个镇长，你从我的制服看得出来吗？”

“制服没有任何意义。万一这套制服是你捡来的，我不就麻烦了？你以为我会为你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吗？证件卡！”

泰伦斯二话不说，出示了所有本地人必须随时携带的证件夹，里面有登记号码、工作证书、税务收据等等。他翻到深红色的镇长执照那一页，操作员很快瞄了一眼。

“好吧，这说不定也是你捡来的，不过不关我的事。你有证明，我就让你过关，反正在我看来，叫不叫镇长都一样，还是本地人。另外那家伙又是谁？”

“他由我负责，”泰伦斯说，“他可以跟着我。要不要叫个巡警来查一查法规？”

其实泰伦斯绝不想真的找巡警来，但他却以适度的傲慢如此建议。

“好啦！你犯不着发火。”操作员升起舱门，升降机上下晃动了几下后，开始往上冲。操作员还阴狠地低声咒骂不停。

泰伦斯露出僵硬的笑容。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事，那些直接在大亨手下办事的人，非常喜欢将自己视同统治者。他们补偿骨子里那股自卑感的方法，就是比主子更加坚持隔离法规，并以严苛且高傲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胞。这些人是所谓的“上层人”，一般弗罗伦纳人对这些人有股特别的恨意，而这又与他们被训练出来的对大亨的敬畏毫无关系。

两层之间的垂直距离仅仅三十英尺，但是当升降机门再度开启时，眼前却是一个新世界。上城与萨克本土的城市一样，设计特别着重色彩。每一座建筑物，不论是住宅或公用大楼，外表都镶嵌着不同的颜色，让整个城市仿佛一幅色彩繁复的拼嵌画。这些色块近看模糊混乱，但若在一百码外，就能看出许多柔和的色调组合，而且会随着观看角度而有不同的变化。

“来吧，愚可。”泰伦斯说。

愚可睁大眼睛东张西望，看不见任何活生生的东西，只有一大堆巨大的石头与色彩，他从来不知道房屋可以有这么大。愚可心中突然抽动一下，前后有一秒钟的时间，这些庞然大物突然不再那么陌生了……接着那段记忆便再度封闭。

一辆地面车急驰而过。

“那些是大亨吗？”愚可悄声问。

他们只来得及瞥上一眼。那些人的头发修剪得很短；衣服有蓝有紫，都是均匀的光亮色泽，夸张的喇叭袖又宽又大；灯笼裤的质料看来是天鹅绒；半透明长袜闪闪发亮，仿佛是用细铜线织成。他们甚至懒得看愚可与泰伦斯一眼。

“年轻的小大亨。”泰伦斯答道。自从离开萨克后，他就没机会与他们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些人在萨克已经够坏了，但再坏也不会像在此地这样无法无天。这里只比地狱高三十英尺，不是适合天使的地方。他再度扭动了一下，试图压抑恨意引起的颤抖。

一部双人平底车来到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嘶嘶声。那是一部新型的平底车，拥有内置的气流控制器。此刻，它正自离地表两英寸之处平稳驶过，车身闪亮的平底边缘全向上卷，

以便减少空气阻力。即使如此，它的下侧切过空气时仍会发出特有的嘶嘶声，代表上面坐的是巡警。

像所有巡警一样，他们块头很大，拥有宽阔的脸庞、平板的面颊、长直的黑发和淡褐的肤色。对本地人而言，每个巡警看起来都一样。他们穿着乌黑光亮的制服，衬托出皮带环与各处饰扣的耀眼银光，面部特征相形失色，且加深了一个模子塑出来的印象。

一名巡警坐在驾驶台上，另一名从车子的浅缘轻巧地跳下来。

“证件夹！”他以机械化的动作很快看了看，立刻将它交还泰伦斯，“你到这里有何公干？”

“我准备去图书馆查资料，长官。我拥有这项特权。”

那名巡警转向愚可：“那么你呢？”

“我……”愚可吞吞吐吐。

“他是我的助手。”泰伦斯抢着回答。

“他没有镇长的特权。”那名巡警说。

“我会对他负责。”

巡警耸了耸肩：“那就是你的责任了。镇长拥有特权，但可不是大亨，别忘了这一点，小子。”

“是的，长官。对了，能否指点我图书馆的位置？”

巡警用细长、可怕的针枪枪管为他指点方向。从他们现在站的角度看来，图书馆是个闪耀的朱红斑点，越高的楼层色彩越深越红。当他们逐渐接近时，深红色便逐渐下降。

愚可突然激动地说：“我觉得它很丑。”

泰伦斯对他投以迅速而讶异的目光。虽然他在萨克时对这一切已习以为常，但他也觉得上城这种夺目的色彩有些庸



俗。其实上城比萨克更像萨克。在萨克，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贵族，甚至也有贫穷的萨克人，有些几乎不比普通的弗罗伦纳人好多少。上城住的则都是人上人，图书馆便将这点表露无遗。

它甚至比萨克大多数图书馆还大，远超过上城的实际需要，这显示了廉价劳工的好处。泰伦斯在通向正门的弯曲坡道前停下脚步。坡道的彩色构图让人产生阶梯的错觉，使愚可有些困惑，差点摔了一跤。不过它为图书馆带来古典的风味，学术性建筑物习惯上都是古色古香的。

主厅是个巨大而严肃的建筑，几乎空无一人。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坐在后面的图书馆员看来好像鼓胀的豆荚中一粒又小又皱的豌豆。她抬起头来，准备起身。

泰伦斯随即道：“我是个镇长，拥有特权，我对这个本地人负责。”他已经准备好证件，将它们一一放在面前。

图书馆员重新坐下，露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她从槽孔中取出一张金属片，递给了泰伦斯。泰伦斯用右手拇指使劲按了一下，馆员便将金属片收回去，放进另一个槽孔，发出一阵短暂的暗淡紫光。

“二四二室。”她说。

“谢谢你。”

二楼整排小隔间显得冰冷而单调，如同一条无尽的长链。有些隔间已有人使用，玻璃门变成不透明的毛玻璃，但大多数都是空的。

“二、四、二。”愚可的声音有些高亢。

“怎么回事，愚可？”

“我不知道，我觉得很高兴。”

“曾经来过图书馆吗？”

“我不知道。”

泰伦斯将拇指按在一个铝质圆盘上，五分钟以前，这个圆盘刚接受过他的指纹资料。晶莹的玻璃门随即转开，等他们走进去之后，那扇门又悄悄关上，而且仿佛拉下一重帷幕，整块玻璃立即变成不透明。

房间的长宽都是六英尺，里面没有任何窗户或装饰，光线来源是漫射的屋顶灯光，还有抽风设备负责送风。一张书桌立于墙角，桌前是一把有布套而无椅背的长凳。书桌上有三台“阅读机”，正面是一块毛玻璃，一律向后倾斜三十度。每台阅读机前都有式样不一的控制盘。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泰伦斯坐下来，将柔软而厚实的手放在其中一台阅读机上。

愚可也坐了下来。

“书吗？”他热切地问。

“嗯，”泰伦斯并未明确回答他，“这里是图书馆，所以你的猜测没有多大意义。你知道如何操作阅读机吗？”

“不，我想不会，镇长。”

“你确定吗？稍微再想一想。”

愚可认真地想了想：“很抱歉，镇长。”

“那么我来教你。注意听！首先，你看，这里有个标示着‘目录’的旋钮，上面还印着字母。我们最先要查的是百科全书，所以把旋扭转转到E，然后向下按。”

他按下旋钮，阅读机的毛玻璃随即亮了起来，上面出现字迹。随着屋顶灯光逐渐变暗，字迹成了显现在黄色背景上的黑字。每台阅读机像吐舌头般伸出一块光滑的平板，平板

正中都有一条光束。

泰伦斯拍了一个开关，那些平板便缩回原来的凹槽中。

“我们不做笔记。”

接着他又继续说：“现在我们可以旋转这个钮，浏览所有E字头的书单。”

一长串按照字母排列的资料，包括书名、作者、编目号码开始向上挪动，最后停在列有许多册百科全书的部分。

愚可突然说：“你想要哪本书，就用这些小按钮按下号码和字母，荧幕上便会显现出来。”

泰伦斯转向他：“你怎么知道？你记得吗？”

“我也许记得，但我不确定，只是似乎应该这么做才对。”

“好吧，就算是个聪明的猜测。”

泰伦斯敲下一组字母与数字的组合。玻璃上的光芒随即转暗，随即又亮了起来，上面映着：“萨克百科全书，第五十四册。”

“现在听好，愚可，”泰伦斯说，“我不想把任何想法灌输给你，所以我不会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我只要你把这一册浏览一遍，碰到内容似曾相识的就停下来。你了解吗？”

“了解。”

“很好，慢慢来吧。”

几分钟之后，愚可突然喘了一口气，同时将控制盘向后转。

当他停手的时候，泰伦斯看了看标题，显得很兴奋：“现在你记起来了？这不是猜的吧？你记得吗？”

愚可使劲点了点头：“我突然想到的，镇长，非常突然。”

那是讨论“太空分析”的文章。

“我知道它说些什么，”愚可说，“你等着看，你等着看……”他激动得无法正常呼吸，泰伦斯也几乎同样兴奋。

“看，”愚可又说，“总是有这么一段。”

他高声念出来，口气有些迟疑，但仍算相当娴熟。以瓦罗娜所教他的粗浅阅读来看，绝对无法达到这个水准。那篇文章说：

“我们不难了解，就气质而言，太空分析员都颇为内向，而且通常适应不良。一个人将一生大部分时光都花在记录星际间可怕的虚无，这种孤独不是全然正常的人所能忍受的。或许由于对这点有些体认，太空分析学院才会采用稍带挖苦的一句话——‘我们分析一场空’，作为它的正式口号。”

愚可读完之后，几乎发出一声尖叫。

“你了解自己刚才读的是些什么吗？”泰伦斯问他。

小个子愚可抬起头来，双眼射出炽烈的光芒：“上面提到‘我们分析一场空’，那正是我记得的，我曾经是他们的一分子。”

“你以前是太空分析员？”

“是的。”愚可叫道，然后又低声说，“我头痛。”

“因为你一直在回忆？”

“我想是吧。”他抬起头来，额头皱成一团，“我一定得记起更多的事。有一场危机，天大的危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图书馆任我们使用，愚可。”泰伦斯仔细张望，同时衡量着要说的话，“你自己利用目录，查一查有关太空分析的文章，看看能引导你想到些什么。”

愚可冲到阅读机前面，身子明显在发抖。泰伦斯赶紧站开，为他腾出位子来。

“瑞吉特的《太空分析仪器专论》如何？”愚可问道，“听来合不合适？”

“一切由你决定，愚可。”

愚可敲下编目号码，荧幕上立刻亮起一行稳定的字迹：“请向图书馆员查询本书。”

泰伦斯迅速消掉荧幕上的字迹：“最好试试另一本，愚可。”

“可是……”愚可犹豫一下便服从了命令。他又在目录中搜寻一番，最后选了恩宁的《太空组成成分》。

荧幕再度亮起向图书馆员查询的要求。泰伦斯骂道：“妈的！”又将荧幕上的字迹消去。

“怎么回事？”愚可问。

泰伦斯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不要惊慌，愚可。我只是不大了解……”

阅读机侧面有个罩着网格的小型扬声器，图书馆员细弱、冷淡的声音突然从那里传来，把他们两人吓了一跳。

“二四二室！二四二室有没有人？”

泰伦斯粗声答道：“什么事？”

那声音说：“你究竟要哪本书？”

“都不要，谢谢你，我们只是在测试阅读机。”

接下来是短暂的沉默，仿佛在进行一场看不见的商议。然后，那个声音以更尖锐的口气说：“记录显示有人索阅瑞吉特的《太空分析仪器专论》，以及恩宁的《太空组成成分》。是否正确？”

“我们刚才随便敲了几个编目号码。”泰伦斯说。

“我能否请问你们索阅这些书的理由？”那个声音咄咄逼人。

“我告诉你我们不要……你别这样……”后面那句是气呼呼地对愚可说的，因为愚可已经开始低声啜泣。

又停顿片刻之后，那声音再说：“你们可以到楼下柜台拿这两本书。它们列在限阅清单上，你们需要填一份表格。”

泰伦斯伸手抓住愚可：“我们走。”

“也许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愚可颤声道。

“胡说，愚可，我们走了。”

“我们不要填表了吗？”

“不了，我们改天再来拿那些书。”

泰伦斯匆匆离去，押着愚可跟他一块走。当他大步走到主厅时，图书馆员抬起头来。

“喂，喂。”她一面叫，一面起身绕过办公桌，“等一下，等一下！”

他们没有停下来。

不料一名巡警突然拦住他们的去路：“你们走得可真急，小伙子。”

图书馆员追上他们，一口气差点接不上来：“你们是二四二，对不对？”

“我问你，”泰伦斯以坚定的口气说，“为什么要拦住我们？”

“你们不是索阅几本书吗？我们想要拿给你们。”

“时间太晚了，改天吧。你难道不了解我不想要那些书了吗？我明天再来。”

“这间图书馆，”女馆员一本正经地说，“随时尽力满足使用者的需要，那两本书马上会为你们准备好。”说到这里，她面颊浮现出两朵红晕，转身向一扇小门跑去，那扇门随即自

动开启。

泰伦斯说：“长官，可否请你……”

那名巡警却举起长度适中而刻意加重的神经鞭。这东西既可当做十分称手的警棍，同时也是能令人麻痹的中距离武器：“好啦，小伙子，你何不安静坐着等那位女士回来？这样才有礼貌。”

那名巡警已不再年轻，身材也不再结实。他看来接近退休年龄，也许为了混完最后几年，才会来当轻松悠闲的图书馆警卫。可是他仍有武器，而且黝黑脸孔上那种和气明摆着是装出来的。

泰伦斯的额头湿了，他感到汗水滑落背脊。看来他是低估了情势——他曾十分肯定自己对这一切的分析，现在却碰到这种局面。他当初不该如此鲁莽；坏就坏在那个该死的欲望，驱使他想要侵入上城，像个萨克人那样大摇大摆走过图书馆的回廊……

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准备对巡警发动攻击。然后，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已经没有必要那样做了。

那只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巡警转头的动作晚了点；由于上了年纪，反应不再那么迅捷。他紧握的神经鞭被夺走，重重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他只来得及发出半声嘶哑的惨叫，便立即应声倒地。

愚可发出喜悦的尖叫，泰伦斯则惊叹：“瓦罗娜！萨克的魔鬼有灵，居然是瓦罗娜！”

泰伦斯几乎立刻恢复过来。“出去，快啊！”说着便迈开脚步。

他曾有片刻的冲动，想要将那个不省人事的巡警拖到主厅一列柱子后面藏起来，可是显然没有时间。

他们来到坡道上，午后的太阳为整个世界带来光明与温暖，上城的色彩已转为橘红色系。

瓦罗娜焦急地说：“赶快！”泰伦斯却抓住她的手肘。

# 叛徒



他面露微笑，但声音严厉而低沉：“不要跑，自自然然跟着我走。抓住愚可，也别让他跑。”

最初的几步，他们似乎是在黏胶中前进。身后图书馆有声音传来吗？是他的想像吗？泰伦斯不敢向后望。

“走这边。”他指着一条车道的路标说。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那个路标发出些微闪光。上面写着：“救护车入口。”

他们走上车道，穿过一个侧门，来到白得不可思议的两道墙之间。在无菌的玻璃走廊中，他们成了几个微小的异物。

远处有位穿制服的女子望着他们。她迟疑了一下，皱了皱眉头，开始朝他们走来。泰伦斯未等她来到近前，便赶紧转身钻进一条走廊，然后又换到另一条。沿途遇到不少穿制服的人，泰伦斯可以想像他们心中的疑惑——在一家医院的上层，竟然有本地人自由来去，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事，该拿他们怎么办呢？

当然，他们终究会被拦住。

因此，泰伦斯看到一扇不起眼的门上写着“通本地人楼层”，马上感到心跳加剧。升降机刚好停在他们那一层，他赶紧将愚可与瓦罗娜推进去。当升降机开始下降时，那一下轻微的颠晃真是当天最美好的感觉。

城中共有三种建筑物。大多是整个建在下城的下层建筑，例如三层楼高的工人宿舍、工厂、面包厂、废物处理厂。上层建筑则是萨克人的住宅、戏院、图书馆、运动竞技场等等。不过也有少数是双层建筑，在上城与下城皆有楼层与入口，例如巡警局与医院。

因此，他们可以利用医院从上城来到下城，这样就不必乘坐动作缓慢的大型货运升降机，也就能避免遇到过度认真

的操作员。当然，本地人这样做绝不合法，但是对于攻击巡警的罪犯而言，罪上加罪已经无关痛痒了。

他们走出升降机，来到下层。四周仍是全然无菌的墙壁，但表面看来有点残旧，仿佛比较不常擦洗；走廊也不像上层那样摆着铺椅套的长椅。这里最显著的特征，是一间传出阵阵不安聒噪的候诊室，里面挤满了疲倦的男人与惊慌的女人。候诊室中仅有一个接待员，正试图为乱糟糟的场面理出一点头绪，但显然成果欠佳。

她正对一个有胡碴的老头大吼大叫。那老头穿着一条脱线的裤子，不停地将膝盖上的皱褶拉平又弄皱、弄皱又拉平。对于每个问题，他一律以歉然的口气回答。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疼痛持续多久了？……以前有没有来过医院？……听好，你们不能指望每件小事都麻烦我们。你就坐在这里，医生会来看你，再多开点药给你吃。”

接着她尖声叫道：“下一个！”说完一面看着挂在墙上的大钟，一面喃喃自语了几句。

泰伦斯、瓦罗娜与愚可小心翼翼地人群中挪动。看到弗罗伦纳的同胞，瓦罗娜的舌头似乎就不再麻痹，她开始小声说个不停：

“我不得不过来，镇长，我好担心愚可。我以为你不会把他带回来，而……”

“这不重要，你是怎么到上城的？”泰伦斯一面推开那些温驯的本地人，一面转头追问。

“我跟着你们，看到你们上了货运升降机。升降机再下来的时候，我说我是跟你们一道的，他就把我带上去了。”

“就这样？”

“我吓了他一下。”

“这些萨克的走狗！”泰伦斯嗤之以鼻。

“我不得不这样。”瓦罗娜可怜兮兮地解释，“后来，我看见巡警冲着你们指向一座建筑。等到他们离开后，我也往那里走。只是我不敢进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只好躲躲藏藏。直到我看见你们出来，被一名巡警拦住……”

“你们几个！”接待员不耐烦地尖声喊道。她站了起来，拿笔尖猛敲水泥合金的桌面，在场的每个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那几个想走的人，过来这里。你们不能还没检查就离开，休想装病逃避工作。回来！”

结果他们三人还是跑了出来，来到下城的阴影中。周围充满萨克人所谓“本地区”的气味与噪音，上层再度成为屋顶。能够脱离令人窒息的萨克环境，瓦罗娜与愚可不知松了多大一口气，可是泰伦斯内心的焦虑并未消失。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从今以后，可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容身之地。

他心中还在为这件事忐忑不安的时候，愚可忽然叫道：“看！”

泰伦斯感到喉头一阵苦涩。

下城的本地人大概一辈子也见不到比这更可怕景象了。仿佛一只巨鸟穿过上层孔洞由天而降，一时之间天昏地暗，不祥的幽暗气氛笼罩住下城。不过那并非一只鸟，而是一辆巡警专用的武装飞车。

本地人大呼小叫，四处奔逃。他们或许没有什么特殊理由需要害怕，但还是作鸟兽散。其中有个人几乎就站在那辆车的路径上，心不甘情不愿地向一旁闪开。当巨影将他笼罩

时，他正匆匆向前跑，想必急着办什么事。此时他环顾四周，仿佛混沌中一块冷静的顽石。他的身高中等，但双肩宽阔得近乎怪异。他的衬衫袖子一边完全裂开，露出的上臂像一般人的大腿那么粗。

泰伦斯举棋不定，愚可与瓦罗娜则一切都听他的，这位镇长心中的矛盾达到了顶点。此时假如他们逃跑，能跑到哪里去？留在原地的下场又是如何？那些巡警也许根本是在抓别人，可是图书馆地板上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巡警，这“也许”简直不必考虑。

那名壮汉正以沉重的小跑步逐渐接近，经过他们时他脚步稍微慢了下来，仿佛在犹豫什么。然后，他不急不徐地说：“柯洛夫面包店在前面第二条巷子左边，过了洗衣店就是。”

说完掉头就走。

“好吧。”泰伦斯孤注一掷。

他汗出如浆地拼命奔跑。巡警的高声斥喝自喧嚣中传来，他转头看了一眼，六名巡警从飞车中鱼贯而出，围成半圆。他们要抓他相当容易，这点他很明白。穿着这套该死的镇长制服，他像那根支撑上城的支柱一样显眼。

其中两名巡警朝这个方向跑来。他不知道他们是否看见自己，但那不重要。两名巡警跟刚才那位壮汉撞个正着，相撞的地点就在不远处，泰伦斯听得见壮汉嘶哑的咆哮，以及巡警恶声的咒骂。他急忙领着瓦罗娜与愚可转到巷内。

“柯洛夫面包店”这几个字由斑驳的塑胶灯管组成，就像一条蜿蜒曲折、通体发亮的蚯蚓，上面数得出有五六个断裂处。美妙香气从敞开的店门钻出来，绝不会让人认错地方。他们除了进去，已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内间透出源自烤炉被面粉遮蔽的晦暗光芒，里面有个老头向外望。

老头还来不及问他们的来意，泰伦斯就赶紧说：“一位壮汉……”他展开双臂比了比，外面刚好响起“巡警！巡警！”的喊叫声。

老头嘶哑地喊道：“这边！快！”

泰伦斯迟疑了一下：“那里有路？”

老头说：“这是假的。”

愚可首先爬进烤炉门，其次是瓦罗娜，最后是泰伦斯。在一下轻轻的“喀哒”声之后，烤炉的后壁稍微动了动，变成一扇上悬铰链活动门。他们将那扇门推开，钻进门后一个阴暗的小房间。

他们耐心地等着。此地通风不良，烤面包的香气令他们倍感饥饿，却又无法填饱肚子。瓦罗娜一直对愚可露出笑容，不时机械性地轻拍他的手心。愚可则茫然回望着她，偶尔将手放在自己涨红的脸上。

瓦罗娜才刚开口：“镇长……”

泰伦斯立刻轻声呵斥道：“现在别说话，瓦罗娜，拜托！”

他用手背拭过额头，瞪着指节上的汗水。

此时突然又传来“喀哒”一声。由于他们藏身之处是个封闭空间，这一声听来特别响亮。泰伦斯全身紧绷，不知不觉举起了紧握的双拳。

原来是那名壮汉，他正将宽阔的肩膀挤过洞口，差一点就钻不进来。

他被泰伦斯的样子笑乐了：“得了吧，老兄，我不是来打架的。”

泰伦斯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垂下双手。

比起刚才，这壮汉现在的情况显然糟得多。他的衬衫背后几乎全被扯破，颧骨处有一条又红又紫的新鞭痕，上、下眼皮都肿起来，将双眼挤成两条细缝。

他说：“他们已经停止搜索。如果你们饿了，这里的伙食虽不精致，不过够你们吃了。怎么样？”

现在已是夜晚。上城的灯火照亮了几英里外的夜空，但下城则是一片阴冷的黑暗。面包店门口的帘幕紧紧拉下，以免宵禁后的非法光芒钻出门外。

温暖的食物下肚后，愚可感觉舒服多了，头痛也逐渐减退。

他两眼盯着那壮汉的面颊，怯生生地问：“他们伤了你吗，先生？”

“一点点，”壮汉答道，“不算什么。这种事我天天都会碰到。”他哈哈大笑，露出粗大的牙齿，“其实我什么事也没做，只是在他们追捕某个人时挡了一下。对那些家伙来说，想叫一个本地人让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他伸手朝空中一抓，仿佛握了一柄隐形的武器，作势狠狠打下。

愚可吓得向后退，瓦罗娜急忙伸手保护他。

那壮汉身子向后一仰，吸了吸牙缝，清出一些食物残渣。然后他说：“我叫马特·柯洛夫，不过大家都叫我面包师。你们几个是什么人？”

泰伦斯耸了耸肩：“这……”

面包师说：“我懂你的意思了，其实我知不知道没什么关系。不过有一点你们该信任我——是我从巡警手中把你们救出来，对不对？”

“是的，谢谢你。”泰伦斯无法说得更诚恳了，“你怎么知道是在追我们？当时有那么多人都在跑。”

对方微微一笑：“别人的脸色可都没你们那么难看，当时你们的脸简直白得可以磨成面粉了。”

泰伦斯试图对他的幽默报以微笑，却不怎么成功：“我不太了解你为什么非要冒这种生命危险。不过无论如何，非常感谢你。光是口头感谢实在不够诚意，可是现在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做不到。”

“你不用放在心上。”面包师将宽阔的双肩靠向墙壁，“这种事我常做，只要看到在追什么人，我就会尽力帮助他，不为什么，只因为我痛恨那些巡警。”

瓦罗娜喘了一口气：“你不会惹上麻烦吗？”

“当然会，看这里。”他手指着淤紫的脸颊，“不过你们可别以为这点小伤就会吓倒我。我造这个假烤炉可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样巡警就抓不到我，我也不会吃太多苦头。”

瓦罗娜睁大双眼，目光中满是惊骇与恐惧。

面包师继续说：“你们知道弗罗伦纳有多少大亨吗？只有一万人。有多少巡警？也许两万人。而我们本地人共有五亿，如果我们全部团结起来对抗他们……”他弹响一下手指。

泰伦斯说：“我们要是团结起来，面包师，到时要对抗的可不是人，而是针枪和霹雳炮。”

“是啊，这玩意我们自己也得弄点来。你们这些镇长就是和大亨走得太近，怕他们怕得要死。”面包师讽刺道。

今天，瓦罗娜的世界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眼前这个人居然敢与巡警作对，而且还轻松自信地和镇长谈话，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她仔细听他们讲话，当愚可扯她的衣袖时，她

只是轻轻扳开他的手指叫他赶紧睡觉，几乎看都没看他一眼。

面包师继续说：“虽说拥有针枪和霹雳炮，那些大亨控制佛罗伦纳的唯一法门，仍是借着十万名镇长的帮助。”

泰伦斯看来生气了，但面包师自顾自地说下去：“比方说，看看你。穿得这么体面、精致、漂亮。我敢打赌，你有个温暖的小屋子，有胶卷书、私人滑车，而且不受宵禁限制。如果你有兴趣，甚至还能到上城去。大亨给你这些特权，绝不会是白给的。”

泰伦斯觉得实在不该发脾气，于是他说：“好吧。可是你要镇长怎么做？向巡警挑衅吗？那样有什么好处？我承认，我受命让我的村镇保持平静，而且生产达到要求，但我也让他们无灾无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尽力帮助他们，这难道不是一种贡献吗？总有一天……”

“啊，总有一天。谁能等到那一天？等你、我都死了以后，谁来统治佛罗伦纳对我们个人而言又有什么差别？”

泰伦斯说：“首先我要声明，我比你更痛恨那些大亨。话说回来……”他没再说下去，满脸涨得通红。

面包师哈哈大笑：“继续啊，再说一遍。我不会因为你痛恨巡警而告发你的。你到底做了什么，惹得巡警非抓你不可？”

泰伦斯沉默不语。

面包师说：“我来猜猜看。当那些巡警撞到我的时候，他们显得非常愤怒。我指真的愤怒，不是做给大亨看的那种表面上的愤怒。我了解他们，我分辨得出来。所以我推测只有一种可能，你一定打伤了一名巡警，或许还杀了他。”

泰伦斯仍然沉默。



面包师亲切的声调丝毫没变：“保持沉默没什么不对，可是过度谨慎也没什么好处，镇长。你需要帮助，他们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不，他们不知道。”泰伦斯连忙反驳。

“在上城的时候，他们一定看过你的证件卡。”

“谁说我到过上城？”

“我猜的，我敢打赌你去过。”

“他们看过我的证件卡，但只是匆匆一瞥，来不及看清楚我的名字。”

“却来得及知道你是个镇长。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只是找出一个今天不在自己镇上，或是无法交代今天行踪的镇长。现在，弗罗伦纳所有的通讯线路也许都烧热了，我看你已经惹了大麻烦。”

“也许吧。”

“你知道没有也许这回事。需要帮助吗？”

他们一直在悄声交谈。愚可蜷缩在一角，已经沉沉睡去；瓦罗娜的双眼轮流望着说话的两个人。

泰伦斯摇了摇头：“不用，谢了。我……我会设法解决。”

面包师立刻纵声大笑：“我倒很有兴趣看你怎么解决。别因为我没受过教育就瞧不起我，我还有别的本事。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好好想想，说不定你会决定接受我的帮助。”

黑暗中瓦罗娜睁着眼睛。她的床只是铺在地上的一条毯子，但那跟她平常睡的床差不多。愚可在对面角落的另一条毯子上睡得很沉。最近在头痛痊愈后，他白天若是处于兴奋状态，晚上总是睡得很沉。

镇长谢绝了寝具。面包师大笑几声（他似乎对每件事都

大笑一番)，之后便熄灭灯火，并告诉镇长说，他大可睁着眼睛度过这黑暗的一夜。

瓦罗娜双眼仍睁得老大，毫无睡意。今后她还睡得着吗？她打伤了一名巡警！

不知怎么回事，她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她的记忆非常模糊。他们走后这些年来，她几乎已经让自己忘掉他们。可是现在，她记起了当年那些夜晚，记起了他们以为她已经睡着时，那些压低的谈话声；还记起了在黑暗中来到她家的那些人。

有一天晚上，巡警把她摇醒，问了许多她不了解的问题，而她又不得不试着回答。从此，她再也不曾见过双亲。他们走了，大人这样告诉她。第二天，大人让她开始工作，而其他同龄的儿童还能再玩两年。她走在路上，人们总是在她后面指指点点；放工以后，大人也不准别的小孩跟她玩。她学会了过着孤独封闭的生活，学会了不开口讲话。所以大家叫她“大块头罗娜”，而且常常嘲笑她，说她是个低能儿。

今晚的谈话为何会让她想起自己的父母？

“瓦罗娜。”

这声音如此贴近，轻微的气息吹动了她的头发，而音量又那么低，低得差点听不见。她紧张起来，部分是因为恐惧，部分是出于困窘。在她赤裸的身上，仅仅盖了一床被单。

是镇长的声音：“别开口，听我说就好。我要走了，门没有锁，不过我会回来的。你听到了吗？你了解吗？”

她摸黑伸出手去，抓住他的手指用力按了一下。

他放心了：“看着愚可，别让他离开你的视线。还有，瓦罗娜，”他停顿了很久终于说，“别太信任这个面包师，他来

历不明。你明白吗？”

之后传来走动引起的轻微噪音，还有远处更轻微的一下吱吱声，听来他已经离去了。她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除了愚可与她自己的呼吸声，四周一片静寂。

她在黑暗中合上眼睛，用力闭起眼皮，试着集中精神思考。那个面包师痛恨巡警，又曾拯救他们脱险，为什么无所不知的镇长会那么说他？为什么？

她只能想到一件事。他原来就在那里，正当事情糟到不能再糟的时候，面包师及时出现，迅速采取行动。这几乎像是预先安排好的，或者说，面包师仿佛在等待这一切发生。

她摇了摇头。这似乎很奇怪，要不是镇长那么说，她永远也想不到。

突然，一句洪亮而漫不经心的问话，粉碎了这片寂静：“嗨？还在吗？”

一道光束将她完全笼罩，她简直吓呆了。她慢慢定下神来，用被单紧紧裹住颈部。此时，那道光束也稍微移开了些。

她不必纳闷这句话是谁说的，那道光束向后渗出的微光中，映出一个壮硕的身影。

“我还以为你跟他一块走了。”面包师说。

瓦罗娜以虚弱的声音回答道：“你说谁，先生？”

“那个镇长。你知道他走了，小姐，别浪费时间装蒜。”

“他会回来的。”

“他说过他会回来吗？如果是，那他就错了，巡警会抓到他的。这个镇长不够聪明，否则该知道门开着就一定有目的。你也打算走吗？”

瓦罗娜说：“我要留在这里等镇长。”

“随便你，不过你可有得等了，你想走随时可以走。”

他的光束突然转开，沿着地板向前移动，最后照到愚可那苍白、瘦弱的脸上。在光线刺激下，愚可的眼皮自然缩紧，但没有醒过来。

面包师的口气变得若有所指：“可是你最好把这个人留下来。我想，你该了解这一点。如果你决定离去，门是开的，但不是为他而开。”

“他只是个可怜的病号——”瓦罗娜高亢、惊骇的声音被中途打断。

“是吗？很好，我专门搜集可怜的病号，那家伙得留在这里。记住了！”

光束一直没有离开愚可熟睡的脸庞。

沙姆林·强兹博士不耐烦地等了整整一年，这不耐烦的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逐渐消减，而是正好相反。然而，这一年他学到一件事，那就是萨克国务院催促不得。尤其那些官员大多是来自弗罗伦纳的移民，对本身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要重。

有一次，他曾经问川陀大使老阿贝尔——他在萨克住了很久，甚至鞋底都已经生根——萨克人既然那么轻视这些人，为何允许自己的政府部门由他们掌管？

阿贝尔透过盛着绿酒的高脚杯，向他眨了眨眼。

“政策，强兹，”他说，“政策。这是一种实用遗传学，配合萨克人的逻辑实行。他们自己的世界又小又没价值；这些萨克人之所以重要，只因为他们控制着一个挖不完的金矿——弗罗伦纳。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在弗罗伦纳的田野和村镇寻找优秀的年轻人，把他们带回萨克接受训练。表现平平的留下来为他们处理公文、填写表格；而那些聪明能干的，就送回弗罗伦纳担任村镇的首长，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镇长。”

强兹博士是个专业的太空分析员。他说他不大了解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阿贝尔伸出又老又钝的食指指着他，穿过高脚杯的绿色光线映在他布满棱纹的指甲上，冲淡了指甲的灰黄色泽。

他说：“你永远无法成为行政官员，可别找我推荐你。听好，弗罗伦纳最能干的人都全心全意支持萨克的政策，因为他们为萨克服务时会受到良好的照顾；而他们若是反对萨克，最好的下场是重新做个普通的弗罗伦纳人，但那可不妙，朋友，一点都不妙。”

阿贝尔一口咽下杯中的酒，又继续说：“此外，镇长和萨克上的办事员都不准生育下一代，否则就会失去职位。即使和弗罗伦纳女性生育也不行。当然，和萨克人婚配更是绝不可能。如此一来，弗罗伦纳的最佳基因不断自社会抽离，久而久之，整个弗罗伦纳将成为伐木工和汲水工的天下。”

“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他们总有一天会连办事员都找不到，不是吗？”

“对，拭目以待吧。”

如今，强兹博士坐在弗罗伦纳事务部的一个前厅，不耐

烦地等待获准穿越一道道关卡；弗罗伦纳籍的低阶官员则在官僚迷宫中不停跑来跑去。

一位上了年纪、已经不太中用的弗罗伦纳人来到他面前。

“强兹博士？”

“是的。”

“跟我来。”

其实，利用荧幕上的闪烁号码就能召唤他，而悬在半空中的荧光甬道也足以引导他前进。可是在人力低廉的地方，无须以科技取代人力。强兹博士想到的“人力”专指男性而言，不论在萨克的任何政府部门，他都从未见过女性。弗罗伦纳的女性大都留在自己的行星上，只有某些当女佣的例外，她们同样不准生育下一代。

带路的老人做了个手势，要他坐在面对“次长秘书”办公桌的一张椅子上。对方的头衔以发光字迹蚀刻在桌面的凹槽中。当然，没有任何弗罗伦纳人的职位能超过秘书，不论他实际上掌管多少事务。弗罗伦纳事务部的次长与部长一定是萨克人，强兹博士虽然在社交场合有可能碰到这些人，但他明白在办公室里绝对见不到他们本人。

泰伦斯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垂下双手。

密编码的文件一一翻阅，仿佛其中蕴藏着宇宙的奥秘。那人相当年轻，或许才刚自学校毕业，他像所有的弗罗伦纳人一样，有非常白皙的皮肤与颜色很淡的头发。

强兹博士想到遗传的奇妙。他自己来自利拜尔这个世界，就像所有的利拜尔人一样，他的肤色很深，属于一种深浓的棕褐色。像利拜尔或弗罗伦纳这种肤色如此极端的两个世界，在整个银河中十分罕见。一般说来，中等色调是最普遍的。

有些激进的年轻人类学家提出一种想法，认为诸如利拜尔这种世界的人类，乃是源自独立发展但殊途同归的演化过程。对于任何主张不同物种会经由演化而汇流的想法（最后甚至能进行异种杂交，正如今日银河各世界的人类），年长的学者一律大肆抨击。他们坚持当初在起源的行星——姑且不论它在哪里——人类就已经分化成肤色各异的许多种群。

这只是将问题推到遥远的过去，并没有提出任何答案，所以强兹觉得两种解释都无法令人满意。不过即使到了现在，这个问题偶尔还是会出现在他脑海。在那些民智未开的世界，基于某种原因，一直流传着远古时代曾有一场冲突的传说。举例而言，在利拜尔的神话中，就提到不同肤色的人曾发生过大战，一群战败的棕色人种逃离家乡，神话中认为这些人就是利拜尔的创建者。

后来强兹博士离开利拜尔，前往大角太空科技学院就读，接着一头钻进专业领域，早将当年那些神话故事忘得一干二净。从那时到现在为止，他只有一次真正为此感到疑惑。那是他在执行公务的行程中，恰好来到半人马星区的古老世界之一。那些世界的历史都以千年为单位，他们的方言也极其古老，几乎可能就是传说中早已失落的英语。在那种语言中，对黑皮肤人种有个特殊的称呼。

可是，为什么要对黑皮肤人种有特殊的称呼呢？其他特征的人都没有特殊的称呼，例如蓝眼珠的、大耳朵的、卷头发的……

秘书严谨的声调打断了他的冥想：“根据记录显示，你曾经来过这间办公室。”

强兹博士冷冷答道：“我的确来过，阁下。”



“但不是最近。”

“不，不是最近。”

“你还在寻找那个太空分析员，他是在——”秘书翻了翻文件，“十一个月零十三天前失踪的。”

“没错。”

“在这段期间，”秘书的声音干得仿佛已将话里所有的汁液都悉数榨干，“一直没有这个人的下落，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曾来到萨克境内。”

“根据最后一次报告，”强兹博士说，“他在接近萨克的太空中。”

秘书抬起头，他的淡蓝眼珠盯了强兹博士一会儿，然后迅速垂下：“也许没错，但这无法证明他人在萨克。”

无法证明！强兹博士紧紧抿起嘴唇。过去数个月来，星际太空分析局告诉他的也是这句话，而且回复的态度越来越随便。

没有证据，强兹博士；我们觉得你可以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强兹博士；本局保证搜寻会继续进行，强兹博士……

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别再浪费我们的经费，强兹！

正如秘书刚才仔细陈述的，这个事件开始于星际标准时间十一个月零十三天之前。（对于这种事，秘书当然不会用当地时间，他不会犯这种错误。）当时他是在两天之后才于萨克着陆，到分析局的当地办事处做例行视察。不料结果却是——唉，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子。

他见到分析局的当地代表，一个身形单薄的年轻人。让强兹博士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不停嚼着萨克化工业生产的某

种橡皮食品。

视察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位当地代表突然想起一件事。他把嘴里的东西推到臼齿后面，开口道：“有个野外人员传来一封电讯，强兹博士。八成只是芝麻小事，你也了解那些人。”

那是表示不屑一顾的通常说法——你也了解那些人。强兹博士心中闪过一丝怒意。他正准备说十五年前自己也是个“野外人员”，不过他随即想起，自己仅仅忍受了那份工作三个月。但正是由于那点怒气，使他阅读电讯时分外认真。

电讯内容如下：请保持直通密码线路对分析局中央本部开放，准备传送有关极度重要事件的详细电讯。整个银河将受影响。我即将经由极小路径着陆。

当地代表觉得挺有趣，嘴巴又恢复节奏性的大力咀嚼。“想想看，长官，‘整个银河将受影响’。一个野外人员发得出这种电讯可真不简单。收到这封电讯后，我和他联络过一次，看看是否能从他那里问出个所以然，可是我失败了。他只是不停地说，弗罗伦纳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危险。你知道的，这代表有五亿人命在旦夕。他的话听来神经兮兮，所以坦白讲，他着陆的时候我可不想处理这码子事。你有什么建议？”

强兹博士说：“有没有你们的谈话记录？”

“有的，长官。”经过几分钟的寻找，他终于找到一段胶卷。

强兹博士用阅读机放了一遍，皱起了眉头：“这是副本，对不对？”

“我将正本送给萨克的行星间运输局。我想他的状况也许

很糟，他们最好能开辆救护车去着陆场接他。”

强兹博士心中忽然有点冲动想同意这个年轻人的话。处于太空深处的孤独分析员终于完成任务时，精神很可能已严重错乱。

然后他说：“等等，听你的口气，似乎他尚未着陆。”

当地代表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我想他已经到了，只是没有人通知我。”

“好吧，联络运输局，取得详细资料。不论他有没有精神病，我们的记录中一定要有详细资料。”

第二天，在离开萨克行星的前一刻，强兹博士又到办事处来做最后巡视。他还要去其他世界办些公事，行程有些匆忙。临走他再次回头问：“我们的那位野外人员如何？”

当地代表答道：“喔，这个……我正打算告诉你，运输局没有他的消息。我将他的超原子发动机能量型样送过去，他们说他的太空船根本不在近太空。那家伙一定改变了着陆的主意。”

强兹博士决定将出发时间延后二十四小时。第二天他来到位于该行星首府萨克市的行星间运输局。那是他第一次遇到佛罗伦纳籍官僚，他们对他的回答一律是摇头。他们的确收到过分析局一位分析员将要着陆的电讯。喔，没错，不过并没有太空船着陆。

可是这件事很重要，强兹博士坚持那个人病得很重。难道他们没收到分析局当地代表与他的通话记录吗？他们张大眼睛望着他。通话记录？没有任何人记得收到过。假如这个人真有病，他们只能表示遗憾，可是实在没有分析局的太空船降落，也没有分析局的太空船出现在近太空任何地方。

强兹博士回到旅馆，左思右想考虑良久。已经延后的出发时间又过了，他索性打电话给旅馆柜台，要求搬到一间较适合长住的套房。然后，他约川陀大使路迪根·阿贝尔见面。

第二天，他整日阅读萨克历史。到了与阿贝尔约好的时刻，他的心跳变成了愤怒的鼓声。他不会轻易放弃，他心里很明白。

年老的大使将这次会面视为社交性拜访，抓着他的手上下摇了半天。然后又把机械酒保叫进来，还不准他在头两杯酒时讨论任何公事。强兹利用这个机会闲谈了些有用的话题，包括问及满是弗罗伦纳人的国务院，结果听到一席对萨克实用遗传学的精辟解释，令他更为火冒三丈。

在强兹后来的记忆中，阿贝尔总是那天那个样子。深陷的双眼半闭在突出的白眉下，鹰钩鼻不时徘徊在高脚杯上方，凹陷的面颊加深了面部与身躯的瘦容，一根瘦骨嶙峋的指头缓缓打着拍子，好像和着一首无声的音乐。

强兹开始叙述分析员失踪的事，他没有添油加醋，讲得并不生动。阿贝尔细心聆听，一直没有插嘴打断。

强兹讲完之后，阿贝尔轻拍着自己的嘴唇，问道：“我问你，你认识这个失踪的人吗？”

“不认识。”

“也没见过他？”

“我们的野外人员都不容易见到。”

“他在此之前有过妄想吗？”

“根据中央分析局办公室的记录，这是第一次——如果那些真是妄想。”

“如果？”大使并未继续追究，他改问道，“你找我又是为

了什么？”

“寻求协助。”

“显然如此，不过是怎样的协助呢？我能做些什么？”

“让我解释一下。萨克的行星间运输局曾检查过近太空，寻找那艘太空船的发动机能量型样，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这件事他们不会说谎——我不是说萨克人绝对诚实，但是他们绝不会说无用的谎言；而且他们一定知道，我能在两三个小时内就查清真相。”

“的确如此，然后呢？”

“在两种情况下，能量型样追踪注定失败。第一，那艘太空船已不在近太空，因为它经由超空间跃迁到了银河另一处。第二，它根本不在太空中，因为它已经在某颗行星着陆。我不相信我们的人做过跃迁，就算他提到的弗罗伦纳的危机，以及攸关银河的重大事件只是夸大狂的一种妄想，他无论如何也会来到萨克提出报告，而不会改变主意匆匆离去。我对这种事有十五年的经验。如果说，万一他的头脑没问题，他的叙述千真万确，那么这件事的严重程度更不会让他改变主意，离开近太空。”

川陀老者举起一根指头，轻轻摆了摆：“那么你的结论是他在萨克上。”

“正是如此，因而又有两种可能。第一，如果他的确患了精神病，他有可能降落在这颗行星任何一处，而非在太空航站着陆。现在他或许处于半失忆状态，抱病在四处游荡。这种事非常罕见——即使对野外人员而言，但以前的确发生过。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失忆只是暂时性的。等他们恢复时，病人最先想起的会是有关工作的细节，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记

忆。毕竟，太空分析员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很常见的一种情形，是失忆症患者游荡到一所公共图书馆，查看有关太空分析的资料，然后就被人找到了。”

“我懂啦。这么说，你要我帮你和图书馆员管理局打个招呼，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向你报告。”

“不，因为我料想这件事不会有什么麻烦。我会要求把几本太空分析的标准参考书列为限阅书籍，任何询问这些书籍的人，若是无法证明自己是萨克人，就把他们留下来问话。当局会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或是他们的某些上司会知道，这样的计划根本徒劳无功。”

“为什么？”

“因为，”现在强兹说得很快，像是陷入一团颤抖的怒火，“我确定我们的人的确依照他的计划，已经降落在萨克市太空航站，然后可能立刻遭到萨克当局监禁，甚至杀害——无论他是否神智健全。不过这方面我也会追查。”

阿贝尔将几乎饮尽的酒杯放下来：“你在开玩笑吗？遭到杀害？”

“我看来像是开玩笑吗？不到半小时前，你对我怎样描述萨克人的？他们的生活、繁荣与权力，全都仰赖他们对弗罗伦纳的控制。过去二十四小时我读的那些书，又告诉我些什么？弗罗伦纳的葡萄酒是萨克的财富。如今却出现一个人——不论精神正常与否，这都没有关系——他声称有个攸关整个银河的重大事件，使弗罗伦纳男女老少都有生命危险。你看我们的太空分析员最后一次的通话记录。”

阿贝尔拿起强兹丢到他膝盖上的那段胶卷，又接过强兹举到他面前的阅读机。他慢慢看下去，衰老的双眼凑在目镜

上，一下凝视一下眨眼。

“里面没有多少资料。”

“当然没有。他说有一场危机，说那是十万火急，如此而已。可是当初绝不该把它送到萨克人手中。即使这个人错了，萨克政府又怎能允许他到处宣扬心中的疯狂想法——姑且算它是疯狂的——弄得银河人尽皆知？即使不考虑在弗罗伦纳可能引起的恐慌，以及对蒟蒻纤维产量的影响，至少还要顾虑萨克与弗罗伦纳政治关系的肮脏内幕，将全部暴露在银河的目光下。想想看，他们只需要解决一个人，就能避免这一切后果，因为他们知道我不能光凭这个通话记录就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萨克会不下这个毒手吗？你口中的这样一群遗传学实验者，是绝对不会犹豫不决的。”

“那你指望我做什么呢？我必须告诉你，我仍然不清楚。”阿贝尔似乎不为所动。

“查出他们是否杀了他。”强兹绷着脸说，“你在这里一定有个谍报组织，这点我们不用争辩。我在银河闯荡够久了，早就过了政治青春期。在我利用图书馆作借口分散他们注意力的同时，你帮我追根究底查个清楚。一旦你发现他们是真凶，我要川陀做到一件事，那就是让银河任何地方的政府都了解，杀害分析局的人绝对不能逍遥法外。”

他与阿贝尔的首度会面就此结束。

强兹说对了一件事，在安排图书馆配合这方面，萨克官员十分合作，甚至相当赞同这个做法。

可是，他似乎只说对了这件事。几个月过去了，阿贝尔的情报员在萨克到处都找不到失踪者的下落，更不知他是死是活。

十一个多月以来，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强兹几乎开始觉得该罢手了；他几乎已经决定，最多再等最后这一个月。就在这时，事情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那并非阿贝尔的功劳，而是来自他自己设置的、如今却几乎已经被他遗忘的“稻草人”。萨克公共图书馆送来一份报告，促使强兹来到弗罗伦纳事务部，坐在一位弗罗伦纳籍官员对面。

那位秘书对这个案子做好了打算，公文已经合上。

他抬起头来：“好，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强兹精准地陈述：“昨天下午四点二十二分，我接到一份通知，萨克公共图书馆的弗罗伦纳分馆为我留置了一个人，那人想要查询两本太空分析的标准参考书，而他并非萨克人。接下去我就没有听到进一步的消息。”

他提高音量不让秘书接话，继续说下去：“我下榻的旅馆有个公共接收器，能够收到超视新闻报道。昨天下午五点零五分，报道提到在萨克公共图书馆的弗罗伦纳分馆中，有个弗罗伦纳巡逻队员被打昏了，涉嫌这桩暴行的三个弗罗伦纳人已被通缉。在后来的新闻提要中，没有再重复这项报道。

“而我十分肯定，这两条消息有连带关系；我也十分肯定，我要的那个人已遭巡逻队逮捕。我曾要求批准我前往弗罗伦纳，可是被拒绝了。我曾用次以太联络弗罗伦纳当局，要他们将那个人送到萨克，结果也没有收到答复。现在我亲自来弗罗伦纳事务部，要求你们对这件事采取行动。要不就让我去，要不就让他来。”

秘书以死气沉沉的声音说：“萨克政府无法接受分析局官员的最后通牒。我的上司曾警告我，说你或许会问起这些事，还指示了哪些事实是我该让你知道的。那个据报曾经查询限



阅书籍的人，还有他的两个同伴，一名镇长和一名弗罗伦纳女子，的确犯下你提到的攻击罪行，而且遭到巡逻队的追缉。然而，他们并没有被逮捕。”

强兹突然感到一阵痛苦的失望，他甚至懒得企图掩饰：“他们逃掉了？”

“并不尽然，他们躲进一个叫马特·柯洛夫的人开的面包店。”

强兹瞪大眼睛：“竟然让他们留在里面？”

“最近，你有没有会晤过尊贵的路迪根·阿贝尔阁下？”

“这和他有什么……”

“根据我们的情报，你常常出现在川陀大使馆。”

“我有一个星期没见到大使了。”

“那么我建议你去见见他。我们允许那些罪犯安然躲在柯洛夫的店里，是出于尊重我们和川陀的微妙星际关系。我接到上司的指示，若是有必要就告诉你，那个柯洛夫——你或许不会感到惊奇——”说到这里，那张白皙的脸孔露出像是冷笑的表情，“我们的国家全部早就知道他是川陀间谍。”

在强兹会晤那位秘书之前十小时，泰伦斯离开了柯洛夫的面包店。

泰伦斯沿着城中巷道小心翼翼向前走，一只手始终没离开路旁工寮的粗糙外墙。除了上城间歇射下的苍白光芒，他全然置身黑暗中。下城唯一的光线，就是巡警射出的珍珠色闪光，他们总是两三人一组在城中巡逻。

# 大 使

下城就像一只沉睡的毒妖，油滑、盘旋的身躯躲在光辉灿烂的上城之下。其中某些部分或许还有朦胧的生气，例如农产品的批发集散地，但绝不是在这里，不是这个贫民窟。

清脆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泰伦斯退到一个满是灰尘的巷内。（就连弗罗伦纳每晚的阵雨，也几乎无法穿透上层的水泥合金，来到下层的幽暗区域。）一百码外出现了几道光束，它们慢慢移动，最后消失无踪。

整个夜晚，巡警不停走来走去。他们只需要这样做，如此所激起的恐惧感就足以维持秩序，几乎不必再展示什么武力。虽然无数偷鸡摸狗之辈大可借着黑暗作掩护，但即使没有巡警，这种危险也不至于多严重。食品店与工厂有严密的守卫；豪华的上城高高在上；而若想互相偷窃，也只是寄生于彼此的困境中，只落得徒劳无功。

其他世界上所谓的罪恶，在此地的黑暗中根本不存在。穷人可以束手就擒，但早已一贫如洗，而富人则绝对遥不可及。

泰伦斯悄声前行，每当经过上方水泥合金的开口时，他的脸孔就映上苍白的光芒，而他总会忍不住抬头仰望。

遥不可及！

他们真的遥不可及吗？他这一生对萨克大亨的态度曾有多少转变？小的时候，他只是个普通的小孩。巡警是银黑相间的怪物，任何人不论有没有做错事，看到他们一律拔腿就跑。大亨则是神秘莫测的超人，是至善的象征，他们住在名叫萨克的天堂，细心地、耐心地沉思着弗罗伦纳上所有愚夫愚妇的福祉。

在学校里，他每天都会重复一遍：愿银河圣灵看顾大亨，

有如他们看顾我们一般。

没错，他现在想，就是这样，一点也没错！但愿圣灵对待他们的方式，与他们对待我们一样。他的拳头使劲握紧，在阴影中几乎冒出火来。

十岁的时候，他曾在学校写了一篇作文，内容是他想像中萨克的生活。那纯粹是凭空想像的创作，为的只是表现他的文采。详细的内容他已经忘了，只记得其中一段。当时他描写每位大亨都有二十英尺高，形象庄严壮丽；每天早上，大亨们聚在一个色彩有如蓟蒺花般缤纷的大厅中，辩论着弗罗伦纳人的罪过，并沉痛地默哀，决心要让他们改过迁善。

老师读了之后非常高兴。那一年年底，当其他小朋友继续上另一节读写与道德课程时，他升到一个特别班，开始学习算术、银河輿理和萨克历史。十六岁那年，他被送到了萨克。

他仍记得那个伟大的日子，但他猛然抽回记忆，想到这件事令他感到羞耻。

现在，泰伦斯已经接近城市近郊。偶然袭来的阵阵微风，为他带来蓟蒺花在夜晚所散发的浓郁香气。再过几分钟，他就会来到相当安全的田野。那里没有巡警的定期巡逻，而且他能透过夜空残云重新见到天上的星光，甚至包括萨克的太阳，那颗坚实、明亮的黄色恒星。

他这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把那颗恒星当成他的太阳。当他从太空船的舷窗首次近距离望见它时，真想当场跪下来。它不再是一颗星，而是一个光芒耀眼、不可逼视的小圆球。一想到自己正接近天堂，连第一次太空飞行的恐惧感也消失无踪。

他终于在心目中的天堂着陆，随即被送到一位年迈的弗罗伦纳人家中。那老人照顾他沐浴更衣，然后带他前往一座庞大的建筑。途中，老人向经过的一个人弯腰鞠躬。

“鞠躬！”老人气呼呼地对年轻的泰伦斯低声道。

泰伦斯照做了，可是一头雾水：“那是什么人？”

“一位大亨，你这个无知的农工。”

“他！一位大亨？”

他立即僵在路上，直到老人催促他向前走。这是泰伦斯首度见到大亨，这位大亨根本没有二十英尺高，看起来像平常人一样。换作别的弗罗伦纳少年，可能会从这种幻灭的震撼中恢复，但泰伦斯却一直没有。他内心某个地方起了变化，永久的变化。

后来他虽然接受了各种训练，而且都名列前茅，却从未忘记大亨只是普通人。

他花了十年的岁月求学。课余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他被要求在许多小事上做个有用的人。他学会了跑腿送信、倒垃圾、大亨经过时要弯腰鞠躬、大亨夫人经过时要恭敬地转头面壁。

后来，他又在国务院工作了五年。他的职位一换再换，以便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让能力受到最佳测试。

有一次，一位和蔼可亲的弗罗伦纳胖子来拜访他。这个人笑容可掬，轻轻掐着他的肩头，然后问他对大亨有什么看法。

泰伦斯压下掉头就跑的念头。他不禁怀疑，自己的想法是否以某种密码印在脸部的线条上。他摇了摇头，喃喃说了一串赞美大亨的陈腔滥调。

那个胖子却咧了咧嘴：“你言不由衷，今晚到这里来。”他递给泰伦斯一张小卡片，几分钟后，那张卡片自动碎裂烧毁。

泰伦斯依约前往，他虽然害怕，却非常好奇。他在那里遇到好些自己的朋友，他们望着他的眼神都透着神秘；后来他们在工作场合再遇到他，却只对他投以漠然的一瞥。在那次聚会中，他倾听他们的言论，发觉许多人似乎跟他深藏在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本来还以为那是自己的创见，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过。

逐渐他了解到，至少有某些弗罗伦纳人认为大亨都是卑鄙的禽兽，这些大亨为了自私的理由而榨取弗罗伦纳的财富，却让辛苦工作的本地人困在愚昧与贫困的泥沼中。他还了解到，一场反抗萨克人的大暴动即将来临，成功之后，弗罗伦纳所有的财富将重归真正的主人之手。

怎么做？泰伦斯问道，问了一遍又一遍。毕竟，大亨与巡警都拥有武器。

于是他们告诉他川陀的存在，过去数世纪以来，这个庞大的帝国不断膨胀，如今涵盖了银河中一半的住人世界。他们说，在弗罗伦纳人的协助下，川陀将摧毁萨克。

可是——泰伦斯先对自己说，然后又公开发表——既然川陀这么大，而弗罗伦纳这么小，难道川陀不会取代萨克，成为一个更大、更暴虐的主宰吗？如果那是唯一的出路，他宁可选择忍受萨克的统治。熟悉的主宰总比不熟悉的主宰要好。

他被嘲笑一番，然后被赶出去。他们还以性命威胁他，不准他对人提起当天所听到的一切。

可是过些时日，他注意到那些谋反者一个接一个失踪了，最后只剩下原来那个胖子。

偶尔，他还会看到胖子在各地跟新来的人交头接耳。他明知那些人正面临试探与测验，却不敢向他们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自己找出活路，正如泰伦斯当初那样。

泰伦斯甚至在国家安全部待了一阵子，只有少数弗罗伦纳人能有这种殊荣。那段时间很短，因为安全部官员拥有的权力太大，任何人在那里的时间都比在其他单位短。

可是在安全部，泰伦斯发现真的有谋反需要对付，这令他十分惊讶。原来弗罗伦纳有人设法互通声息，计划着叛变行动。通常这些行动都有川陀暗中资助经费，不过有些反叛者却真以为弗罗伦纳可以独力成功。

泰伦斯默默想着这件事。他的话很少，举止无异，可是他的思想不受限制。他痛恨那些大亨，原因之一是他们并非二十英尺高；原因之二是他不能看他们的女人；原因之三是他曾经鞠躬哈腰服侍过几个，结果发现他们外表傲慢无比，骨子里却是一群愚蠢的家伙，他们受的教育并不比他好，而且通常比他笨得多。

然而，该怎样做才能解脱这种奴隶生活？如果只是把愚蠢的萨克大亨换成愚蠢的川陀皇族，根本毫无意义。指望弗罗伦纳农民自己做点什么，则又是痴心妄想。所以说，简直就是一筹莫展。

从学生时代，到小小的官员，到如今成为镇长，这个问题在他心中萦绕了许多年。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机缘，将梦想不到的答案送到他手上。答案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人，这个曾经是太空分

析员的人言之凿凿地说，弗罗伦纳男男女女都有生命危险。

泰伦斯终于来到田野，那里的夜雨将停，云朵间的星光显得湿答答的。他深深吸了一口蓟蒿的香气，不禁想到蓟蒿既是弗罗伦纳的财富，又是这颗行星的诅咒。

他心里清楚得很。他已经不再是镇长，甚至连一个自由的弗罗伦纳农民都不是。他只是个逃亡的罪犯，从此必须躲躲藏藏。

但他心中燃烧着希望之火。过去二十四小时，他掌握着有史以来对抗萨克最厉害的武器。这点毫无疑问，他知道愚可的记忆正确无误——愚可曾是太空分析员，接受过心灵改造，脑海几乎一片空白；但此人记得的事是真实的、可怕的，而且威力无穷。

他确定这一点。

现在，愚可在另外一个人的掌心里。那人假扮成弗罗伦纳的志士，实际上却是川陀间谍。

泰伦斯感到苦涩的怒火冲向喉头。这个面包师当然就是川陀间谍，从一开始他就对这点毫无疑问。哪个下城居民会有钱建造一个假的辐射烤炉？

他不能、也不会让愚可落入川陀的手中。他准备进行的计划艰难无比，可是又有何妨？他身上已经背了一个死刑。

天空一角出现暗淡的光芒，他要等天亮后再行动。当然，各地的巡警局都会接到他的图像，但他们得花几分钟的时间，才认得出他这个人。

而在这几分钟里，他仍然是个镇长，他将有时间去做一件事。但此刻，即使是此刻，他仍不敢让自己考虑到这件事。



强兹会晤那位秘书之后十小时，与路迪根·阿贝尔再度见面。

大使表面上以惯常的热情迎接强兹，但内心却带着一份明确而不安的罪恶感。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已过了将近一个银河标准年），他对此人所说的事并未放在心上，唯一想到的是：这件事会不会，或是能不能帮助川陀？

川陀！他总是最先想到川陀。但他与那些笨蛋不一样，他不会崇拜一群星星，也不崇拜川陀军人所佩挂的“星舰与太阳”黄色徽章。简言之，他并不是一般的爱国者，川陀本身对他毫无意义。

可是他崇尚和平，尤其他年事渐长，对于杯中的美酒、充满柔和音乐与香气的环境、午后的小歇分外陶醉，也向往着宁静安详的余生。在他的理想中，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享受；然而事实上，每个人都受到战争的摧残。人类在虚空的太空里冻毙，在原子能爆炸中气化，或在遭到包围与轰击的行星上活活饿死。

如何才能厉行和平？当然不是靠说理，也不是靠教育。一个人如果了解和平的真谛与战争的本质，却无法选择前者且摒弃后者，还有什么道理可以说服他呢？除了战争本身，还有什么是对战争更强而有力的谴责？不论是多么精妙的辩证技巧，也比不上一艘满载尸骨、百孔千疮的残破战舰十分之一的威力。

所以说，想要终止武力的滥用，只剩下一个解决之道，那就是武力本身。

阿贝尔的书房里有一套川陀的舆图，专门设计来显示武

力的成就。它是个晶莹剔透的卵形体，呈现出银河透镜的三维结构。其中星辰是白色的钻石粉末，星云是带状的光芒或暗淡的云雾，而在接近中心处，则有几个红色斑点，那就是过去的川陀共和国。

不是“现在的”，而是“过去的”。五百年前的川陀共和国，仅由五个世界组成。

这是一套历史舆图，只有在时间归零之际，五百年前的共和国才会显现。将时间向前拨一格，画面中的银河便前进五十年，川陀的边缘就多出一圈变红的星辰。

在十个阶段中，时间总共过去五百年，深红色像大摊血迹一样不断扩张，直到银河大半的区域都陷入一片红海。

红色就是血的颜色，这仅是一种意象而已。在川陀共和国变成川陀邦联，再变成川陀帝国的过程中，它的扩展埋葬了无数残缺的人体、残缺的船舰，以及残缺的世界。然而经由这些蜕变，整个川陀变得强大无比，红色范围内终能享有和平。

如今，川陀正在另一次蜕变的边缘跃跃欲试：从川陀帝国跃升至银河帝国，然后红色将吞没所有的星辰，而银河将从此天下太平——川陀治下的太平。

阿贝尔向往这种结果。若在五百年前，四百年前，甚至二百年前，他都会反对川陀上这群险恶的、侵略成性的人。他们贪得无厌、不顾他人权利；自家的民主尚未健全，却对其他世界的轻度奴役极其敏感……尽管如此，那些都已是过去式了。

他不是为了川陀，而是为了川陀所代表的统一结局。所以原来的问题“这事如何有助于银河的和平？”自然转变成

“这事如何有助于川陀？”

问题是对于这个特殊事件，他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对强兹而言，唯一的解决之道显然就是——川陀必须支持分析局，并且必须惩罚萨克。

假如真能证明萨克的错误，或许这样做是好的。但就算握有证据，或许处罚萨克仍不是好方法。但若根本毫无证据，这办法就绝不可行。无论如何，川陀绝不能轻举妄动。整个银河都看得出来，不久川陀即将一统银河，只是那些尚未归属川陀的行星，仍有可能团结起来反抗到底。川陀甚至也能赢得这样一场战争，但所要付出的代价，大概会让胜利成为惨败的一个动听的代名词。

因此，在这场游戏的最后阶段，川陀绝不能轻举妄动。基于这一点，阿贝尔一步步地慢慢处理此事。他将网轻轻撒向国务院的迷宫，以及萨克大亨的豪华生活圈；他利用笑容作探针，不着痕迹地打探消息。此外，他也没忘了让川陀的特务盯住强兹本人，以免这个愤怒的利拜尔人一时之间所造成的破坏，令他一年都弥补不回来。

对于这位利拜尔人持之以恒的愤怒，阿贝尔感到十分惊奇。他曾经问他：“小小一个分析员为何让你那么关切？”

他指望听到的，不外是为了分析局的整体，以及大家都有责任支持该局，因为它不是某个世界的工具，而是为全体人类服务之类的话。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强兹皱着眉头回答他：“因为在这一切表面问题之下，隐藏着萨克与弗罗伦纳的关系，我要揭发并摧毁那重关系。”

阿贝尔彻底感到一阵反胃。不论何时何地，总是因为有人过分关注某个世界，而使大家的心力无法集中在银河统一

的问题上，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当然各处都有社会不公的现象，当然这现象有时似乎令人难以忍受。但这些人难道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只有在帝国成立之后才可能解决？首先，必须终止战争以及国与国的对抗，唯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设法解决内在的困境，毕竟外在的冲突是它们的主因。

再说强兹并不是弗罗伦纳人，根本不该有此种情绪化的短视作风。

“弗罗伦纳对你有何意义？”阿贝尔又问。

强兹犹豫了一下：“有一种亲切感。”

“但你是利拜尔人，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是如此。”

“我的确是，而这正是亲切感的来源，我们都是银河中的极端人种。”

“极端？我不了解。”

强兹解释：“我指的是肤色。他们太白，而我们太深，这就代表了某种意义。它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在我的感觉中，我们的祖先必定有过一段身为异类的长久历史，甚至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斥。我们是不幸的白种人与褐种人，在与众不同这方面同病相怜。”

阿贝尔惊异而不可思议地瞪着他，强兹说不下去了。从此他们之间再也不曾出现这个话题。

如今，过了将近一年，没有任何警告，没有任何预兆，就在整个不幸事件看来即将悄悄告终之际，甚至强兹的热度都已渐渐减退，事情突然一发不可收拾。

阿贝尔现在面对着一个不同的强兹，这个强兹的愤怒不只冲着萨克，也针对阿贝尔。

“我会这么生气，”这位利拜尔人说，“不是因为你的情报

员一直跟在我后头。想必你行事谨慎，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信赖。就这一点而言，我能接受。可是找到我们的人之后，为什么你们没有立即通知我？”

阿贝尔一只手轻抚着座椅扶手的暖和布料：“事态很复杂，一直很复杂。我当初做好安排，若有任何未经授权的人查询太空分析资料，除了通知你之外，也要向我手下某些情报员报告，我甚至想到你可能需要保护。可是在弗罗伦纳……”

强兹语气酸涩：“没错。我们都是笨蛋，没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证明在萨克到处都找不到他，他必定一直都在弗罗伦纳，而我们居然从未想到。无论如何，现在我们找到他了，或者该说让你找到了。想必你会安排我和他见一面？”

阿贝尔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告诉你，这个叫柯洛夫的人是川陀的情报员？”

“不是吗？他们为什么要说谎？难道他们的情报错误？”

“他们没有说谎，情报也没有错误，这个人担任我们的情报员已有十年之久。他们竟然早就知道，这点令我相当忧心。我不禁怀疑他们对我们还知道多少，也怀疑我们的组织究竟有多松散。但他们为什么急于告诉你柯洛夫是我们的人，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想因为那是实情，而且这样一来，我就再也不会为难他们。否则我将提出的进一步请求，只会引起他们与川陀之间的麻烦。”

“实情是外交官之间的糖衣毒药。让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的了解程度，让我们及时掌握机会收回破损的网，补好之后

重新张开，除此之外他们还能为自己制造什么更大的麻烦？”

“请回答你自己的问题。”

“我说，他们告诉你柯洛夫的真实身份，是为了摆出胜利的姿态。他们知道这件事不论保密或说出来，对他们都不会有任何帮助或者伤害，因为早在十二小时之前，我就获悉他们知道柯洛夫的身份了。”

“你怎么知道的？”

“借着最不可能弄错的一条线索。听着！十二小时之前，川陀的情报员马特·柯洛夫，已遭弗罗伦纳巡逻队的一名成员射杀。他当时掌握的两个弗罗伦纳人，一男一女，男的八成就是你在寻找的那个野外人员。这两个人都不见了，消失了，想必已落入那些大亨的手中。”

强兹吼叫一声，差点从座位中站起来。

阿贝尔冷静地将酒杯举到唇边：“我无法采取任何正式行动。那名死者是弗罗伦纳人，而那两个消失的人同样也是——即使我们能够提出反证。所以你看，我们不但受到严重挫败，更被愚弄了一番。”

愚可亲眼目睹面包师惨遭杀害。他看见一柄手铳悄悄一推，面包师立刻一声不响地瘫倒在地，胸部向内凹陷，烧成焦黑的一团。对愚可而言，这个景象淹没了事前与事后几乎所有的记忆。

他依稀记得巡警如何出现，然后悄悄地、满怀杀机地拔出武器的经过。面包师曾抬起头，正准备开口，却来不及吐出人生最后一个字。然后一切就发生了，愚可听见耳内血管产生的嗡嗡声，还有众人发自四面八方的吵闹尖叫，就像是一条泛滥的河流。

愚可经过数小时睡眠所恢复的神智，片刻间烟消云散。那名巡警原本要向愚可冲来，他挤在叫喊的男男女女间拼命向前，但人群仿佛是一团泥泞黏着他，令他脚步沉重得抬不起来。愚可与瓦罗娜随着人潮旋转，逐渐被带离原地。他们是一团小漩涡，当巡警的飞车开始在头顶盘旋时，有如惊弓之鸟的人潮开始不停骚动。瓦罗娜催促愚可往前走，向城市的近郊前进。一时之间，愚可又成了昨天那个受惊的儿童，而不是今晨那个准成人。

那天清晨，他在灰蒙蒙的晨曦中醒来，但在那个密闭的房间里，他无法看见曙光。他在原处躺了许久，检视着自己的心灵。经过这一夜，有些旧创愈合了，有些结构重新接好，成了完整的一部分。两天以前，在他开始“记起”的那一刻，这一切已就蓄势待发。昨天整整一天，这个过程都在进行。前往上城与图书馆的行程中、攻击巡警与后来的逃亡，以及和面包师的巧遇——对他而言，这些事都扮演着酵素的角色。他的心灵，那些萎缩的纤丝已冬眠多时，如今终于被猛力拉直，强迫它们投入痛苦的活动。而现在，睡了一觉之后，它们开始产生微弱的搏动了。

他想到了太空与星辰，想到了一大片孤独的区域与极度的静寂。

最后，他将头转向一侧，开口叫道：“罗娜。”

她随即惊醒，撑起身子向他这边望来。

“愚可？”

“我在这里，罗娜。”

“你好吗？”

“当然。”他无法压抑内心的兴奋，“我感觉很好，罗娜。”



我记起更多的事了。我曾在一艘太空船上，而且我知道确切的……”

可是她没有在听。她迅速套上衣服，背对着他压平接缝，拉上前胸的拉链，接着又紧张兮兮地摸索皮带。

然后，她才蹑手蹑脚地走向他：“我不是故意睡觉的，愚可，我已经尽量保持清醒了。”

愚可也被她弄得紧张起来：“有什么不对吗？”

“嘘，小声点，一切都很好。”

“镇长呢？”

“他不在这里，他……他不得不走。你再睡一下吧，愚可？”

她伸出手想搂搂他，却被他一把推开。“我很好，我不要睡觉，”他说，“我要把太空船的事告诉镇长。”

可是镇长不在，而瓦罗娜又不愿意听。愚可终于平静下来，第一次觉得对瓦罗娜很不耐烦。她把他当小孩一样，而他已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大人。

此时一束光线钻进室内，跟在后面的是面包师的硕大身形。愚可看着他忍不住直眨眼睛，心惊胆战了一阵子。当瓦罗娜的臂膀悄悄放到他肩头时，他并没有完全抗拒。

面包师的厚嘴唇扯出一个微笑：“你们起得真早。”

两人皆未答腔。

面包师又说：“这样也好，你们今天要离开这里了。”

瓦罗娜感到口干舌燥：“你不会把我们交给巡警吧？”

她记得在镇长离去后，这个人望向愚可的那种神情。现在他仍然望着愚可，独独只望着他一个人。

“不是交给巡警。”他说，“我已经通知该通知的人，你们

会很安全。”

说完他掉头就走，但不久便回来，并带来了食物、衣服与两盆水。那些衣服都是新的，而且看上去怪异无比。

他一面看着他们吃东西，一面说：“我要给你们新的名字和新的身份。现在仔细听好，我可不希望你们忘记。你们不是弗罗伦纳人，明白吗？你们是来自渥特克斯行星的兄妹，你们来到弗罗伦纳……”

他继续说下去，补充了许多细节，又反过来问他们，听他们如何回答。

愚可很高兴有机会表现他的记忆力与高超的学习能力，可是瓦罗娜的双眼透着深沉的忧虑。

面包师当然不是瞎子，他对瓦罗娜说：“你只要给我添一点点麻烦，我就把他单独送走，把你留下来。”

瓦罗娜强壮的双手神经质地捏紧又放松：“我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

等到上午过了将近一半，面包师站起来：“我们走！”

最后他将柔软假皮制成的黑色卡片，塞进他们前胸口袋中。

等到走出室外，愚可看清自己的模样，不禁大吃一惊，他不知道衣服竟然能这么复杂。刚才穿的时候有面包师帮他，可是脱的时候怎么办？瓦罗娜现在看上去根本不像农村女子，就连她的双腿也罩上轻薄的布料，鞋跟还垫高了，所以她走路时得小心保持平衡。

路人聚在四周，呆呆地望着他们，还叫了更多的人来。这些人多半是小孩子、购物的妇人，以及衣衫褴褛、游手好闲的混混。面包师似乎并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带着一根

粗棍子，偶尔有人靠得太近，那根棍子便好像凑巧一样伸过去。

然后，当他们离开面包店仅仅一百码左右，才刚转了一个弯的时候，围观群众开始骚动，愚可随即认出一名巡警的银黑相间制服。

事情就是在那时发生的。巡警亮出武器轰击面包师，他们开始狂乱逃亡。接下来的每一刻，他无时不感到背后有人如影随形在追着他们。

两人来到城市外缘一个肮脏的地区，瓦罗娜猛喘着气，身上的新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好几块。

愚可边喘边说：“我跑不动了。”

“我们不能停。”

“不是这样跑，停下来，”他坚决地抽回被她用力抓住的手，“听我说。”

恐惧与惊慌正离他远去。

“我们何不继续做面包师要我们做的事？”他说。

她反问：“你怎么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她十分焦虑，只想继续逃跑。

他说：“假装我们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他给了我们这个。”愚可显得很兴奋。他从口袋中掏出那个小卡片反复研究，还试图把它打开，仿佛那是一本小册子。

他打不开，里面并没有夹页，于是他开始摸索边缘。当他的手指按到某一角时，他听到，或者该说感觉到有东西下凹，朝他的一面随即变成惊人的乳白色，上面映出的密密麻麻、难以辨识的文字，不过他还是仔细辨认那些字。

最后他说：“这是一本护照。”

“什么？”

“能让我们到别处去的东西。”他确定这一点，“护照”这个词是忽然浮现在他脑海的，“你看不出来吗？他要让我们离开弗罗伦纳，搭乘某一艘太空船离去。我们就照原定计划。”

她说：“不，他们阻止了他，他们杀了他。愚可，我们不能那么做。”

他则毫不妥协、近乎喋喋不休地说：“但这将是最好的办法，他们料不到我们会那样做。而且，我们不要登上他要我们搭的那艘太空船，他们会监视那一艘。我们选别艘，其他任何一艘。”

一艘太空船，任何一艘，这些字眼在他耳中回荡。他完全不在乎这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他要登上太空船，他想要到太空去。

“拜托，罗娜！”

“好吧，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我知道太空航站在哪里，我小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在休工日到那里去，远远地看太空船升空。”

他们又开始赶路。有一种轻微的不安搔抓着愚可的意识入口，但只是白费力气。那源自一段不太遥远的记忆，是他应该记得却不记得的，总之有那么一件事。

他一心想着那艘等待他们的太空船，这股不安遂被掩盖了。

把守入口关卡的那个弗罗伦纳人，今天感到特别兴奋，不过原因与他个人无关。他听到一些传言说，昨天傍晚有人攻击巡警，然后逃遁无踪。到了今天早上，那些传言又自动膨胀，甚至有耳语说好几个巡警遭到杀害。

他不敢离开工作岗位，只是伸长了脖子，看着空中飞车经过面前，看着脸部线条紧绷的巡警一个个离开。太空航站的巡警分遣队人数一减再减，最后一个都不剩。

看来他们正在城中布满巡警，他想，一股恐惧与酩酊的快意同时涌上心头。想到巡警被杀，为什么会让他高兴呢？他们从来不找他麻烦，至少几乎没有。他有一份好工作，跟那些愚蠢的农民不一样。

可是他仍然高兴。

他几乎没时间检查面前这两个人。他们满身大汗，看来令人生厌；那身古怪的服装，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外国人。此时，那个女的正把护照送进窗口。

他看了她一眼，再看看护照，又看看订位的名单。然后他按下一个按钮，两条半透明胶带便跳到他们面前。

“走吧。”他不耐烦地说，“把它戴在手腕上，继续往前走。”

“请问我们的太空船是哪一艘？”那女人很有礼貌地轻声问道。

这句话让他很开心。外国人不常来弗罗伦纳太空航站，最近几年甚至越来越罕见。不过，这些既不是巡警也不是大亨的外国人，似乎不晓得你只是个弗罗伦纳人，因此对你说话客客气气。

这使他觉得高了五厘米。他说：“女士，你到十七号泊口就能看到，祝你前往渥特克斯的旅程愉快。”他以气派大方的口吻说。

然后他又埋头原先的工作，包括偷偷打电话给城中的朋友探听进一步的消息，甚至以更谨慎的方式，试图窃听上城

的私人能束通话。

直到数小时后，他才发觉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罗娜！”

愚可拉扯她的手肘，向前迅速指了指，又悄声道：“那艘！”

瓦罗娜狐疑地望着他所指的那艘太空船。它比他们应该搭乘的十七号泊口那艘小很多，不过看来更加耀眼。四个气闸都打开了，主舷门也张开大口，有道斜梯从那里直通地面，就像一条伸得长长的舌头。

愚可说：“他们在换空气。太空客船通常都在起飞前换气，排掉重复使用的罐装氧气所累积的气味。”

瓦罗娜瞪着他：“你怎么知道？”

愚可的虚荣心油然而生：“我就是知道。你看，现在不会有任何人在里面。通风设备开着的时候，待在里面可不舒服。”

他不安地四下望了望：“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附近没什么人。你以前来看热闹的时候，是不是就像这样？”

瓦罗娜觉得应该不是，不过她也记不清楚了，儿时的记忆早已遥不可及。

两人拖着颤抖的双腿爬上斜梯，四周不见任何一名巡警。他们只看到平民雇员，全都在专心做着自己的工作，由于距离遥远，每个身形都显得很小时。

他们走进舱内那一瞬间，流动的空气迎面而至，瓦罗娜的套装被吹得鼓鼓的。她不得不用双手压住，裙摆才不至于飞起来。

“这里面一直都会这样吗？”她从未上过太空船，也从没

有这种梦想。她紧张得心脏怦怦跳个不停。

“不，只有在换气的时候。”愚可说。

他开心地走在金属材质的通道上，急切地检查每一间空舱房。

“这里。”他说——那是一间厨舱。

“食物不重要，没有食物我们也能撑一阵子，重要的是水。”他很快补充道。

他在摆得整整齐齐、叠得紧紧密密的器皿间到处翻，找到一个有盖的大型容器。他又四下寻找水栓，还一面喃喃祈祷，祈望他们没忘了把水槽加满。当汲水的轻柔声音传来、稳定的水流涌出之际，他不禁咧嘴一笑，总算松了一口气。

“好，拿一些罐头，别拿太多，免得引起他们注意。”

愚可绞尽脑汁设想不被发现的方法，再次探索着记不太清楚的事物。偶尔，他仍会撞到思想中那些断层，而他总是怯懦地避开，拒绝承认它们的存在。

最后他找到一间小舱房，里面存放着救火设备、熔接设备，以及紧急医疗与外科必需品。

他以不太自信的口吻说：“除非有紧急事件，他们不会来这里。你怕不怕，罗娜？”

“跟你在一起我就不怕，愚可。”她谦卑地回答。两天以前，不，十二小时以前，情况还刚好相反。可是登上太空船之后，两人的性格同时起了变化，这点她毫无疑问。现在愚可成了大人，而她则变成一个无知的孩子。

他说：“我们不能开灯，否则他们会注意到电力流失。我们必须等到休息期间才能上厕所，而且出去一定要避开值夜人员。”

通风设备突然停止运转。不再有冰凉的空气吹到他们脸上，远处那轻柔、稳定的嗡嗡声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静寂。

愚可说：“他们很快就会登船，然后我们便会进入太空。”

瓦罗娜从未在愚可脸上见到这种喜悦，此时的他好像热恋中的少年，正准备去会见情人。

如果说，当天清晨醒来的时候，愚可感到自己像个大人，那么现在他就是个巨人，伸开双臂便能拥抱整个银河。群星成了一粒粒的弹珠，星云则是有待扫除的蜘蛛网。

他在一艘太空船上！那些记忆像一波波不断冲回的洪流，其他的记忆只好赶紧让位。他很快忘掉了蓟蒺田、加工厂，以及瓦罗娜晚上对他轻哼的歌曲。在记忆的织锦中，那些只是暂时的补缀，如今织锦松断的边缘开始缓缓织合。

都是太空船的功劳！

如果他们老早把他放上一艘太空船，他烧坏的脑细胞不会需要等那么久，才终于自动愈合。

他在黑暗中轻声对瓦罗娜说：“别担心。等一下你会感到几下振动，听到一阵噪音，那只是发动机的关系。还会有很重的重量压到你身上，那是因为加速度。”

弗罗伦纳的一般词汇无法描述这概念，他用的是脑海中自然浮现的词汇，瓦罗娜根本不了解。

她问：“会痛吗？”

他答道：“会非常不舒服，因为我们没有抗加速衣服吸收压力，不过不会持续太久。只要靠着这面舱壁站好，当你感到有股力量将你推向它的时候，把全身放松。看，已经开始了。”



他选的舱壁果然正确。当超原子推进发动机的噪音逐渐增强时，感觉上重力开始转向，原本垂直的舱壁似乎变得越来越倾斜。

瓦罗娜抽噎了一下，然后呼吸不知不觉变得困难，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他们的胸腔没有液压吸收器的保护，当他们试图吸入一点点空气，以舒解窒息的肺脏时，喉咙便感到好似被锉刀锉过。

愚可设法吐出几个字，任何字句都好，只要能让瓦罗娜知道他在身边，并能缓和她对未知的极度恐惧——他知道那是必然的。这只是一艘太空船，只是一艘极佳的太空船，可是她以前从未登上任何太空船。

他说：“当然，等会儿还有跃迁，我们将进入超空间，在一瞬间穿越两星之间大部分的距离。那一点也不会让你难过，你甚至不会知道它发生了。跟现在比起来，跃迁简直不算什么，只是体内会感到轻微抽动，然后就结束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咕噜咕噜地吐出来，花了好长时间才说完。

他们胸口的重量慢慢离去，将他们绑缚在墙壁上的隐形铁链也逐渐松开，最后终于消失。这时，他们喘着气跌在地板上。

过了好久，瓦罗娜才终于开口：“你受伤了吗，愚可？”

“我，受伤？”他勉强笑了笑。他尚未调匀呼吸，但是听到他竟会在太空船上受伤这种说法，他仍然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说：“我曾在一艘太空船上住了许多年，每次都有好几个月不曾降落任何行星。”

“为什么？”她问。她已经爬到他身边，将一只手放在他脸颊上，以确定他仍在那里。

他用手臂搂住她的肩膀，她则安静地靠在他臂弯里，接受着如同反哺的安慰。“为什么？”她又问了一遍。

愚可记不得为什么。他就是那么做过，他厌恨在任何行星着陆。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留在太空，可是他记不得为什么。

他再度避开这道断层：“我曾经有一份工作。”

“没错，”她说，“你分析‘一场空’。”

“对啊，”他很高兴，“那就是我的工作。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他并未指望她了解，但是他必须说话。他一定要沉湎在记忆中，要纵情庆祝自己能在瞬间召回过去的记忆。

他说：“你知道吗？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一百多种原料构成，我们将这些原料称为元素。例如铁和铜都是元素。”

“我还以为它们是金属。”

“它们是金属，但也是元素。此外，氧、氮、碳与钡也都是。最重要的是氢与氦，这两者是最简单、最普遍的元素。”

“我从来没听过这些呢。”瓦罗娜以期待的口吻说。

“宇宙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元素是氢，其他大部分是氦，甚至太空中也一样。”

“有人告诉过我，”瓦罗娜说，“太空是一种真空。他们说这就代表里面什么都没有，这样说对吗？”

“并不尽然，应该说几乎什么也没有。可是你知道，我是个太空分析员，这表示我在太空中飞来飞去，搜集并分析其中极微量的元素。也就是说，我负责判断氢有多少，氦有多少，其他元素又有多少。”

“为什么？”

“这个嘛，这很复杂。你知道，太空中元素的分布并非处处相同。在某些区域，氦的比例比正常值高一些，而在其他地方，钠的比例则高于正常值，诸如此类的。这些组成特殊的区域蔓延在太空中，好像许多条暗流，叫做太空原子流。了解这些原子流如何分布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解释宇宙的创生与演化。”

“怎么解释呢？”

愚可迟疑了一下：“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

他匆匆打住，感到很不好意思。他的心灵终于寻获的巨大知识宝库，却这么容易就出现标示着“不知”的尽头，而发问者竟是……竟是……他突然想到，无论如何瓦罗娜终究只是一个弗罗伦纳的农家女。

于是他继续说：“此外，我们在银河各处找出这种太空气体的密度，你知道，也就是浓度。它在各处都不一样，而我们必须知道它的确切本质，太空船才能做出超空间跃迁的精确计算。这就像……”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消失。

瓦罗娜心头一惊，不安地等待他讲下去，可是接下来只有一片沉默。

在全然黑暗中，响起她嘶哑的声音：“愚可？你怎么啦，愚可？”

仍旧是一片沉默。她的双手摸到他的肩头，使劲地摇晃他：“愚可！愚可！”

不料，回答的声音又回到以前那个愚可——声音中充满虚弱与恐惧，刚才的喜悦与信心全消失了。

“罗娜，我们做错了一件事。”

“怎么回事？我们做错了什么？”

那名巡警射杀面包师的景象浮现在他心头，那么深刻又那么清晰，仿佛是被其他许多明确的记忆召唤回来的。

他说：“我们不该逃走，我们不该登上这艘太空船。”

他的身子不由得抖了起来，无法控制自己。瓦罗娜试图用手拭去他额头上的汗水，却怎么也擦不完。

“为什么？”她追问，“为什么？”

“我们应该知道，面包师愿意大白天带我们出来，那就表示他有把握不会有巡警找麻烦。你记不记得那名巡警？射杀面包师的那名巡警？”

“记得。”

“你记得他的面孔吗？”

“我没敢看。”

“我看到了，有件事很奇怪，可是我没有仔细想。我没有仔细想，罗娜，那根本不是什么巡警。那是我们的镇长，罗娜，那是装扮成巡警的镇长。”

身高刚好五英尺的莎米雅·发孚，此时全身每一寸都处于颤抖的盛怒状态。在她九十磅重的身躯里，每一磅都代表着十六盎司的怒意。

她在房间快步走来走去，一头黑发高高盘起，高跟鞋为她增添几分高度，尖下巴正在打战。

“噢，不！”她说，“他不会这样对我，他不能这样对我。船长！”

她尖锐的声音带着几分权威。瑞斯提船长应声鞠躬：“大小姐？”

对任何弗罗伦纳人而言，瑞斯提船长当然是个“大亨”。理由很简单，在所有弗罗伦纳人眼中，每个萨克人都是大亨。然而在萨克人眼中，则有一般大亨与真正的大亨之分。船长只是一般的大亨，莎米雅·发孚则是真正的大亨，或者说是与这个头衔等同的女性，而这两者根本没有分别。

“大小姐？”他又问。

她说：“我不应该再受别人操纵。我已经成年了，是我自己的主人，我选择留在这里。”

船长小心翼翼道：“请您了解，大小姐，这个决定与我无关，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只是听命办事，而且是明确果断的命令。”

他摸索着命令的副本，动作不怎么带劲。早先，他曾两度试图向她提出这项证据，她却拒绝接受，仿佛只要没看见，她就可以继续理直气壮地否认这件事。

她又将先前的话照说了一遍：“我对你接到的命令毫无兴趣。”

她转过身去，脚跟“叮”的一声，迅速与他拉开距离。

他跟在她后面，轻声说道：“这份命令包括如下的指示：如果您不愿意跟我走，请恕我直言，我就得把您押到太空船上。”

她猛然转身：“你敢！”

“不是我敢不敢，”船长说，“是命令我的人敢，而我不得不做。”

她试着来软的：“船长，根本没有真正的危险，相信我。”

这太荒唐了，简直疯狂。这座城那么和平，只不过昨天下午有个巡警在图书馆被打昏了而已。真的！”

“今天清晨，另一名巡警遭到杀害，又是出于弗罗伦纳人的攻击。”

这使她动摇了，但她橄榄色的脸庞一沉，一双黑眼珠里的怒火未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巡警。”

“大小姐，太空船正在做升空准备，很快就要离去，而您一定要在上面。”

“那我的工作呢？我的研究呢？你可了解……不，你根本不会了解。”

船长没有说话。她转过头去，身上那件铜色蓟蒺夹杂银色线织成的闪亮套装，将她的肩头与上臂衬托得格外温暖柔滑。瑞斯提船长望着她，除了普通萨克人对一名贵妇应有的礼貌与谦卑外，目光中还多了些东西。他暗自纳闷，这样一个美丽的女性，怎么会将时间花在模仿大学研究员的学术研究上？

莎米雅自己也很明白，她对学术的认真使她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但是她不在乎。那些人总是认为，萨克的贵妇应该全心全意投入豪华的社交生活，最后当一个孵卵器，孵出不多不少刚好两个未来的萨克大亨。

女性朋友总是跟她说：“你真的在写书吗，莎米雅？”然后要求看看手稿，再哧哧笑成一团。

男性更糟。他们总是故作大方，而且怀着成见，以为只要瞥她一眼，或者伸手搂搂她的腰，就能治愈她对学术的妄想，将她的心思转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这种事几乎从她懂事时就已经开始，因为她一向对蓟蒺

情有独钟，而大多数人只将它视为理所当然。蓟蒨！织品之王，织品之后，织品之神——完全没有任何譬喻足以形容。

就化学成分而言，它不过是一些纤维素，这点化学家可以发誓。不过，动用了所有的仪器与理论，他们至今仍无法解释，整个银河为什么只有在弗罗伦纳，纤维素会变成蓟蒨。那是一种物理状态的差异，他们这么说。但若问他们，蓟蒨与普通纤维素的物理状态究竟如何不同，他们便哑口无言。

最初，她是从保姆那里了解到人们的无知。

“它为什么闪闪发光，阿姨？”

“因为它是蓟蒨，米雅亲亲。”

“别的东西为什么不会这样闪闪发光，阿姨？”

“别的东西不是蓟蒨，米雅。”

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三年前，才有人就这个题目写成两巨册的专论。她曾仔细读过一遍，发现所有内容都能归纳成保姆所做的解释。蓟蒨之所以是蓟蒨，就因为它是蓟蒨；而其他东西不是蓟蒨，则因为它们不是蓟蒨。

当然，蓟蒨本身不会闪闪发光，但是经过适当的纺织，便会在阳光下发出金属光芒，同时呈现多种色彩甚至所有的色彩。而且有一种处理方式，能使它的纤维具有钻石的光彩。此外，只要稍微加工，它就能在摄氏六百度高温下丝毫无损，而且几乎不与任何化学物质发生作用。用蓟蒨纤维纺成的纱，可以比最精巧的合成丝更纤细，而且它的抗拉强度，更使任何已知的合金钢望尘莫及。

它比人类已知的任何物质用途更广，更千变万化。假如不是因为过于昂贵，那么在无数的工业用途上，它都可以取代玻璃、金属或塑胶。在光学设备中，它是十字标线的唯一



材料；在制造超原子发动机的流程中，它被用作铸造液钟的铸模；而在金属过脆或过重或两者兼具的场合，它是一种质量轻、寿命长的代用品。

但这些都只是小规模用途，因为大量使用过于昂贵。实际上，弗罗伦纳的蓟蒿收成大都制成布料，然后剪裁成银河历史上最美妙的服装。弗罗伦纳为百万个世界的贵族制造时装，因此，单单只产自一个世界——弗罗伦纳——的蓟蒿，理所当然成为稀有珍品。平均在每一个世界，仅有二十名女性可能拥有几套蓟蒿质料的时装；另有两千人也许拥有这种质料的休闲夹克，或是一双手套；而其他两千万名妇女则只能在远处眼巴巴地观望。

银河中百万个世界，对于那些虚荣炫耀的人有个共同的俗谚。在银河标准语中，它是各地都不会误解的唯一一句成语，那就是：“奢侈到用蓟蒿擤鼻涕！”

莎米雅长大一点后，曾问过她的父亲。

“蓟蒿是什么，爸爸？”

“是你的衣食父母，米雅。”

“我的？”

“不只是你的，米雅，它是整个萨克的衣食父母。”

当然如此！她很容易就了解到其中的缘故。放眼银河，没有一个世界不曾试图在自己的土壤种植蓟蒿。起初，任何人若将蓟蒿种子走私运出去，不论是弗罗伦纳本地人或外地人，只要被抓到，萨克一律处以死刑。即使如此，却仍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走私成功。直到数个世纪后，萨克人发现根本无须禁止，从而废止了那条法律。如今，他们欢迎任何人购买蓟蒿种子，价钱当然与织好的蓟蒿布料一样（根据重量

计算)。

他们可以拿去，因为结果证明除了弗罗伦纳之外，银河其他各处长出的蓟蒿都只是纤维素。纯白、平凡、脆弱、无用，甚至连棉花都比不上。

难道土壤里有些什么？还是弗罗伦纳的太阳具有某种特殊的辐射？抑或因为弗罗伦纳生物圈中的细菌结构？所有的可能都试验过。有人取得弗罗伦纳土壤的样本；有人制造出人工弧光，可完全模拟弗罗伦纳之阳的已知光谱；还有人故意让自己星球的土壤感染弗罗伦纳的细菌。但最后蓟蒿总是长成纯白、平凡、脆弱、无用的植物。

蓟蒿的故事永远有待挖掘。那些科技报道、研究论文，甚至旅行指南里面所说的总是不够。五年以来，莎米雅一直梦想写出一本真正讲述蓟蒿的书，包括孕育它的土地，以及种植它的人民。

那是个广受嘲笑梦想，但她的决心从未动摇。她坚持要到弗罗伦纳旅行一趟，她要在那些田野待上一季，并且在加工厂待几个月。她还要……

不过，重要的是她现在该怎么做。她奉命得立刻回去。

借着一股向来支配她做每件事情的冲动，她突然有了决定。她可以回萨克继续奋战，她暗自向自己保证，要在一周之内重返弗罗伦纳。

她转向船长，以冷淡的口气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船长？”

莎米雅一直留在观景舷窗旁凝望弗罗伦纳星，直到看不见为止。那是个四季如春的绿色世界，就气候而言比萨克可

爱得多。她一直期待研究那些本地人；她不喜欢萨克上的弗罗伦纳人，那是一群无趣的男性，每当她经过那些人时，他们从来都不敢看她一眼，总是立刻背对她，因为法律这样规定。然而，根据各方一致的报道，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那些本地人是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一群。当然，他们没有责任感，就像小孩子一样，不过他们很有魅力。

瑞斯提船长打断她的思绪：“大小姐，您需要回房休息了吧？”

她抬起头，眉间一皱：“你又接到什么新命令，船长？我是囚犯吗？”

“当然不是，这只是预防措施。刚才我们起飞前，发射场的人特别少，颇不寻常。听说又发生了另一桩凶杀案，而且又是弗罗伦纳人干的，航站的巡警分遣队都进入城中，加入追捕凶手的行列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刚才一发现情况不对，我原本应该马上派自己的人保护您，以防有闲杂人等上了船——我承认自己的失责——现在恐怕已经有未经许可的人登上太空船了。”

“上船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但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你的想像力太丰富了，船长。”

“只怕并非如此，大小姐。刚才我们与弗罗伦纳的太阳相距行星级距离时，能量计并没有作用，现在却有变化。在紧急设备贮藏室中，的确有过量热辐射。”

“真的？”

船长那瘦削、毫无表情的脸孔漠然面对她一会儿：“它和

两个普通人放出的热辐射等量。”

“也许是有人忘了关某个热源。”

“我们的电源没有流失，大小姐。我们马上要开始检查，请您先回房间。”

她默默点了点头，离开那间舱房。两分钟后，船长冷静的声音从容不迫地透过通话管传来：“紧急设备贮藏室遭闯入。”

如果米尔林·泰伦斯能够将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他会很容易、甚至很乐意进入歇斯底里状态。可是不能。他赶回面包店的时间晚了一点，那时他们已经离去。纯粹是由于运气，才让他在街上遇见他们。他接下来的行动早已注定，毫无选择的余地。于是面包师倒在他面前，死状甚为恐怖。

接下来，愚可与瓦罗娜消失在人潮的漩涡里，而空中飞车载着真正的巡警，开始像秃鹰般在上空盘旋。他能怎么办？

第一个冲动是去追愚可，但他很快打消这个念头。那样做没有好处，他永远找不到他们，而且这样巡警抓到他的机会太大。于是他朝另一个方向匆匆跑开，向面包店前进。

他唯一的机会系于巡警组织本身。平静的日子已经过了几代，弗罗伦纳至少有两个世纪没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叛乱活动了。镇长制度极其成功（想到这里，他狠狠咧嘴一笑），从有镇长以来，巡警就只剩下例行勤务。他们缺乏精良的团队默契，那要在困难的情况下才培养得出来。

正因如此，他才有可能在清晨走进一所巡警局。其实他的图像一定已经送到那里了，不过显然无人多加注意。单独值班的巡警一副冷淡兼悻悻然的表情，要泰伦斯说出来意。

而泰伦斯则送了他一根截面二乘四的塑胶棍，那是他从近郊一间破屋墙上扭下来的。

他用塑胶棍击向那名巡警的头颅，然后取走巡警的制服与武器。反正他的犯罪记录已如此骇人，所以当他发现那名巡警已经气绝而非昏迷，也没有感到一点点不安。

他仍旧逍遥法外，生锈的巡警机器吱嘎转动，缓慢而无效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追上他。

泰伦斯回到面包店。那位年老的助手原本站在门口，想看清楚骚乱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只是白费工夫。当他见到那身可怕的银黑相间制服时，立刻发出一小声怪叫，同时退进面包店内。

镇长向他冲过去，用肥胖的手掌扭住那人沾着面粉的领子：“面包师要到哪里去？”

那老人张大嘴巴，没有发出声音。

镇长又说：“我两分钟前杀了一个人，可不在乎再杀一个。”

“拜托，拜托……我不知道，长官……”

“不知道就得死。”

“他没告诉我，他好像订了什么票。”

“你偷听，是不是？你还听到什么？”

“他提了一次渥特克斯，我想他订的是太空船票。”

泰伦斯一把将他推开。

他必须等待，必须等到外面的情势好转些。这就是说，他必须冒险，因为真正的巡警可能会来到面包店。

不过不用太久，不用太久。他猜得到当初的伙伴会怎么做——愚可当然不可预测，但瓦罗娜是个聪明的女孩。从他

们逃跑的方式看来，他们一定把他当成真正的巡警，而瓦罗娜做出的判断，当然是唯有继续沿着面包师安排的路线逃亡，才能确保他们的安全。

面包师帮他们订好了票，一艘太空船正在等待，想必他们会去那里。

而他必须赶在他们之前。

如今的情况已经没有退路，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假如他失去愚可，假如他失去这个对付萨克暴君的潜在武器，他自己的生命只是小小的损失。

所以他在离去时，心中没有任何忧惧。虽然那是大白天；虽然两辆空中飞车近在眼前；虽然巡警现在一定知道，他们寻找的是个穿着巡警制服的家伙。

泰伦斯知道应该前往哪座太空航站。在这颗行星上，这种太空航站只有一座。上城有十几座供私人太空游艇起降的小型航站；此外，整个行星还有数百座货运航站，专供丑陋的太空货船载运大捆蓟蒌布料前往萨克，并载回机器与简单的消费品。在这么多太空航站中，只有一座对普通旅客开放，包括较穷的萨克人、弗罗伦纳籍官员，以及设法获准来访弗罗伦纳的少数外国人。

站在人口关卡那个弗罗伦纳人，带着兴致高昂的目光迎向泰伦斯，撤光巡警的航站已逐渐令他无法忍受。

“您好，长官。”他说，声音中带着狡猾的热切。毕竟，已经有好几名巡警遭到杀害了：“城中可真热闹，是不是？”

泰伦斯不予理会。他早将弧形帽檐拉低，并且扣上短袖制服最上面的扣子。

“刚才有没有两个前往渥特克斯的人进入航站，一男一

女？”他粗声斥喝道。

那人吃了一惊，吞吞吐吐一会儿，然后以严肃许多的声调说：“有的，长官。大约半小时以前，或许没那么久。”他突然涨红了脸，“他们和那些事有任何关联吗……长官，他们的旅票毫无问题，我不会让没有合法证件的外国人通过的。”

泰伦斯没有答腔。合法证件！面包师在一夜之间就设法弄到这一切。银河啊，他不禁纳闷，川陀谍报组织在萨克行政部门里的渗透究竟有多深？

“他们用什么名字？”

“贾瑞斯·巴尼和涵莎·巴尼。”

“他们的太空船走了没有？快回答！”

“没——有，长官。”

“哪个泊口？”

“十七号。”

泰伦斯强迫自己不可奔跑，但他的步伐与奔跑相差无几。假如附近有一名真正的巡警，那么这段匆匆忙忙、威严尽失的小跑步，将是他的最后一程自由行动。

在那艘太空船的主气闸处，站着一名穿着高级船员制服的太空人。

泰伦斯微微喘息：“贾瑞斯·巴尼和涵莎·巴尼有没有登船？”

“没有，他们没来。”那名太空人泰然自若地说。他是个萨克人，因此对他而言，巡警不过是一个穿着制服的人罢了。

“你有口信给他们吗？”

泰伦斯的耐性终于决堤：“他们没有登船？”

“没错。而且我们不会等，不管这两个人有没有登船，我

们都会准时出发。”

泰伦斯掉头就走。

他再度回到关卡亭：“他们是不是走了？”

“走了？谁啊，长官？”

“巴尼兄妹，前往渥特克斯的那两位，他们没在那艘太空船上。他们是不是离开了？”

“没有，长官，据我所知没有。”

“会不会从其他关卡出去？”

“没有别的出口，长官，这里是唯一的出口。”

“赶快查，你这个白痴！”

海关人员在惊慌状态中举起通话管。从没有巡警这样怒气冲冲地对他说，他深恐后患无穷。

两分钟后，他放下通话管：“没有人离去，长官。”

泰伦斯瞪着他。在他的黑色警帽下，浅色头发已经湿透，紧贴着他的头颅，两颊则滚下微微发亮的汗珠。

“他们进来之后，有没有任何太空船离开航站？”他问。

海关人员查了查时间表：“有一艘，定期太空客船‘努力号’。”

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急欲借着自动提供的情报，博取这个生气的巡警好感：“‘努力号’出任一趟特殊任务，将莎米雅·发孚贵妇从弗罗伦纳接回萨克。”

至于他是用什么精密的窃听方式探知这个“机密报告”的，他并没有做详细的解释。

但对泰伦斯而言，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慢慢向后退。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后，剩下的不论多么难以置信，却必定就是事实了。愚可与瓦罗娜曾经进入



太空航站，而且没有遭到逮捕，否则海关人员一定知道；他们并非在航站中游荡，否则现在一定已经被捕；他们也没有登上前往渥特克斯的太空船，那艘船尚未离开发射场。唯一离去的太空船是“努力号”，因此，不论是偷渡或成了俘虏，愚可与瓦罗娜一定就在那上面。

而不管偷渡或俘虏都没什么差别。假如他们试图偷渡，也很快就会成为俘虏。只有弗罗伦纳的农家女与心智被毁的白痴，才会不了解现代太空船根本不能当偷渡工具。

那么多太空船，他们偏偏选中载送发孚大亨之女的那一艘。

发孚大亨！

发孚大亨是萨克最重要的人物，基于这个缘故，他极不愿意让人见到他站立的样子。他与女儿一样个子很矮，但他女儿的身材十分匀称，而他则不然，最主要是因为他双腿太短。他的上身相当壮硕，脸也可谓相貌堂堂，但腰部以下却衔接着一双粗短的腿，走起路来不得不笨拙地摇摇摆摆。

所以他总是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除了他女儿、贴身仆人，以及已经过世的妻子，其他人从未见过他有别的姿势。

大  
亨

此时他就威风凛凛坐在那里。他的头很大，嘴很大，鼻孔也很大，但下巴却是尖的，中间还有条凹痕。这样一副尊容，同时能给人仁厚与刚愎的双重印象。他完全不重视发型，头发一律向后梳，几乎垂到肩膀，每根头发都是青黑色，没有夹杂一点灰白。他的两颊、唇边以及下巴附近隐约泛着青光，那是弗罗伦纳籍理容师与他那顽强生长的胡须一日奋战两次的成果。

这位大亨喜欢装模作样，这点他自己很明白。他有一副训练有素的表情，两只粗短的大手放在桌面，轻轻交握着。平滑光亮的桌面空无一物，没有纸，没有通话管，也没有任何装饰。这份单纯自然更突显了大亨本身的存在。

他正在对脸色惨白的秘书说话，声音有气无力，这是他对机械装置与弗罗伦纳籍官员说话时的专用声调：“我想全都接受了吧？”

其实他对答案早已成竹在胸。

他的秘书以同样有气无力的声调回答：“玻特大亨表示，由于正有要事缠身，他无法在三点以前出现。”

“你怎么回答？”

“我说目前这件事非同小可，任何延迟都是不智之举。”

“结果呢？”

“他说他一定会出现，阁下。其他人则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发孚微微一笑。早半小时、晚半小时不会有什么差别，重要的是这牵涉到一个新的原则。五大大亨对于自身的独立性太过敏感，这种敏感心理必须去除。

现在他等着。这个房间很大，其他人的位置都已备妥。

时间是两点二十一分，那座大型精密時計如此显示。一千年来，它的微量放射性能源从未故障，也从未有丝毫衰减。

这两天是多大的一场震撼！这座古老時計过去恐怕从未目睹堪以比拟的事件。

然而，它毕竟经历了千年岁月，也的确见识过许多事物。在它开始计时之际，萨克还是一个新世界，由数座人力建造的城市组成，与其他资深世界几乎没有接触。当时，它挂在一座古老砖造建筑的墙壁上，如今那座建筑早已化为尘土。曾经，在三个短暂的萨克“帝国”期间，毫无纪律的萨克军人统治着周围五六个世界。那段日子里，它无动于衷地默默报时。而在邻近世界的舰队两度控制萨克期间，它的放射性原子依旧按精准的统计规律逐一衰变。

五百年前，萨克发现与它最近的世界——弗罗伦纳——土壤中蕴藏着难以计量的宝藏。在节节进逼的胜仗之后，萨克人以征服者的身份建立和平。从此萨克放弃了原先所建立的帝国，独独将弗罗伦纳收归版图，很快成为银河强权，连川陀都望尘莫及。一切经过，这座時計都认真地记录下来。

川陀覬觐弗罗伦纳，其他强权也虎视眈眈。过去数世纪以来，太空各处曾有许多贪婪的手掌先后伸向弗罗伦纳，极力要将它据为己有。可是萨克紧抓弗罗伦纳不放，宁愿引发银河战争也在所不惜。

川陀心知肚明！川陀心知肚明！

仿佛是時計的无声节奏，将这句话一遍遍送进发孚大亨的脑海。

时间是两点二十三分。

将近一年前，萨克的五大大亨有过一次聚会。那次聚会

与今天一样，是在发孚的大厅举行。当时那些散布在萨克各处的大亨们也像今天一样，各自在自己的大陆上，借着三维化身齐聚一堂。

就基本功能而言，三维化身等于是实物大小的三维电视，具有一切声光效果。在萨克，任何小康的普通人家都拥有这种设备。但前者超越后者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可见的接收器。除了发孚之外，出席的大亨虽与真人无异，但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的真身。他们将身后的墙壁完全遮蔽，呈现的身形不会闪烁，但伸手便能穿透这些形体。

鲁内大亨的真实身躯坐在行星的另一端，此时此刻，唯有他的大陆为黑暗所笼罩。在发孚的大厅中，鲁内的影像四周泛着人工照明的白色寒光，在周围的日光下显得分外暗淡。

不论是真人或者影像，聚在大厅的这些人代表了整个萨克。这个丑陋的组合，正是这颗行星的化身。鲁内秃头、红润、肥胖；巴里一头灰发，皮肤又干又皱；斯汀搽胭脂抹粉，带着人老珠黄的笑容，强装出早已消失的生命力；玻特则显得漠视物质生活享受，甚至过分到两天没刮胡子，指甲也脏得令人憎厌。

他们就是五大大亨。

这五个人位于萨克三级统治阶层的最顶端。其中最低的一级，当然就是国务院的弗罗伦纳籍官员；在萨克各豪门世族的兴衰起伏中，他们的地位始终不变；真正推动政府机器的也是他们这群人。在他们之上，是由世袭的（而且无害的）国家领袖所任命的部会首长。政府的公文需要有他们和国家领袖本人的名字，才能生效，不过这些人唯一的责任也只是签字而已。

最高一级则由五大大亨把持，每个人在其他四人的默许下分别占据一个大陆。他们是五大家族家长，而五大家族控制着蓟菑的所有贸易，以及从中获得的财富。金钱是权力的后盾，有了权力便能控制萨克的政策，而金钱正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五个人当中，又数发孚最为富有。

将近一年前那天，发孚大亨面对这银河第二富有的行星上其他四位主人（第一富有的是川陀，毕竟川陀拥有百万个世界，而他们只有两个）。

“我收到一封奇怪的信。”当时他说。

他们什么也没问，都默默等着。

发孚将一张带有金属光泽的薄片递给秘书，秘书依次走过座位上的四个人形，举起薄片让他们看清楚，时间刚好让每个人都能读完其上的字句。

对另外四位参加这场会议的人而言，只有自己是真实的，而包括发孚在内的其他人只是幻影。那个带有金属光泽的薄片同样是幻影，他们只能坐在那里，凝望着聚焦在眼前的光线。那些光线从发孚的大陆发出，跨越遥远的距离，分别送到巴里、玻特、斯汀的大陆，以及鲁内的大陆岛上。他们读到的字迹，则是幻影中的幻影。

只有玻特，这个率直又用不惯精巧设备的大亨，一时忘了眼前只是幻影，伸出手想要拿那封信。

他的手臂伸向影像接收器的矩形边缘，立刻被切掉一截，只剩一半断肢。发孚知道，在玻特自己的房间里，他的手什么也没抓到，只是穿过那封信。发孚微微一笑，其他人也露出笑容，斯汀甚至发出哧哧的笑声。

玻特面红耳赤，赶紧抽回手臂，那截断肢又复原了。

发孚说：“好，大家都看过了。如果你们不介意，我现在要把它朗读一遍，好让各位思考一下它的含意。”

他将手一抬，秘书便快步走来，将那张薄片举在恰当的位置，好让发孚毫不费力便能拿到。

发孚开始以柔和的声调朗读，一字一句都充满戏剧性，仿佛那封信是他自己写的，他十分乐意与众人分享。

“信件内容如下：‘你是萨克的五大大亨之一，你的权力与财富无人能敌。然而那些权力与财富奠立在薄弱的基础上。你也许会认为，整个弗罗伦纳的蓟蒾绝非薄弱的基础。可是问问你自己，弗罗伦纳将存在多久？永远吗？’

‘不！弗罗伦纳也许明天就会被摧毁。虽然它也可能继续存在一千年，但是比较之下，它明天就会被摧毁的可能性更大。老实说，将要毁掉它的不是我，而是一种你无法预测或预见的力量。请正视这场毁灭，也正视你已经失去权力与财富的事实，因为我将索取其中的大部分。你会有时间考虑，不过时间不多。

‘你若试图花太多时间，我将对全银河，尤其是对弗罗伦纳宣布这场即将来临的毁灭。如此一来，什么蓟蒾、财富、权力便都化为泡影了。届时我虽然也得不到这一切，但我早已习惯；而你失去这一切，那却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你生来即拥有庞大的财富。

‘我在近期内将指定好数量与方式，如果你照本人意思，将你大部分的财产转让给我，那么你将安然保有剩余的一切。就你目前的标准而言，老实说，你所剩不会太多，但总比全部失去要好。同时，别小看你将保有的那点残余，弗罗伦纳有可能比你长命，你至少可以舒适地度过余生，虽然谈不

上豪奢。’”

发孚读完之后，双手来回翻转那张薄片，然后慢慢把它卷成半透明的银色圆柱，那上面刻印的字迹遂混成一团模糊的红色。

他换回平常的声调：“这是一封蛮有意思的信。最后没有签名，而信中的口气，你们都听到了，显得做作而傲慢。你们认为如何，诸位大亨？”

鲁内红润的脸孔现出不悦的表情：“这显然是一个近乎精神错乱的人，简直像在写历史小说。坦白讲，发孚，为了这种垃圾而把我们聚在一起，破坏了各洲自治的悠久传统，这实在是小题大做。我也不喜欢在你的秘书面前讨论这一切。”

“我的秘书？因为他是弗罗伦纳人？你担心他会因为这封信而心神不宁吗？荒谬。”他的声调从温和的打趣转变成命令，“转向鲁内大亨。”

那位秘书立刻照做。他的双眼谨慎地垂下，苍白的脸孔没有任何皱纹，也未显露任何表情，几乎不像是个活人。

“这个弗罗伦纳人，”发孚当他不存在似的，毫无顾忌地说，“是我的贴身仆人。他从没离开过我身边，从不和他的同胞接触。但并非因为如此才使他绝对值得信赖。看看他，看看他的眼睛。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他显然受过心灵改造吗？他根本没能力对我有任何稍微不忠的想法。说句不怕你们生气的话，和你们任何一位比起来，我倒是宁可信任他。”

玻特轻声笑了笑：“我不怪你，我们对你的忠心当然比不上一个改造过的弗罗伦纳仆人。”

斯汀又哧哧笑了几声，还不安地挪动了一下，仿佛他的座椅温度逐渐升高。



对于发孚用心灵改造器对付贴身仆人这件事，他们全都不予置评。假使他们有反应，才真会让发孚吃惊。事实上，心灵改造器只能用来矫正精神异常或是除去犯罪冲动，除此之外禁止用在其他任何方面。严格说来，甚至五大大亨也不能例外。

但发孚只要觉得有必要，就会动用心灵改造器——尤其改造对象是弗罗伦纳人；至于改造萨克人则敏感得多。发孚并没有忽略自己在提到心灵改造时，斯汀大亨显得有些坐立不安。因为人尽皆知，他总是利用受过改造的弗罗伦纳男女，做些远比秘书工作更私密的事。

“好了，”发孚合起粗钝的十指，“我把大家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听我朗读一封狂人的信件。这一点，我希望各位都了解。事实上，恐怕我们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只找到我头上来？的确，我是大亨中最富有的，可是我一个人，只控制了蓟蒺总贸易的三分之一。而我们五个人加起来，则掌控了全部的贸易。要将一封信复制五份是很容易的，和写一封信一样容易。”

“东拉西扯，”玻特喃喃抱怨，“你到底要说什么？”

巴里阴沉的灰脸上那两片皱缩而无血色的嘴唇开始蠕动：“他想要知道，玻特大人，我们有没有收到同样的一封信。”

“那就直说嘛。”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发孚平静地说道，“怎么样？到底收到没有？”

他们互相望了望，随着各人个性的不同，分别露出迟疑或抗拒的表情。

鲁内首先开口。这位肥胖大亨粉红色的额头上挂着许多

颗汗珠，他拿着一条柔软的蓟蒿方巾，频频擦拭藏在肥肉皱折内的汗水。

他说：“我可不知道，发孚。我可以问问我的秘书，顺便提一句，他们都是萨克人。毕竟，即使真有这样一封信送到我的办公室，也会被视为——我们刚才叫它什么来着？——被视为神经病的来信。我绝不会看到，这点可以肯定。只有你那种特殊的秘书系统，才会使你无法避免接触这类垃圾。”

他环顾四周，微微一笑，露出湿润而闪亮的牙龈，以及上下两排铬钢打造的假牙。每颗假牙都深深埋进牙龈中，与颞骨紧密接合，比任何珐琅质的牙齿更为强固。但也因此，他的微笑比发怒还要恐怖。

巴里耸了耸肩：“我想鲁内刚才说的可以代表我们大家。”

斯汀哧哧笑了笑：“我从来不看信。真的！我从来不看。那是多无聊、多繁重的工作，我根本没有时间。”他热切地四下张望，仿佛确有必要说服众人相信这个重要的事实。

玻特说：“怪了，你们都怎么搞的？怕发孚吗？告诉你，发孚，我没有养什么秘书，因为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打点事情。没错，我收到了同样的信，而我确信其他三位也一样。知道我怎么处理那封信吗？我把它丢进了废物处理槽，我奉劝你们也都这样做。好了，散会吧，我累了。”

他说完抬起手准备按下捺跳开关。只要轻轻一按，他的影像就会从发孚的大厅消失。

“慢着，玻特！”发孚以强硬的口气吼道，“等一下，我还没说完。你不会希望我们在你缺席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决议或采取任何行动吧？你当然不会。”

“我们就再待一会儿吧，玻特大亨。”鲁内以较温和的声

调劝道，虽然他那双深陷在肥肉中的小眼睛并不特别和气，“发孚大亨为何对一件小事显得这么担心，我还真是纳闷。”

“这个嘛，”巴里冰冷的声音搔刮着众人的耳膜，“或许发孚认为这位写信给我们的朋友，拥有川陀攻击弗罗伦纳的情报。”

“呸！”发孚轻蔑地啐了一声，“不论他是谁，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特务机关足够管用，我向你保证。再说，就算我们真拿财产贿赂他，他又要如何阻止这场攻击？不对，不对。他所说的弗罗伦纳的毁灭，好像是指实质的毁灭，而不是政治上的毁灭。”

“这实在太疯狂了。”斯汀说。

“是吗？”发孚反问道，“这么说，你完全没注意到这两周来那些事件的重大意义。”

“哪些事件？”玻特问。

“好像有个太空分析员失踪了，你当然听说过。”

玻特看来仍相当气恼，丝毫没有平息：“我从川陀的阿贝尔那里听说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太空分析员一无所知。”

“他在失踪之前，曾送出一封电讯给他们在萨克上的基地，你至少读过它的副本吧？”

“阿贝尔给我看过，可是我完全没留意。”

“其他人呢？”发孚的目光轮流向众人挑战，“你们的记忆还管用吗？”

“我读过，”鲁内说，“我也记得。当然！那上面同样提到了毁灭。你就是要强调这个吗？”

“哎呀！”斯汀尖声道，“这件事简直丑陋又可恶，一点都

没有意义。我们别再讨论这些了。那次我差点没法摆脱阿贝尔，而且又是晚餐时间之前。实在很讨厌，真的。”

“我们别无选择，斯汀。”发孚以不耐烦的口气说，（斯汀这种人你能拿他怎么办？）“我们必须继续讨论。那个太空分析员曾经提到佛罗伦纳的毁灭，而在他失踪的同时，我们收到一封以佛罗伦纳的毁灭作为威胁的勒索信。这是巧合吗？”

“你的意思是，勒索信是那个太空分析员写的？”老巴里悄声问道。

“不太可能。他何必先公开宣布，然后匿名再来一次？”

“他最初宣布的时候，”巴里说，“联络的是他们在萨克的办事处，而不是我们。”

“即使如此。但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勒索者总是只跟他要勒索的对象接触。”

“所以说呢？”

“他失踪了。就算这个太空分析员是好人，可是他散播了危险的讯息。现在他落入另一批人手中，那些人可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就是勒索者。”

“什么另一批人？”

发孚绷着脸靠向椅背，嘴唇几乎没有动：“你当真问我吗？答案就是川陀。”

斯汀打了个寒战。“川陀！”他失声叫道。

“有何不可？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取得佛罗伦纳的控制权？那是他们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对他们而言，如果不必动武就能达到目的，那当然更好。听我说，要是我们应允这种欺人太甚的勒索，佛罗伦纳可就真的会变成他们的。

虽然他们准许我们保留一点，”他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下，“可是就连这一点，我们又能保有多久？”

“反之，假设我们不理不睬——其实我们也别无选择——那川陀又会怎么做呢？哈，他们会对弗罗伦纳农民散布谣言，说那个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等到谣言传开，便会引起农民恐慌，接下来除了灾祸还会有什么？如果一个人认为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还有什么力量能驱使他工作？到时收成都会烂掉，而仓库将空空如也。”

斯汀举起一根指头推匀面颊上的粉妆，眼睛瞅着自己寓所中的一面镜子，不过那镜子在接收范围外。

“我不认为那会对我们造成太大伤害。”他说，“如果收成减少，难道价格不会上涨吗？一段时间之后，结果将证明弗罗伦纳还不是好端端在那里，到时候农民便会回去工作。而且，我们还能够以紧缩出口作威胁。真的！我不知道哪个文明世界没有蓟蒾还能活下去。噢，那可是王者蓟蒾啊，我认为这简直是庸人自扰。”

他露出厌烦的态度，一根指头优雅地放在脸颊上。

巴里一直闭着老眼忍耐着。此时他说：“现在没有涨价的空间了，我们已经卖到天价了。”

“正是如此，”发孚说，“反正不会造成严重的缺货。川陀一直在等待弗罗伦纳出现动乱迹象，假如他们能让整个银河认为萨克将无法保证蓟蒾的出口，那么他们登陆弗罗伦纳维持他们所谓的秩序，并保持蓟蒾的固定产量，就是宇宙间最自然的一件事。而危险的是，银河中的自由世界或许会为了蓟蒾，跟他们站在一条线上——尤其是如果川陀同意打破垄断、增加产量并降低售价。事后他们可能是另一副嘴脸，但

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会得到其他世界的支持。

“川陀若想攫取弗罗伦纳，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假如只是单纯使用武力，即使为了自保，在川陀势力范围外的自由世界也将加入我们的行列。”

鲁内说：“那个太空分析员又扮演什么角色？他是必要的角色吗？如果你的理论足够充分，就应该能解释这一点。”

“我认为可以。太空分析员多半心理不平衡，而这一位，则发展出某种——”发孚动了动手指，仿佛在建造一座隐形建筑，“某种疯狂的理论。是什么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川陀不能让它正式公布，否则太空分析局会加以否定。然而，如果把那个人抓起来，打探出详细内容，那么他们获取的资料或许就足以唬住一般人了。他们可以利用它，让它听来像是真的。分析局是川陀的傀儡，一旦这件事借着科学化的谣言散布出去，他们即使想要否认，力量也绝对不够，绝不足以压倒那个谎言。”

“听来实在太复杂。”玻特说，“怪了，他们不能让它公之于世，可是偏偏又要让它公之于世。”

“他们不能让它以严肃的科学声明正式公布，甚至也不能让分析局收到这种报告。”发孚耐心地说，“但他们可以把它当成谣言散布出去，你了解吧？”

“那么，老阿贝尔为何还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寻找那个太空分析员？”

“你以为他会到处宣传那个人在他手里？阿贝尔真正在做的事情，和他表面上进行的，完全是不相干的两码事。”

“好吧，”鲁内说，“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我们要怎么应付？”

发孚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危险性，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把那个太空分析员找出来。我们必须将所有已知的川陀间谍严密监视，但不可干涉他们的行动。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便有可能了解事态的发展。至于弗罗伦纳即将毁灭的谣言，我们必须在该行星上彻底压制。当它一开始有耳语流传，就一定要马上以最严厉的手段对付。”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保持团结。在我看来，本次会议唯一的目的是形成共识。我们都知道各洲自治的重要，而且我确信没人比我更坚持这点。但那是在平常的状况下，现在则不是平常的状况。各位了解了吗？”

多少有些勉强，因为各洲自治不是能轻易放弃的一件事，他们心里都有数。

“那么，”发孚说，“我们就等待对方的第二波行动吧。”

那是一年前的事。众人离去后，发孚大亨遭到一生中最离奇、最彻底的惨败。在他相当不凡而且长久的奋斗史中，从未有过这种经验。

根本没有第二波行动，他们都没有再收到来信。那名太空分析员始终未被寻获，而川陀一直保持断断续续的搜寻。弗罗伦纳没有出现任何末日谣言的蛛丝马迹，蓟蒾的收成与加工维持着平稳的进度。

鲁内大亨开始每周打电话给发孚。

“发孚，”他通常都这么说，“有任何新发展吗？”他的肥肉总是因得意而颤动，喉咙里总是冒出嘶哑的咯咯笑声。

发孚垂头丧气、不动肝火地接受他的嘲笑。他能怎么办？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过滤线索，可是毫无所获。少了一项因素，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因素被遗漏了。

一年之后，所有事情突然同时爆发，终于让他得到答案。他知道自己得到了答案，而谜底则是他始料未及的。

他再度召集了一次会议。现在，精密時計显示的时间是两点二十九分。

他们开始一一出现。第一个是玻特，他紧抿着嘴唇，用指头搔刮面颊上的灰色短须。接着是斯汀，他刚刚将脸上的化妆品洗净，露出一副苍白、病弱的面容。巴里带着倦意，显得漠不关心；他的双颊凹陷，扶手椅上铺着厚厚的衬垫，旁边放着一杯热牛奶。鲁内最后出现，比其他人迟了两分钟；他的嘴唇濡湿，一脸闷闷不乐的表情。他那里又是黑夜，这次他的灯光十分暗淡，使他像是坐在立方阴影中，而且身形朦胧，即使发孚的灯光拥有萨克之阳的威力，也无法照亮他周围的区域。

发孚开口了：“诸位大亨！去年我推测有个距离遥远而背景复杂的危机，那样做却掉进了陷阱。危机的确存在，但不是来自远方。它和我们很近，非常接近。你们其中之一已经知道我的意思，其他人也很快就会知道。”

“你到底要说什么？”玻特不耐烦地问。

“有人叛变！”发孚迅速回答。



米尔林·泰伦斯不是个行动派。他拿这点当做自我安慰的借口，因为现在，离开太空航站之后，他发觉自己的脑子已无法自由运作。

他必须谨慎选择前进的速度。不可以太慢，否则会像是游手好闲；也不可以太快，否则会像是正在奔跑。只要放轻松就好，像个巡警走路的样子，像个正要出勤、正准备钻进地面车的巡警。

要是真能钻进一辆地面车该多好！遗憾的是，弗罗伦纳人受的教育并未包括驾驶地面车，甚至弗罗伦纳镇长也不例外，因此他试图一面步行一面思考，可是始终无法做到。他需要宁静的环境与悠闲的时间。

此外他觉得自己已虚弱得几乎无法行走。他或许不是个行动派，可是他已经迅速行动了一天一夜再加半个白天，这已经消耗掉他一生的勇气。

但他不敢停下来。

假如现在是夜晚，他或许有几小时的时间可以思考，但此时刚过正午。

假如他会驾驶地面车，他就能远离城市，前往城外数英里之处，在决定下个步骤前稍微想一想。可是他的交通工具只有双腿。

假如他能思考，这是关键，假如他能思考就好了。假如他能暂停一切动作、一切行动；假如他能在时间之流中抓住宇宙，命令它暂停，他就能将许多事好好思考一番。一定有办法的。

他兴冲冲地冲进为阴影所笼罩的下城，迈着僵硬的步伐，模仿着记忆中巡警走路的方式。他紧抓着电击棒，在半空画着圈圈。街上空无一人，本地人都挤在简陋的房子里——这样更好。

镇长仔细选择他的目标。最好选一个较高级的住宅，拥有彩色塑胶砖与偏光玻璃窗的那种。威胁低下阶级没有用，他们哪里会在乎失去什么呢？“上层人”不一样，他们会争先恐后乖乖听话。

他沿着一条短径，走向符合要求的一栋住宅。房子与街

道有段距离，这是富裕的另一个象征。他知道自己不需要敲门，也不需要硬闯进去。当他走上坡道时，就注意到一扇窗户后面有动静（世世代代的经验，使弗罗伦纳人闻得出巡警来了），大门自动会打开的。

果然。

开门的是个少女，两眼睁得有如铜铃。从她的衣服褶边可以看出她父母决心要维持高人一等的地位，不愿与普通的“弗罗伦纳废物”为伍。但那衣服仍显得土里土气。女孩站到一旁让他进去，急促的气息从她微张的嘴巴喷出。

镇长作势要她关上门：“你父亲在家吗，小姐？”

她尖声叫道：“爸！”然后屏气向他说：“在家，长官！”

“爸”从另一个房间心虚地走出来，动作慢吞吞。他并非不知道有巡警来到家门口，只是让一位少女应门比较安全。就算巡警刚好在气头上，出手打一个女孩子的机会也比较小。

“你的名字？”镇长问。

“贾可夫，长官。”

巡警制服的某个口袋中有本薄页笔记簿，镇长将它翻开，很快看了看，打了一个利落的钩：“贾可夫，没错！我要看看你家每个成员。快！”

除了无望的沮丧之外，如果他还能找到容纳其他情绪的空间，泰伦斯几乎肯定自己会过过于瘾。对于权威的乐趣，他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

他们一个个走出来。首先是个瘦小的妇人，一脸忧愁，怀中有个两岁左右的孩子。然后是那个应门的少女和她弟弟。

“就这几个？”

“全家都出来了，长官。”这个叫贾可夫的人低声下气。

“我能照顾宝宝吗？”那妇人焦急地问，“现在是她的午睡时间，我正要抱她上床。”她将手中的婴儿向前举，仿佛天真无邪的宝宝有可能融化巡警的铁石心肠。

镇长没有看那孩子一眼。一名巡警，他想，不会有什么心肠，而他现在就是一名巡警。他说：“把她放下来，给她一根棒棒糖堵住嘴。喂，你！贾可夫！”

“是的，长官。”

“你是个奉公守法的小子，对不对？”他们本地人不论年纪多大，当然都只能算是“小子”。

“是的，长官。”贾可夫眼睛发亮，双肩微微耸起，“我是食物处理中心的办事员。我学过数学，会长除法，我也会做对数。”

是啊，镇长心想，他们曾经教你如何使用对数表，还告诉你这个词怎么念。

泰伦斯了解这种人。这家伙对自己的对数引以为傲，更甚于大亨对私家游艇的自豪。这屋子的偏光玻璃窗是他的对数换来的，屋外的彩色砖则得感激他的长除法。他看不起未受过教育的同胞，正如一般大亨看不起所有的弗罗伦纳人；他甚至比大亨更憎恶这些人，因为他不得不跟他们住在一起，而且被大亨视为其中一分子。

“你信任法律，对不对，小子？而且信任慈善的大亨？”镇长继续装模作样，翻查着笔记簿。

“我丈夫是个好人，”那妇人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他从来不惹麻烦，不和那些人渣来往。我也一样，还有我的孩子。我们总是……”

泰伦斯挥手命她住口：“好了，好了。现在听着，小子，

你就坐在这里，照我的话去做。我要一张清单，上面列出这条街上你认识的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名字、地址、工作，还有他们的做人处世等等。最后一项尤其重要，如果这里有什么败类，我一定要知道。我们准备清掉这些人，明白吗？”

“明白，长官。我明白。最坏的就是郝斯亭，他住在下一条街。他……”

“不是这样，小子。你，帮他拿一张纸来。现在你就坐在那里，把它通通写下来。慢慢写，因为我看不懂你们本地人的鬼画符。”

“我字写得很好，长官。”

“那就写来看看。”

贾可夫开始埋首工作，一笔一画写得很慢。他的妻子则站在他身后看着。

泰伦斯又对帮他开门的少女说：“到窗户旁边去，如果有其他巡警朝这边走来，立刻让我知道，我要跟他们说话。你可别喊他们，只要告诉我就好。”

然后，他终于能放松了。在危险的环境中，他暂时为自己筑起一个安全的窝。

除了角落那个婴儿的吸吮声，四周一片寂静。假如有敌人迫近，他将及时接到警告，至少还有逃脱的机会。

现在，他可以开始思考了。

首先，他的巡警角色即将结束。城中所有可能的出口无疑都设有路障，而且他们知道，他不会驾驶比反磁滑板车更复杂的交通工具。要不了多久，这些对搜索十分生疏的巡警就会恍然大悟，只要有系统地搜寻全城，一条街接着一条街，一栋房子接着一栋房子，就一定能逮到他们的猎物。

等到他们终于决定那样做的时候，想必将从近郊开始，逐渐向内缩小范围。若是这样，这个住宅将属于第一批搜查的对象，所以他的时间极其有限。

这套银黑相间的巡警制服虽然相当显眼，但到目前为止十分有用。本地人对它都毫不怀疑，他们没注意到他苍白的佛罗伦纳脸孔；他们未曾端详他的长相，制服本身足以说明一切。

不久之后，那些猎犬将明了这个事实。他们会想到对所有本地人发布指示，要他们留住任何无法出示身份证明的巡警，尤其要注意一个白色皮肤、浅色头发的。真正的巡警都将持有暂时性证件，悬赏公告将四处散发。或许在一百个本地人之中，只有一个有勇气对付这套制服，有勇气对付一个其实很明显的冒牌货，这种人只有百分之一就足够了。

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假扮巡警。

这是一件事，还有另一件。从现在开始，他在佛罗伦纳将找不到任何安全的藏身之地。杀害一名巡警是罪大恶极的罪行，今后五十年间——即使他逃得了那么久——对他的追缉都不会放松。因此他必须离开佛罗伦纳。

怎么做？

嗯，他假设自己还能再活一天。这是个乐观的估计，假定巡警全都笨到极点，而他的运气则好到极点。

就某个角度而言，这反而是他的筹码。仅仅二十四小时的生命，牺牲不算太大。这就代表说，正常人所不敢冒的险，他都敢碰碰运气。

他一跃而起。

贾可夫抬起头来：“我还没写完，长官，我写得非常仔

细。”

“让我看看你写了些什么。”

他看了看那张纸：“够了。要是有其他巡警来，别浪费他们的时间，不必说你已经列过一张清单。他们没空听你说这些，而且也许会有别的工作派给你，照他们说的做就好。有没有任何巡警走来？”

站在窗边的少女回答：“没有，长官。要不要我到街上看？”

“没有必要。好，我问你们，最近的一座升降机在哪里？”

“您出去之后向左转，长官，离这里不到半英里。您可以……”

“好啦，好啦，去开门。”

升降机的门在镇长身后关上，一队巡警正好转进这条街。他能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跳。有系统的搜索大概展开了，他们就紧跟在自己后面。

一分钟后，他走出升降机来到上城，心跳声仍咚咚作响。这里不再有任何掩护，身旁没有支柱，头顶也没有水泥合金的遮蔽。

在鲜艳的建筑群发出的闪光中，他觉得自己像个移动的黑点，完全暴露在方圆两英里内的地表，以及离地五英里内的天空中。在这个范围里，仿佛有好多巨大的箭头指向他。

附近看不到其他巡警，路过的大亨都把他当成透明人。巡警是弗罗伦纳人畏惧的对象，然而大亨对他们则是视而不见，如果说有什么能救他一命，那就是这一点了。

他对上城的地理稍有概念，知道“城中公园”就在此区。最合逻辑的做法是找个人问路，其次是走进任何一座大楼，

从高层的阳台向外眺望。第一个办法绝不可行，没有哪个巡警需要人指点方向。第二个办法又太冒险，在一座大楼中，一名巡警将更为显眼，简直是太显眼了。

于是，他根据脑海中上城地图的印象，朝着自认正确的方向走。记忆果然很管用，五分钟之后，他来到了如假包换的城中公园。

城中公园是个占地约一百英亩的人工绿地。在萨克本土，这座公园拥有许多过分渲染的名气，从田园的宁静到夜间的狂欢应有尽有。而在弗罗伦纳，那些对它稍有耳闻的人，将它的范围膨胀成实际的十倍到百倍，将它的华美夸张成实际的百倍到千倍。

而它实际的面貌的确也算赏心悦目。在弗罗伦纳的温和气候中，它常年是绿油油的一片，许多草坪、林地与岩穴分布其间。此外有个小池塘，池中养着美观的鱼类，还有一个较大的池塘，供儿童戏水。每天晚上，在细雨开始前，园中的彩色灯光照耀出缤纷灿烂的夜景。从薄暮到下雨前，是公园里最热闹的一段时间。总是有舞蹈表演、三维电影，以及陶醉在蜿蜒小径中的情侣。

泰伦斯从未真正到过这座公园。如今进去之后，人工化的环境令他一阵反感。他心里很明白，脚下的土壤与岩石、周围的池塘与树木，全都建在平板的水泥合金上，这使他感到厌烦。他想到了绵长平坦的葡萄田，以及南方那些山脉。在壮丽的自然景观中，这些异国人偏要建造一堆玩具，他实在瞧不起他们。

接下来半个小时，泰伦斯毫无目的地踏着沉重的步伐。他必须进行的那件事，必须在城中公园才能进行。即使在这



里，他的计划或许也没有可能；不过在别处，则是绝对的没有可能。

没人看到他，也没人察觉他，这点他可以确定。经过他身边的大亨与小大亨，若是被人问起：“昨天你在公园见过一名巡警吗？”他们只会目瞪口呆。

问他们这个问题，等于问他们是否看见一只蚊子飞过小径。

这座公园太过沉闷，他感到惊慌的情绪开始涌来。他登上小圆石间的一道阶梯，再向下走到一个洼地。洼地周围有许多小洞穴，为晚间来此的情侣提供了避雨的地方。（他们被雨困在里面的机会似乎很大。）

然后，他看见了所要寻找的目标。

一名男子！或者该说一名大亨，正快步走来走去，还不时看看怀表。此人猛吸一口手中的香烟，将烟蒂塞进烟灰槽，一会儿之后烟蒂便在一阵火花中消失无踪。

洼地里面没有其他人，这里要到傍晚与夜间才有人活动。

那名大亨正在等人，这点相当明显。泰伦斯四下望了望，没有人跟着他走上台阶。

或许还有其他阶梯通到这里，一定还有。但不管了，他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他向那名大亨走去。在他说出“恕我打扰您”之前，大亨当然没有看见他。

这句话敬意十足，可是没有一个大亨习惯让巡警接近，无论对方是以多么恭敬的态度。

“搞什么鬼？”大亨说。

泰伦斯保持着语气中的敬意与急迫（让他继续说话，让

他望着你的眼睛半分钟就好)：“这边请，阁下，为了追捕本地凶手，这是全城搜索的相关行动。”

“你到底在说什么？”

“只要一会儿就好。”

泰伦斯早已悄悄抽出神经鞭，那名大亨始终没有看到。神经鞭发出一下嗡嗡声，大亨立刻全身僵硬，随即仆倒在地。

镇长以前从未对付过大亨，顷刻间的恶心与内疚令他自己十分惊讶。

四下仍然不见任何人。他将这个硬邦邦的身体拖进最近的洞穴，那人呆滞的眼睛一直瞪着他。他一路向前拖，一直拖到洞穴尽头低浅的地方。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大亨僵硬的手脚上把衣服扯下来。然后他脱掉自己身上那套沾满灰尘、浸透汗水的巡警制服，穿上大亨的内衣裤。过去他只用手指摸过蓟蒯织品，身体其他部分今天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布料。

接下来是其他的衣物，尤其大亨头上的无边帽，他确实需要。在年轻一辈中，无边帽并非十分流行，不过还是有人戴。很幸运的，这名大亨是其中之一。它对泰伦斯而言是必需品，否则他的浅色头发会让这个“化装舞会”玩不下去。他使劲拉下那顶帽子，遮住耳朵。

接着，他开始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他突然了解到，杀害一名巡警根本不算罪大恶极。

他将手铳调到最大弥散度，再转向昏迷不醒的大亨。十秒钟后，此人只剩下一团烧焦的尸骨。这将延缓认尸的工作，令追捕者无从着手。

他又举起手铳，将巡警制服化成一团粉末状的白灰，再

从里面扒出烧黑的银质饰扣与皮带环。这样一来，也会使得追捕更加困难。或许他只赚到一个小时，不过也是值得的。

现在他必须马上离开，一刻也不能耽误。他在洞口停了一下，仔细闻了闻。尸体火化得很干净，只有少许骨肉烧焦的味道，几分钟之内，微风就会将它吹散。

他走下阶梯，一名年轻女子迎面上来。一时之间，他习惯性地垂下目光，因为她是一位萨克贵妇。转念间他赶紧又昂起头，匆匆一眼只觉得她相当年轻、漂亮，而且十分匆忙。

她拉长了脸。当然她将找不到那个男人，她迟到了，否则那男人刚才不会频频看表。也许她会以为那男人等得不耐烦了，已经先行离去。于是他稍微走快一点。他不希望她回头气喘吁吁地追过来，问他是否看见一位年轻男子。

他离开了公园，漫无目标地走着，半小时又匆匆过去。接下来怎么办？他不再是一名巡警，现在他成了大亨。现在怎么办？

他来到一个小型广场，其中一块草坪中央有个喷泉。水中加了少量清洁剂，因而冒出许多泛着晕彩的泡沫，看来俗不可耐。

他倚着栏杆，背对偏西的太阳，将烧黑的银片一点一点慢慢地投进喷泉里。

他想到在阶梯上与他擦身而过的那名女子，她实在非常年轻。然后他又想到下城，瞬间的悔意随即离他远去。

银质残片丢光后，他的双手空了出来，开始缓缓搜查身上的口袋，尽量做得很不经意。

口袋里没什么特别的東西。一叠钥匙条、几枚硬币，以及一张证件卡。（伟大的萨克！居然连大亨也带着这玩意。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可不必对迎面而来的每一名巡警出示这东西。)

显然，他的新名字叫艾斯塔尔·狄蒙，他希望自己不必用到它。上城的男女老幼总共只有一万人，遇到熟识狄蒙者的机会不大，却也不是小到可以忽略。

那人二十九岁。他想到留在洞穴里的一堆骨灰，又感到一阵反胃，赶紧努力压制那种感觉。大亨就是大亨，在他们手中或在他们指示下，有多少二十九岁的弗罗伦纳人惨遭杀害？又有多少十九岁、九岁的弗罗伦纳人遭到同样命运？

他身上也有地址，但对他而言毫无意义，他对上城的地理只有基本概念。

嘿！

一个小男孩的彩色拟三维肖像，大概只有三岁。当他将它抽出来时，上面的彩色开始闪烁，一放回去，彩色又逐渐消退。这家伙的小儿子？还是侄子？如果公园里那位少女是跟他约会，这就不可能是他的儿子，不是吗？

或者他已经结婚？这次会面是他们所谓的“偷情”？这种事会在大白天进行吗？在某种情况下，又有何不可呢？

泰伦斯希望如此。如果那少女是来会见一位已婚男子，她便不会立刻为他的失踪报案，她会假定他未能从妻子身边溜出来。这将给他一些时间。

不，不会的。下一瞬间，沮丧的情绪又将他攫获。捉迷藏的小孩会撞见那堆骨灰，会尖叫着跑出来。二十四小时内，这种事一定会发生。

他再度检视口袋里的物件。一张游艇驾照的袖珍副本，没什么用。较富有的大亨都拥有太空游艇，而且都亲自驾驶，

这是本世纪的风尚。最后，是几张萨克信用条卡，这些倒可能暂时派上用场。

他这才想到，自从昨晚离开面包店后就一直未曾进食。一个人意识到饥饿的速度真快啊！

忽然，他的心思回到那张游艇驾照。慢着——现在那艘游艇无人使用，因为主人死了，它已经成了他的游艇。它停在九号航站，棚库号码是二十六。嗯……

九号航站在哪里？他一点概念也没有。

他将额头靠向喷泉周围的平滑栏杆，感到一阵冰凉。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一个声音吓了他一大跳。

“喂，”那声音说，“没不舒服吧？”

泰伦斯抬起头来，是个年长的大亨，正抽着一根含有香叶的长型香烟，金腕链上挂着某种绿色的宝石。他的表情十分亲切，一时之间，泰伦斯惊讶得说不出话。然后他才想起来，现在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在他们之间，大亨当然是高尚的人类。

于是镇长说：“只是在休息。原本决定散散步，结果时间没算好，现在恐怕我要迟到了。”

他挥挥手，做了一个自嘲的手势。由于长期与萨克人为伍，他能将萨克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但他不会试图过分夸张，他不会犯那种错误。比起味道不足，夸张反倒更容易被识破。

那人说：“没有火箭车代步，是吧？”年轻人的愚蠢把这位老者逗乐了。

“对，没有火箭车。”泰伦斯承认。

“用我的吧。”那人立刻慷慨提议，“就停在外面。你用完之后，可以设定控制系统，让它自己回到这里。一小时之内我都用不到。”

对泰伦斯而言，这可以说是个理想的主意。火箭车像闪电一样迅疾轻巧，速度与灵活度胜过任何一辆巡警地面车。唯一不尽理想的是，正如同他无法腾空飞行一样，泰伦斯根本不会驾驶火箭车。

“从这儿到萨克。”他知道这句代表“谢谢”的萨克俚语，便随口搬出来，“我想我还是步行吧，到九号航站并不远。”

“是不远。”那人表示同意。

这句话并没有为泰伦斯带来任何提示，于是他继续试探：“当然，能更近些是最好。不过步行到蓟蒾公路也有益健康。”

“蓟蒾公路？那和九号航站有什么关系？”

他是否以古怪的眼光望着自己？泰伦斯突然怀疑身上的衣服是否没穿妥当。他赶紧说：“噢！我搞混了，走路走糊涂了。让我想想看……”他胡乱四处张望。

“看好，这里是芮企特路。你只要走到崔菲斯大道，然后向左转，再一直向前走，就会走进那座航站。”他自然而然伸手指了指。

“对，对。”泰伦斯微微一笑，“看来我得开始动脑筋，不能再做白日梦了。从这儿到萨克，阁下。”

“其实你可以用我的火箭车。”

“你真好心，可是……”

泰伦斯一面挥手，一面起身离去，走得稍嫌快了点。大亨还来不及说什么，只有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身影。

也许明天，当他们在岩洞中发现尸体，展开搜查之际，那位大亨会想起今天这件事。他大概会说：“那个人有点古怪，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话怪里怪气，而且似乎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敢发誓他从没听过崔菲斯大道。”

不过那是明天的事。

他朝那位大亨所指的方向走去，不久便见到闪闪发亮的“崔菲斯大道”路标。在泛着晕彩的橙色建筑物之前，那个路标显得很单调。

他立刻向左转。

九号航站有好些穿着游艇装的年轻人，感觉十分热闹。那种服装的特色，似乎在于高顶帽与紧贴臀部的短裤。泰伦斯觉得自己很显眼，但其实根本没人注意他。到处都是高谈阔论之声，夹杂着一些他听不懂的词汇。

他找到二十六号棚库，但等了几分钟才接近。他必须确定棚库附近没有人，尤其不能碰到刚好将游艇停入旁邻棚库的大亨，否则若碰到认识真的艾斯塔尔·狄蒙的人，一定会纳闷这个陌生人在他的游艇旁干什么。

最后，等到棚库周围显然安全无虑时，他才走了过去。那艘游艇的鼻尖露出棚库，置身其他棚库之间，他伸长脖子望了几眼。

现在怎么办？

过去十二小时之内，他已经杀了三个人。他从弗罗伦纳镇长升格为巡警，又从巡警升格为大亨。他从下城来到上城，又从上城来到一座太空航站。他几乎还拥有一艘太空游艇，足以将他带到银河这一区任何住人世界的安全所在。

只剩下一个问题。

他不会驾驶太空游艇。

困倦钻入骨髓，饥饿直透脚尖。他已经走到这里，却再也无法向前走了。他就在太空的边缘，可是没有办法越过这个边界。

此时，巡警一定已研判出他不在下城。一旦他们的笨脑袋想通这个弗罗伦纳人也有胆上来，他们会立刻转而搜索上城。然后他们会发现那具尸体，进而改变方向，开始寻找一名冒牌大亨。

而他就在这里。他爬进了一条死巷的最深处，背靠着没有出口的尽头。他只能等着模糊的追捕声越来越响亮，最后那些猎犬终将来到他面前。

三十六小时之前，他一生最大的机会掌控在自己手里。现在机会已经溜走，不久他的性命亦将随之而去了。



真的，这是瑞斯提船长头一次无法掌握一名乘客。就算碰到五大大亨之一，他或许也还能指望对方合作。在大亨自己的大陆上，他们也许是唯我独尊的，可是在一艘太空船上，他们将了解主人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船长。

女性乘客则不同，任何女性都一样。而她若是五大大亨之一的女儿，那就完全不可理喻。

他说：“大小姐，我怎能准许您私自会晤他们？”

莎米雅·发孚一对黑眼睛在冒火：“有什么不可以？难道他们有武器吗，船长？”

“当然没有，但那不是重点。”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只是一对非常害怕的男女，他们简直吓得半死。”

“害怕的人有可能非常危险，大小姐，他们的行动不能以常理判断。”

“那你为什么要让他们害怕呢？”她生气的时候有一点点口吃，“你让三个又高又壮的船员举着手铳站在他们面前，两个可怜的家伙。船长，我不会忘记这件事的。”

是啊，她不会忘记，船长心想。他感到自己准备让步了。

“假如大小姐乐意，能否告诉我，您究竟要做什么？”

“很简单。我告诉过你，我要和他们谈谈。如果他们正如你说的，是弗罗伦纳人，那么我就能从他们那里，为我的书搜集到极珍贵的资料。不过，如果他们吓得说不出话来，我可就什么资料都得不到。要是我能跟他们单独相处，那就没有问题。单独，船长！你了解这个简单的词汇吗？单独！”

“假如让令尊发现，我准许您在没有警卫的情况下和两名走投无路的罪犯独处，大小姐，您叫我如何向他交代？”

“走投无路的罪犯！喔，太空啊！不过是两个可怜的傻瓜，为了逃离他们的行星，居然笨到登上一艘前往萨克的太空船！还有，我父亲又怎么会知道？”

“如果他们伤害您，他就会知道了。”

“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她举起娇小的拳头来回摆动，并在声音中注入她能找到的每一分力量，“我要求这样做，船

长。”

瑞斯提船长说：“那么这样好不好，让我在场，大小姐？撤开那三个举着手铳的船员，只有我一个人，也不会亮出手铳。否则的话——”这回，轮到他将所有决心注入自己的声音：“我必须拒绝您的要求。”

“嗯，”她屏气道，“好吧。但如果因为你在场，害得我无法让他们开口，我会让你再也当不成船长。”

莎米雅走进禁闭室，瓦罗娜连忙用手遮住愚可的眼睛。

“你在做什么？”莎米雅厉声问道，这才想起自己是准备好言好语跟他们谈谈的。

瓦罗娜勉强开口：“他不怎么聪明，大小姐，他不了解您是位贵妇。他可能会看您，我是指没有任何恶意地看着，大小姐。”

“那就让他看吧，”莎米雅说，“老天！”

然后她又转向船长：“他们一定要待在这儿吗？”

“您认为头等舱比较合适吗，大小姐？”

莎米雅说：“总之不要这么阴森的小舱房。”

“对您而言阴森，大小姐；对他们而言，我确定这里相当豪华。这里有自来水，问问他们弗罗伦纳上的房舍里有没有。”

“好吧，叫这些人离开。”

船长对三人做个手势，他们立刻转身，以敏捷的步伐走出去。

船长将带来的一张轻型铝质折椅打开，莎米雅坐了下来。

“站起来。”他突然对愚可与瓦罗娜冒出一句。

莎米雅随即抢着说：“不！让他们坐着。你不该干涉，船

长。”

她转向他们两人：“听说你是弗罗伦纳人，小姐？”

瓦罗娜摇了摇头：“我们从渥特克斯来的。”

“你不必害怕，你是弗罗伦纳人也没有关系，没人会伤害你。”

“我们从渥特克斯来的。”

“是吗，小姐？你实际上已经承认自己是弗罗伦纳人了——否则你为什么还要遮住那小子的眼睛？”

“他不准看贵妇。”

“就算他来自渥特克斯？”

瓦罗娜哑口无言。

莎米雅让她静静想一想，同时试着露出友善的笑容：“只有弗罗伦纳人才不准望向贵妇。所以你看，你已经承认自己是弗罗伦纳人。”

瓦罗娜猛然叫道：“他不是。”

“你呢？”

“没错，我是，但他不是。别伤害他，他真的不是弗罗伦纳人，他只是某一天忽然出现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绝不是弗罗伦纳。”她突然口齿伶俐起来。

莎米雅带着几分惊讶望着她：“好吧，我来跟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子？”

愚可瞪大眼睛。这就是女大亨的模样吗？这么娇小，这么友善，而且带着一股很好闻的味道。他非常高兴她准许自己望着她。

莎米雅又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小子？”

愚可回过神来，想发出声音时却舌头打结。

“愚可，”然后他想到，啊，那不是我的名字，“我想是愚可吧。”他记不起别的名字。

“你不知道吗？”

一脸愁容的瓦罗娜想要开口，莎米雅却举起一只手，做出严格禁止的手势。

愚可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你是弗罗伦纳人吗？”

这点愚可相当肯定：“不，我原来在一艘太空船上，我是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他无法将视线从莎米雅身上移开，他似乎看到那艘太空船与她叠在一起。那是一艘小型、非常亲切、如家一般温暖的太空船。

他说：“我搭乘一艘太空船来到弗罗伦纳，早先我住在一颗行星上。”

“哪颗行星？”

一股思绪仿佛要强行穿越过窄的精神甬道。愚可随即想了起来，他吐出的声音令自己雀跃万分，那是个遗忘许久的声音。

“地球！我来自地球！”

“地球？”

愚可点了点头。

莎米雅转向船长：“地球这颗行星在哪里？”

瑞斯提船长浅浅一笑：“我从来没听过。别把这小子的话当真，大小姐。本地人说谎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就吐出来，他最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听他说话不像本地人。”她又转向愚可，“地球在哪里，愚可？”

“我……”他用颤抖的手按住额头，“它在天狼星区。”这句话的语调有一半像疑问句。

莎米雅问船长：“的确有个天狼星区，对吧？”

“是的，的确有，我很惊讶他这回说对了。话说回来，这并不能代表地球也是真实的。”

愚可激动地说：“它是真实的。我告诉你，我记起来了！我忘记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我不可能错，不可能！”

他转身抓住瓦罗娜的手肘，拉着她的袖子：“罗娜，告诉他们我来自地球。真的，真的！”

瓦罗娜睁大的双眼透着焦虑：“我们是在某一天发现他的，大小姐，他当时完全丧失记忆。他不能自己穿衣服，也不会说话和走路，什么都不懂。后来他开始一点一滴记起以前的事。目前为止，他记起的每件事都是这么来的。”她向船长那表情厌烦的脸孔投以迅速而恐惧的一瞥，“他可能真的是来自地球，大亨，这么说并不是有意顶撞您。”

最后一句是个历史悠久的惯用语。任何叙述若与上级原先的话似乎有所抵触，就一定会加上这句。

瑞斯提船长咕哝道：“这样说丝毫无法证明他不是来自萨克行星的首善之区，大小姐。”

“也许吧，可是其中的确有不对劲的地方。”莎米雅坚持。她执意做出女性的判断，往传奇事迹那方面想，“我确定这一点……当你发现他的时候，他的情况为什么那么糟，小姐？他受伤了吗？”

瓦罗娜起初一言不发，两只眼睛无助地来回游移，最先望向扯着头发的愚可，然后望向皮笑肉不笑的船长，最后望向等待答案的莎米雅。

“回答我，小姐。”莎米雅催促她。

瓦罗娜难以决定，可是此时此地，她想不出能够替代真话的谎言：“有位医生检查过他，他说我……我的愚可接受过心灵改造。”

“心灵改造！”一股轻微的嫌憎感袭向莎米雅。她将椅子向后推，刮得金属地板上吱吱响，“你的意思是他有精神病？”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大小姐。”瓦罗娜嗫嚅道。

“不是您想像中那样，大小姐。”船长几乎同时开口，“本地人都没有精神病，他们的需要与欲望都太简单，我这辈子从没听过哪个本地人有精神病。”

“可是那……”

“很简单，大小姐。假如我们接受这女人所说的奇幻故事，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小子曾经是个罪犯。我想，那也算精神病的一种。若是如此，必定有哪个替本地人治病的庸医治疗过他，差点把他害死，于是将他弃置在某个无人的角落，以逃避侦查和起诉。”

“但此人必须拥有心灵改造器才行。”莎米雅反驳道，“你不会认为本地人能用这种仪器吧？”

“也许不能。可是，一位合格的医疗人员，又怎会做出这么外行的事？我们既然推出这个矛盾，就证明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谎言。假如您愿意接受我的建议，大小姐，您就把这两个家伙交给我们处理吧。您看到了，根本别指望从他们嘴里问出什么来。”

莎米雅犹豫了一下：“或许你说得对。”

她起身，以迟疑的目光望着愚可。船长跟在她后面，举起小折椅，“啪”的一声将它折好。

愚可跳了起来：“等一下！”

“假如您不反对，大小姐，”船长一面为她拉开门，一面说，“我的手下会让他安静下来。”

莎米雅在门槛处停下脚步：“他们不会伤害他吧？”

“要对付他很容易，我不认为会有让我们采取极端手段的需要。”

“大小姐！”愚可吼道，“大小姐！我可以证明我来自地球。”

莎米雅犹豫：“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遵照您的意思，大小姐。”船长冷冷地答道。

她走了回来，不过仍与舱门保持着一步的距离。

愚可涨红了脸。他极力试图回忆，嘴唇咬成一个滑稽的笑容：“地球带有放射性，我记得。我记得那些禁区，以及夜晚泛蓝的地平线；土壤会发光，长不出任何作物；能住人的地方少得可怜。这就是我成为太空分析员的原因，这就是我不在乎待在太空的原因，我的世界是个死去的世界。”

莎米雅耸了耸肩：“走吧，船长，他只是在胡说八道。”

这回却轮到瑞斯提船长愣在那里，连嘴巴都合不拢。他喃喃道：“一个带有放射性的世界……”

“你是说真有这种东西？”莎米雅问。

“没错。”他将惊奇的目光转向她，“他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莎米雅疑惑：“一个世界怎能又有放射性又可住人？”

“可是的确有这么一个世界，而它也的确在天狼星区。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可能真的就叫地球。”

“就是地球。”愚可以既骄傲又自信的口吻说，“它是银河



中最古老的行星，是全人类的发源地。”

船长轻声说道：“那就没错！”

莎米雅感到思绪一片混乱：“你的意思是人类发源自这个地球？”

“不，不。”船长心不在焉地回答，“那是迷信。不过我就是从这个传说中，听到有个带放射性的行星。据说这颗行星是全体人类的故乡。”

“我不知道我们原来有个故乡行星。”

“我想我们的确是从某处发源的，大小姐，可是我不相信有什么人能知道是哪颗行星。”

他突然有了决定，快步走向愚可：“你还记得什么？”

他几乎脱口而出“小子”二字，不过及时住口没讲。

“主要是那艘太空船，”愚可说，“还有太空分析。”

莎米雅来到船长身边，两人并排站在愚可面前。莎米雅感到兴奋的情绪去而复返：“那么这全是真的？但若是这样，他怎么会受到心灵改造呢？”

“心灵改造！”瑞斯提船长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来问问他。喂，你，不管你是本地人或外星人士或其他东西，你怎么会受到心灵改造？”

愚可显得困惑不已：“你们都这样说，就连罗娜也是，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记忆？”

“我不确定，”他再度开口，一副竭尽全力的样子，“我本来在一艘太空船上。”

“这点我们知道，说下去！”

莎米雅呵斥道：“大吼大叫没有用，船长，你会把他剩余

的一点记忆也赶走。”

愚可竭尽心力拉扯着心灵的暗角，已无暇容纳其他的情绪。“我不怕他，大小姐。”这句话一出口，连他自己也惊讶不已，“我在试着回忆。有一个危机，我确定这一点。弗罗伦纳有很大的危险，可是我记不起详细的情况。”

“整个行星都有危险？”莎米雅迅速向船长瞥了一眼。

“是的，是原子流带来的。”

“什么原子流？”船长问。

“太空原子流。”

船长双手一摊：“胡说八道！”

“不，不，让他说下去。”莎米雅对他有信心，她的嘴唇微张，黑眼珠闪着光芒，当她微笑时，浅浅的酒窝浮现在两颊与下巴之间，“太空原子流是什么？”

“许多不同的元素。”愚可含糊地说。他已经对瓦罗娜解释过，不想从头再说一遍。

他说得很快，杂乱无章，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像是被那些想法驱动一样：“我送了一封电讯给萨克的办事处，这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必须很小心，那不只是弗罗伦纳的危机。没错，绝不只是弗罗伦纳。它的范围和银河一样广，必须小心翼翼处理。”

他似乎与听众切断了一切实质联系，似乎活在过去的—个世界，而遮盖这个世界的帷幕正透出点点空隙。瓦罗娜将手放在他的肩头想安抚他：“好了！好了！”但他甚至对这些也浑然不觉。

“不知怎么搞的，”他喘着气继续说，“萨克某位官员截收到我的电讯。那是个错误，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皱起眉头：“我确定我是用分析局专用的波长，将它传给当地办事处。你们认为次以太电讯能被窃听吗？”“次以太”这个名词那么轻松就脱口而出，他甚至也没被自己吓到。

他或许是在等待答案，但他的眼睛视而不见：“总之，当我在萨克着陆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等我。”

他又顿了一顿，这回时间很长，显然是在沉思。船长完全没有打断他，他自己似乎也在沉思。

莎米雅急着问：“谁在等你？谁？”

愚可说：“我……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不是办事处来的，是个萨克人。我记得跟他谈过，他知道这个危机，他提到过，我确定他提到过。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我记得那张桌子，他坐在我对面，那画面就像太空一样澄澈。我们谈了好一阵子，我似乎不急于提供详情，我确定这一点，因为我必须先对办事处的人说。然后他……”

“怎么样？”莎米雅催促。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不，再也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他尖叫几声，接着是一片静寂。最后，竟是船长的手腕通话器发出的单调嗡嗡声，打破了这一片静寂。

他说：“什么事？”

回答的声音又尖又细，而且带着恰到好处的敬意：“来自萨克致船长的电讯，要求船长亲自接收。”

“好，我现在就去次以太通讯室。”

他转向莎米雅：“大小姐，我能否提醒您，无论如何，现在已是晚餐时间。”

他料想这女孩会推说她毫无胃口，然后催促他离去，叫

他别再打扰她。于是，他又以更圆滑的方式说：“现在也是喂这两个家伙吃饭的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又饿又累了。”

莎米雅没有理由反对：“我一定要再来见他们，船长。”

船长默默一鞠躬。这或许代表默从，也或许不是。

莎米雅·发孚情绪亢奋。她对弗罗伦纳所做的研究，满足了知性自我的某种雄心壮志。但是这个“某地球人受心灵改造的神秘事件”（这几个字在她心中加上了引号），却挑逗着更原始、更贪婪的那个自我，唤起了她心中纯粹动物性的好奇。

这是个疑案！

吸引她的共有三大疑点，其中不包括（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最合理的推论——此人的故事是否并非实情，而只是妄想或蓄意的谎言。若怀疑这不是个真实事件，它的神秘性将会遭到破坏，莎米雅不能允许这种结果出现。

因此，那三个疑点如下：（一）威胁弗罗伦纳，或说威胁整个银河的危机是什么？（二）改造那个地球人的是谁？（三）那人为何要使用心灵改造器？

她决心抽丝剥茧，直到自己彻底满意为止。没有人会谦虚到不相信自己是个称职的业余侦探，况且莎米雅绝不是个谦虚的人。

她以不失礼的最快速度吃完晚餐，随即匆匆跑到那间禁闭室。

她对守卫说：“把门打开！”

那名船员依然站得笔直，以毫无表情但充满敬意的眼神望着前方：“启禀大小姐，这门不能打开。”

莎米雅气呼呼地呵斥道：“你竟敢这么说？如果你不立刻

把门打开，我就去告诉船长。”

“报告大小姐，门不能打开，这是船长下达的严格命令。”

她又狂奔到上层甲板，闯进船长的舱房，像是一阵压缩的小龙卷风。

“船长！”

“大小姐？”

“你是不是下令，不准我见那个地球人和那个本地女子？”

“我相信，我们曾经达成协议，大小姐，只有当我在场的时候，您才能够见他们。”

“晚餐之前，没错。可是你看不出他们不会害人吗？”

“我看出他们似乎不会害人。”

莎米雅强忍住心中怒气：“这样的话，我命令你现在就跟我来。”

“我无法从命，大小姐，情况有所改变。”

“怎样改变？”

“他们必须由萨克有关当局来问话，在此之前，他们不该接触任何人。”

莎米雅垮着下巴，但几乎立刻收回了这个不端庄的表情：

“你该不会把他们送交弗罗伦纳事务部吧？”

“这个，”船长敷衍她，“那当然是初步的打算。这两人未经许可就离开他们的村镇；事实上不只如此，而是未经许可就离开他们的行星。此外，他们还利用萨克航具偷渡。”

“他们不是故意的。”

“是吗？”

“在面谈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他们所有的罪状。”

“但是直到那次面谈，我才听到这个所谓的地球人说些什

么。”

“所谓的？你自己说地球这颗行星的确存在。”

“我是说它可能存在。可是，大小姐，我能否斗胆请问，您究竟希望看到我们如何处置这两个人？”

“我认为应该详加调查那个地球人的故事。他提到弗罗伦纳有危险，还提到萨克有人企图对有关当局隐瞒事实。我认为这件案子甚至应该交给家父处理。事实上，在适当的时候，我要带他去见我父亲。”

“实在高明啊！”

“你在讽刺我吗，船长？”

船长马上涨红了脸：“请您原谅，大小姐，我是在说我们的囚犯。能否准许我稍作说明？”

“我不知道你的‘稍作说明’是什么意思，”她气呼呼地回答，“但是我想你可以开始。”

“谢谢您。首先，大小姐，我希望您不会小看弗罗伦纳的动乱。”

“什么动乱？”

“您不可能忘记图书馆的案子吧？”

“你是说巡警被杀？把这件事扯进来，你也太离谱了，船长！”

“今天早上又有另一名巡警被杀，大小姐，此外还有一个本地人。本地人杀害巡警并不寻常，这回有人连犯两案，却仍然逍遥法外。他是独自作案吗？这是偶发事件吗？或者全部属于一个谨慎策划的阴谋？”

“显然你相信后者。”

“是的，没错。那个当地凶手有两个共犯，他们的形容颇

像我们抓到的这两个偷渡者。”

“你从没告诉过我！”

“我不希望惊吓到您，大小姐。然而，您该记得，我一再告诉您他们可能是危险人物。”

“很好，这一切您又推出什么结论？”

“弗罗伦纳发生的几桩凶杀案，会不会只是个障眼法，目的是为了分散巡警队的注意力，好让这两个人偷偷登上我们的太空船？”

“听来多么愚蠢。”

“是吗？这两人为什么要逃离弗罗伦纳？我们还没问他们。让我们假定他们是要躲避巡警的追捕，因为那肯定是最合理的假设。他们为什么偏偏要逃到萨克？还刚好上了来接大小姐的这艘太空船？而且那小子声称自己是个太空分析员。”

莎米雅皱起眉头：“那又怎样？”

“一年前，据报有个太空分析员失踪，不过消息始终没有对外公布。因为我的太空船曾参与那次近太空搜寻任务，所以我知道此事。弗罗伦纳上的混乱不论是谁主使的，那人无疑利用了这一点。光是从他们知道有个太空分析员失踪，就能看出他们的组织多么严密、效率多么不可思议。”

“有可能这个地球人和那个失踪的太空分析员毫无关系。”

“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小姐，这点毫无疑问。但若认为毫无关系，就等于承认有太多的巧合。我们遇到的是个冒牌货，所以他才声称自己受过心灵改造。”

“哦？”

“我们从哪点证明他不是太空分析员？第一，除了放射性

这个明显的事实，他对地球这颗行星没有更深的认识。第二，他不会驾驶太空船，他对太空分析一无所知。第三，他坚持自己受过心灵改造，企图以此掩饰一切。您看出来了吗，大小姐？”

莎米雅无法直接回答。“可是他的目的何在？”她追问。

“好促使您进行一件事，大小姐，一件您刚才提到打算要做的事。”

“调查这桩疑案？”

“不，大小姐，是带那个男的去见令尊。”

“我还是不懂。”

“有几种可能性。最好的情况，他可能是个企图刺探令尊的间谍，若不是为弗罗伦纳工作，那么就是为川陀工作。我猜想川陀的老阿贝尔一定会出面，指认他是个地球人。即使不为其他理由，也能借着质问这件虚构的心灵改造案，把萨克好好羞辱一番。最坏的情况，他是行刺令尊的刺客。”

“船长！”

“大小姐？”

“这太荒唐了！”

“也许吧，大小姐。但若是这样，那么国家全部同样荒唐。您该记得就在晚餐前，我被召去接收一封来自萨克的电讯？”

“没错。”

“就是这封。”

莎米雅接过那个半透明的薄片，上面的红色字迹写着：“据报两名弗罗伦纳人利用阁下太空船偷渡。立即将他们逮捕。其中之一可能声称是太空分析员而不是弗罗伦纳当地人。”



阁下对此事勿采取任何行动。阁下要对这两人的安全负绝对责任。将他们扣留直到押送至国安部。绝对机密。绝对紧急。”

莎米雅目瞪口呆。“国安部，”她说，“国家全部。”

“绝对机密。”船长说，“我破例向您透露此事，因为您让我毫无选择余地，大小姐。”

“他们会把他怎么样？”

“我不敢确定，”船长说，“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间谍兼刺客的疑犯，无法指望获得良好的待遇。搞不好他会弄假成真，会知道心灵改造器真正长什么样子。”

五大大亨其中四位各自以不同方式凝视着发孚大亨。玻特怒气冲冲，鲁内觉得有趣，巴里感到厌烦，而斯汀则心生畏惧。

鲁内首先开口：“有人叛变？你想用这句话来吓唬我们吗？那是什么意思？是背叛你？背叛玻特？还是背叛我？叛变的又是谁？如何叛变？看在萨克的分上，发孚，这些会议已经妨碍了我的正常睡眠。”

# 偵探

“不只是你，”发孚说，“此事的后果可能会妨碍许多人的正常睡眠。我不是指背叛我们之中哪一位，鲁内，我是指背叛萨克。”

“萨克？”玻特说，“如果没有我们，萨克又是什么？”

“称之为神话吧，称之为普通萨克人所相信的任何东西。”

“我实在不懂。”斯汀叹气，“你们这些人好像总是对驳倒对方最感兴趣。真是的！我好希望你们赶紧把这些事情解决。”

巴里说：“我同意斯汀的话。”斯汀一听，显得很满意。

“我万分乐意立刻向各位解释。”发孚说，“我想，你们都已经风闻弗罗伦纳最近发生的动乱吧？”

鲁内回答道：“国安部特遣员提到有几名巡警被杀，你指的是那件事吗？”

提及此事令玻特更加愤怒：“奉萨克之名，如果我们非得开会不可，那就讨论一下这件事。几个巡警被杀！他们活该被杀！你是要说弗罗伦纳当地人居然可以随随便便走到巡警面前，用棍子把他的头打烂吗？那还不如问，为什么巡警会让手持棍子的当地人接近？为什么不在二十步之外就把那个当地人轰掉？”

“奉萨克之名，我要好好教训巡警团一顿，从团长到新兵都一样，每个蠢材都应该调到太空去。整个巡警团只是一堆肥肉，他们在那里的日子太好过了。我看我们应该每隔五年就让弗罗伦纳戒严一次，把上面那些不安分的捣乱者通通清掉。这样可以使当地人安分，也让我们的人保持机警。”

“你说完了吗？”发孚问道。

“是的，暂时说完了，不过我还会再提出来。那里也有我

的投资，你该知道。也许没有你的投资大，发孚，但也大到足以让我担心。”

发孚耸了耸肩，突然转向斯汀：“你究竟有没有听说那些动乱？”

斯汀吓了一跳：“我听说了。我的意思是，我听到你刚才说……”

“国安部的公文你都没看？”

“这个，哎呀！”斯汀突然对自己又尖又长的指甲起了很大的兴趣，那上面全都仔细涂上铜色指甲油，“我哪来那么多闲工夫？我又不知道我有责任要看每一件公文。”他将所有的勇气聚集在两只手里，抬头正视着发孚，“我不知道你已经规定我要看。真的！”

“我没规定你。”发孚说，“不过话说回来，既然还有你对详情一无所知，那就让我为你做个摘要好了。其他诸位可能也会发觉很有意思。”

令人惊讶的是，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事几句话就能讲完，而且听来十分无趣。首先，有人突然要查询太空分析参考书。然后，一名半退休的巡警头部受到重击，两小时后死于头颅破裂。接着是一场追捕，但追到一名川陀间谍的巢穴就追不下去了。然后又有一名巡警在清晨被杀，凶手穿走那名巡警的制服，而数小时之后，那名川陀间谍也遭到杀害。

“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最新消息，”发孚最后说，“可以在这些琐事目录中再加上以下内容——几小时前，佛罗伦纳的城中公园发现一具尸体，或者该说是一副骸骨。”

“谁的尸体？”鲁内问道。

“别着急，拜托。在尸体旁边有一堆灰烬，似乎是一堆烧

焦的衣服。所有的金属附件都被仔细取走，可是灰烬分析证明它本是一件巡警制服。”

“是那位冒牌巡警？”巴里问。

“不太可能。”发孚说，“谁会杀他？而且还毁尸灭迹？”

“自杀。”玻特咬牙切齿道，“那个沾满鲜血的混蛋能指望逍遥多久？他这种死法是便宜了他。我真想找出巡警团哪个人该为他的自杀负责，叫这个家伙自我了断。”

“不太可能。”发孚又说，“如果是那个人自杀，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先杀死自己，再脱掉制服，将它轰成灰烬，取出皮带环和饰扣，然后把它们丢掉。二是他先脱去身上的制服，化为灰烬，取出皮带环和饰扣，裸体走出洞穴——也可能是穿着内衣裤——将它们丢弃，再回到洞里，最后把自己杀掉。”

“你说尸体在洞穴里？”玻特问。

“在公园一个造景的洞穴里，没错。”

“那么他有充分的时间，也有充分的隐秘。”玻特斗志高昂，他不喜欢轻易放弃一个理论，“他也可能先摘掉皮带环和饰扣，然后再……”

“试过从完好的巡警制服上摘掉饰扣吗？”发孚以讽刺的口吻问，“假使尸体属于那个自杀身亡的冒牌巡警，你能建议一个动机吗？此外，我从验尸官那里得到一份报告。他们研究过尸体的骨骼结构，结果发现那副骸骨既不属于任何巡警，也不属于任何弗罗伦纳人，它是萨克人的骸骨。”

斯汀失声高叫：“哎哟！”巴里的一双老眼睁得好大。鲁内猛然闭上嘴巴，金属义齿随即消失无踪，它们原本不时闪闪发光，为他周围的幽暗空间增添一点生气。就连玻特也愣

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们听懂了吗？”发孚问道，“现在你们该了解，那名凶手为什么要取走制服的金属部分——他希望我们将灰烬误认为一般的衣服，是事先脱下来灭迹的。这样我们可能就会以为那是自杀，或是一件私人仇怨的命案，不会想到那名冒牌巡警。不过他并不知道，灰烬分析可以分辨萨克服装中的蓟蒿和巡警制服中的纤维，即使没有皮带环和饰扣也一样。

“根据一个被害的萨克人，以及一堆巡警制服的灰烬，我们唯一能做的假设就是，在上城某个角落，有个活生生的镇长正穿着萨克服装大摇大摆。我们那位弗罗伦纳朋友在假扮巡警够久之后，发觉那样越来越危险，于是决定变成一个萨克人，而他采用的是他唯一能用的办法。”

“抓到 he 了吗？”玻特声音嘶哑了。

“不，还没抓到。”

“为什么？奉萨克之名，为什么还没抓到？”

“他会被抓到的。”发孚淡然说道，“此时此刻，还有更重要的事值得我们伤脑筋。比较之下，上述的暴行根本微不足道。”

“有话直说吧！”鲁内随即催促。

“耐心点！先让我问各位，你们是否还记得去年那个失踪的太空分析员？”

斯汀哧哧笑了起来。

玻特以无比轻蔑的口气说：“又来了？”

斯汀问道：“两者有关联吗？或者我们只是要从头再提一遍去年那个可怕的事件？我烦了。”

发孚不理睬，自顾自地说下去：“昨天和前天的爆炸性发

展，始于有人在弗罗伦纳图书馆查询有关太空分析的参考书。对我而言，这就是足够的关联。让我们看看，我是否能让你们几位也弄懂这个关联。现在我要从涉及图书馆案件的三个人开始说起，拜托，不要打断我，让我好好说几句话。

“第一个人是个镇长，三人中最危险的一个。当初他在萨克拥有极佳的记录，是个聪明而且忠诚的材料。不幸的是，现在他拿这些能力转而对付我们。毫无疑问，他就是这四件凶杀案的主脑。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傲人’的成就——死了四个人，其中还包括两名巡警以及一名萨克人——谁会相信这居然是弗罗伦纳人干的？而且至今他还逍遥法外。

“第二个涉案人是名当地女子。她没受过教育，而且完全无足轻重。然而，过去两天对案子展开调查的结果，我们知道了她的历史。她的双亲是‘蓟蒿灵魂’的成员。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人记得，那是大概二十年前一个颇为可笑的弗罗伦纳农民谋反组织，后来毫不费力就扫平了。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人，他是三人之中最不寻常的。这第三个人是个普通的厂工，而且是个白痴。”

玻特深深吐出一口气，斯汀同时发出尖锐的笑声，巴里的双眼依然紧闭，鲁内则坐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发孚说：“‘白痴’这两个字不是比喻。国安部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他的历史只能追查到十个半月之前。当时他在弗罗伦纳最大的都会附近一个村镇被人发现，处于心智完全空白的状态，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甚至无法自己进食。

“现在请注意，他首度出现时，正是那个太空分析员失踪几周之后。此外还请注意，在几个月之内，他就学会了说话，甚至在蓟蒿加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什么样的白痴能学得那么

快？”

斯汀的兴致仿佛高昂起来：“噢，有一个可能，如果他是受到适当的心灵改造，就可以做到这样……”说着声音又小了。

发孚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在这方面，除了斯汀，我想不出更伟大的权威了。然而，即使没有斯汀的专家意见，我也早有同样的想法，那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但心灵改造只能在萨克或弗罗伦纳的上城进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清查过上城每一间诊所，却没找到任何非法使用心灵改造器的线索。然后，我们的一位调查员想到，有个医生在那白痴出现后才去世，应该查查那个医生所保有的病历。冲着他能想到这点，我一定要给这家伙升级。

“就在那家诊所，果然发现那个白痴的一份病历。大约六个月前，有个农家女，就是上述三人之一，曾带他去做身体检查。显然这是个秘密行动，因为她那天休工，用的完全是另一个借口。医生为那个白痴做了检查，记录下心灵遭到改造的确切证据。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疑点。那位医生的诊所是属于那种双层的，同时对上城和下城营业。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人认为当地人也该享有一流的医疗。他还是个有条不紊的人，每个病历都有完整的两份，分别放在两间诊所内，免得要找时还得上上下下。他从不将萨克人和弗罗伦纳人的档案分开，在我看来，这也能满足他的理想主义。可是那个白痴的病历只有一份，而且是唯一没有副本的。

“为什么会这样？假如基于某种原因，他主动决定不要复制这个特殊的病历表，那么它为什么会放在上城而不是下城？



毕竟，那白痴是弗罗伦纳人，带他去求医的也是个弗罗伦纳人，而且检查的地点是在下城诊所。这些都明明白白记录在我们找到的那份档案中。

“这个奇特的谜题，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那个病历本来的确有两份，可是某人毁掉了下城档案中那一份，而他这个人不知道上城诊所还有一份。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下去。”

“在那个白痴的检查档案中，附有一个清楚的注记，写明在下次呈交国安部的例行报告里，要把这个病历的内容包括在内。那个医生做得完全正确，任何与心灵改造有关的病历，都可能牵涉到罪犯甚至颠覆分子。可是这个报告一直没有向国安部提出来，因为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死于一场交通意外。”

“这么多巧合堆在一起，简直太过分了吧，对不对？”发孚最后说。

巴里睁开眼睛：“你讲了一段紧张悬疑的侦探故事。”

“没错。”发孚以满意的口气大声说道，“是个紧张悬疑的侦探故事。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名侦探。”

“那么谁是被告？”巴里疲倦地低声问道。

“别急，让我再多扮一会儿侦探。”

发孚在这场被他视为萨克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突然发觉自己玩得开心极了。

他继续说：“让我们再从另一头来探讨这个故事。我们暂且忘掉那个白痴，来谈那个太空分析员。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个人，是他对运输局发出通知，说他的太空船很快就要着陆。他先前曾发出一封电讯，其中包括了这个通知。”

“但那个太空分析员却始终未曾抵达，我们在近太空到处都找不到他。非但如此，太空分析员发出的那封电讯，后来

转交运输局保存，结果竟然也不见了。太空分析局声称我们蓄意隐藏这封电讯，国安部则认为他们是他们捏造了一封虚构的电讯，目的在于宣传。现在我才明白，我们两方都错了。那封电讯确实曾经送达，但并非藏在萨克政府。

“让我们创造一个人物，暂且称他为X。X有办法接触运输局的记录，因此知道那个太空分析员，也获悉他所发的电讯。而X有足够的头脑和能力，足以采取迅速的行动。他设法将一封秘密的次以太电报送到太空分析员的船上，引导那人降落在某个小型的私人着陆场。太空分析员照做了，而X就在那里等他。

“X身上带着太空分析员那封有关劫数的电讯。这样做也许有两个理由。第一，借着消灭这份证据，使得可能展开的侦查无从着手；第二，或许带着它，就能赢得那个疯狂太空分析员的信任。假如那个太空分析员认为只能对自己的上司报告，而且他很可能有这种想法，那么，X可以借这封电讯骗过他。

“那个太空分析员一定说了他的分析报告，这点毫无疑问。不论说得多么语无伦次，多么疯狂，听来多么不可能，他一定都说了。X了解这是极佳的宣传武器，于是寄出勒索信给五大大亨，也就是我们。他的行事步骤，照他当初的计划，很可能就是我一年前以为川陀会做的。如果我们不肯就范，他就准备利用末日即将来临的谣言，使佛罗伦纳的生产陷于瘫痪，直到我们被迫投降为止。

“可是不久之后，出现了他的第一次失算。有件事把他吓倒了，我们待会儿再讨论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他研判必须等一阵子才能继续。然而，等待牵涉到另一个麻烦。X不

相信那个太空分析员的故事，可是太空分析员自己无疑极其认真。X必须做出妥善的安排，好让太空分析员愿意让他的‘末日预报’等一等。

“这点太空分析员绝对做不到，除非他顽强的心灵停止运作。X或许杀了他，不过在我看来，他需要那个太空分析员提供进一步的资料——毕竟他自己对太空分析一窍不通，不能全靠唬人进行一次成功的勒索——此外，万一X彻底失败，或许还能拿他换回自己的性命。总之，X动用了心灵改造器。经过改造之后，他所掌握的不再是个太空分析员，而是个没有心智的白痴，一时之间不会带给他任何麻烦。而在一段时日之后，这家伙的意识会逐渐恢复。

“下个步骤呢？那就是要确定，在这一年的等待中，那个太空分析员不会被人找到；必须确定没有任何重要人物会看到他，即使他只是个白痴。所以X采取了一个高明的简单方法，把那人带到弗罗伦纳。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中，那个太空分析员只是个心智鲁钝的当地人，乖乖地在蓟蒔加工厂工作。

“我猜想在这一年间，X或者X亲信的部下，曾不止一次造访‘安置’那个白痴的村镇，看看他是否安全，身体是否还算健康。在某次造访期间，他不知如何获悉那个白痴曾去看过医生，而当然，那个医生一眼就能看出心灵改造手术。于是医生死了，病历也不翼而飞，至少下城诊所那一份如此。这就是X的第一次失算，他从未想到上城的诊所可能有份副本。

“然后又出现了他的第二次失算。那白痴恢复意识的速度太快了点，而那个镇长又有足够的头脑，看得出问题没那么

简单。我甚至猜测，或许照顾白痴的女孩曾将心灵改造的事告诉过那个镇长。

“故事到此为止。”

发孚紧握着粗壮的双手，等待众人的反应。

鲁内最先做出回应。他身旁的区域已经大放光明，此时他坐在那里，一面眨眼一面微笑：“这是个中等沉闷的故事，发孚。要是在黑暗中再待一会儿，我就会睡着了。”

“在我看来，”巴里缓缓说道，“你创造的这个故事，和去年那个一样无稽，有九成都是臆测。”

“无聊透顶！”玻特说。

“无论如何，X到底是谁？”斯汀问，“如果你不知道X是谁，那一切都毫无意义。”他优雅地打了一个呵欠，伸手盖住一口小白牙。

发孚说：“总算有人看出了关键，没错，X的身份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让我们考虑一下，假如我的分析正确，那么X必定有以下这些特征。

“首先，X这个人在国务院有内应。此外，这个人能下令使用心灵改造器，这个人自认为能安排一次强有力的勒索行动，这个人能将太空分析员毫无困难地从萨克带到佛罗伦纳，而且这个人还有办法害死佛罗伦纳上的一名医生。他当然绝不是无名小卒。

“事实上，他百分之百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一定是五大大亨之一，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玻特从座位上跳起来，头部立刻消失，于是又赶紧坐回去；斯汀冒出尖锐、歇斯底里的笑声；鲁内的眼睛半埋在周围的肥肉里，此时射出睥睨的精光；巴里则缓缓摇着头。

玻特喊道：“你到底在指控谁，发孚？”

“目前还没有，”发孚保持镇定的态度，“没有特定的人。让我们这么看吧，在萨克，没有谁能做到X做的事。只有我们五个人，除了我们五个没有别人。问题是，究竟是五人之中的哪一个？首先我要说，不是我。”

“我们可以相信你的话，不是吗？”鲁内发出冷笑。

“你们不必相信我的话。”发孚回答道，“不过我是唯一没有动机的人，X的动机是想控制葡萄酒事业，而我已经正在控制它。我足足拥有弗罗伦纳土地的三分之一，我的加工厂、机械工厂以及货运船队具有压倒性优势，只要我愿意，足以把你们任何一人或是全部淘汰出局。我不必诉诸复杂的勒索手段。”

他高声吼叫，盖过其他四人加在一起的声音：“听我说！你们四个人都有动机。鲁内的大陆最小，占有率也最小。我知道他不满意，这是假装不来的。巴里的家族势力历史最悠久，过去有一段时间，他的家族曾统治整个萨克，他大概还没忘记。玻特在审议会中总是遭到否决，因此不能在他的领土上，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以神经鞭和手铳经营事业，他对这点一直怀恨在心。斯汀有许多奢侈的嗜好，财务状况很糟，债务把他逼得很紧。所有可能的动机都在这里，妒忌、觊觎权力、觊觎财富、渴求威望。好了，你们究竟哪个是X？”

巴里一双老眼忽然射出怨毒的光芒：“你不知道？”

“这没关系。现在听着，我说过在我们收到他第一封信之后，有件事吓着了X——让我们还是叫他X——你们知道是什么事吗？就是我在第一次会议中，鼓吹一致行动的必要性。

X当时在场，X一直是我们的一员。他知道一致行动代表了他的失败。他原本指望赢过我们大家，因为他知道我们对各洲自治有顽固的理想，会让我们死到临头还互不相容。他发觉自己错了，于是决定按兵不动，等事态缓和，再继续进行。

“但他还是错了，我们仍会采取一致行动。既然X是我们其中之一，要让他无法得逞只有一个办法。各洲自治不能再继续，它已是我们无法承担的一项奢侈。因为倘若X的计谋得逞，要不就是我们其他人通通破产，要不就是导致川陀的介入。我，我自己，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所以从现在起，由我领导一个统一的萨克。各位同意吗？”

其他人纷纷跳起来，拼命大吼大叫。玻特挥舞着拳头，口沫四溅。

但实际上他们又无可奈何。发孚不禁微笑，每个人都隔着洲际距离，他大可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他们龇牙咧嘴、口沫横飞。

他说：“你们没有选择。从第一次会议后，一年来我一直在单独进行准备工作。此时此刻，当你们四位跟我开会的时候，忠于我的军官已经接掌舰队了。”

“叛变！”众人咆哮。

“对各洲自治的叛变，”发孚反驳，“却是对萨克的忠诚。”

斯汀的手指神经质地互相缠绕，那铜色的红润指尖是他全身皮肤唯一有色彩的部分。“但元凶是X。即使X是我们之一，另外三人却是清白的。我不是X，”他以狠毒的眼光环顾四周，“X是他们其中一个。”

“你们之中那些清白的，若是愿意的话，可以加入我的政府，根本没有任何损失。”

“可是你不会说谁是清白的，”玻特怒吼道，“根据这个X的故事，你会将我们全部拒于门外。根据这个……根据这个……”他喘不过气来，只好就此打住。

“我不会那样做。二十四小时后，我就会知道X是谁。我还没说，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个太空分析员已经在我手中了。”

其他人沉默下来，互相凝望的目光里带着保留与怀疑。

发孚咯咯笑了几声：“你们在纳闷哪位会是X。其中一个人知道，这点可以确定。而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大家都会知道。现在牢牢记住，诸位，你们全都无能为力，能作战的舰都是我的。再见！”

他做了一个解散的手势。

众人的影像一个个消失。就像有艘暗淡的遇难船舰从面前经过，将显像板上深太空的星辰一一遮掩。

斯汀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发孚……”他以颤抖的声音说。

发孚抬起头来：“什么事？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你准备招认了？你就是X？”

斯汀的脸孔扭曲，表情极度惊骇：“不，不，真的不是我！我只是想问你，真的要这样吗？我的意思是，各洲自治和其他一切。真的吗？”

发孚望着墙上那古老的精密時計：“再见。”

斯汀轻声啜泣，抬起手来按下开关，身影随即消失。

发孚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会议已经结束，危机的最高潮已成过去，沮丧随即将他淹没。在他宽大的脸

庞上，嘴唇薄得几乎看不见的大嘴像一道深深的伤口。

所有的推测都源自一项事实：那个太空分析员是个疯子，根本没有什么劫数。可是在一个疯子周围，却已经发生那么多事。分析局的强兹会花一年时间寻找一个疯子吗？他会如此锲而不舍追查一个无稽的故事吗？

这点发孚从未告诉任何人，他自己也几乎不敢面对。假如那个太空分析员根本没有疯，那该怎么办？假如蓟的世界危在旦夕，那又该怎么办？

弗罗伦纳籍秘书悄然来到发孚大亨面前，声音又细又干。

“阁下！”

“什么事？”

“接贵千金的太空船已经着陆。”

“太空分析员和那个当地女子没事吧？”

“是的，阁下。”

“在我抵达之前，不要进行任何问话，也不准他们见任何人……有没有弗罗伦纳来的消息？”

“有的，阁下。那个镇长已被拘捕，目前正送往萨克。”



随着暮色渐深，航站的灯光逐渐明亮。不论任何时刻，整体照明都保持在黄昏时分的亮度。九号航站像上城其他游艇航站一样，终日维持白昼的状态，与弗罗伦纳的自转无关。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光度或许有明显的增强，不过那只是唯一的变化。

马其斯·坚若之所以知道白天已经过去，是因为当他走进航站时，城中的七彩光芒便被留在外面了。在渐深的夜幕背景中，那些光芒虽相当明亮，但并未试图制造白昼的假像。

坚若在航站大门内侧停下脚步。马蹄形航站内有三十六个棚库，以及五个发射眼，这些在他眼里似乎理所当然。航站是他的一部分，是任何经验丰富的游艇玩家的一部分。

他取出一根长型香烟塞进嘴里，香烟外表呈紫色，尖端贴着极薄的银色蒟蒻。他用双手罩住裸露烟草的另一头，深深吸了一口，看着它发出绿色的光焰。这种香烟燃烧很慢，而且没有烟灰。不久，一股翠绿色的烟雾从他鼻孔钻出来。

他喃喃道：“一切如常。”

一名游艇委员会的成员快步向坚若走来，刻意避免显得慌张。那人穿着游艇装，只有短袖上衣某颗扣子的上方，绣着一个既得体又高雅的字，以显示他是委员会的成员。

“啊，坚若。难道不该一切如常吗？”

“嗨，多提。我只是在想，现在外面乱七八糟，说不定会有哪个聪明人想到要把航站通通关闭。感谢萨克，幸好没有。”

那名委员脸色严肃。“说真的，这种情形的确有可能发生。你有没有听说最新的消息？”

坚若咧嘴笑了笑：“谁知道哪个消息是最新的，哪个是二手货？”

“我是说，你晓不晓得那个弗罗伦纳人目前的动向？那个凶手？”

“他们抓到他啦？我没听说。”

“不，还没抓到。可是他们已经知道他不在下城！”

“不在下城？那他在哪里？”

“哈，在上城，在这里。”

坚若睁大眼睛，然后又眯起来，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得

了吧。”

“不，真的。”那委员显得有点难过，“我有事实为证。好些巡警奔驰在蓟蒿公路上，他们包围了城中公园，还用中央竞技场当调度中心。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

“好吧，也许没错。”坚若的目光在各棚库的游艇上转来转去，“我有两个月没来九号航站了。这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游艇？”

“没有。嗯，有的，希欧第西的‘焰矢号’。”

坚若摇摇头：“我看过了，镀得亮亮的，虚有其表，其他没什么特色。我真不愿想像最后得自己设计一艘。”

“你要把‘彗星五号’卖了？”

“卖掉或丢掉都行。我对这些新型游艇已经厌倦了，它们太过自动。有了自动继动器和轨道电脑，这项运动等于也毁了。”

“嗯，还有一些人也跟你有同样的感觉。”那委员表示同意，“这样吧，我要是听到有人出售状况良好的旧型游艇，立刻通知你。”

“谢了。介不介意我到处逛逛？”

“当然不会，请吧。”那委员咧嘴一笑，挥了挥手，便快步走开。

坚若慢慢四下巡视，剩下半截的香烟悬在嘴角。他在每个使用中的棚库前驻足良久，以精明的眼光评估着里头的游艇。

在二十六号棚库前，坚若显出高度的兴趣。他从低矮的栅栏外向内望，同时喊道：“大亨？”

这是一声很礼貌的询问，等了一阵子没有回音，他不得

不再叫一声。这回口气比较坚决，也比较没那么礼貌。

应声而出的那位大亨，样子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一来他没穿游艇装，二来他需要刮脸了。而且他那顶相当惹人厌的无边帽往下猛拉，几乎盖住一半脸孔，那是最过时的一种戴法。此外，他的态度过分谨慎，使人忍不住生疑。

坚若说：“我叫马其斯·坚若。这是你的船吗，阁下？”

“是的，没错。”回答得既缓慢又紧张。

坚若没有理会。他仰头仔细打量这艘游艇的外形，接着从嘴角取下香烟，随手将烟蒂弹到半空中。烟蒂尚未达到抛物线最高点时，就在一闪之后消失无踪。

坚若说：“不知道你介不介意让我进去？”对方犹豫了一下，然后让到一边，坚若便进了棚库。

“这艘船用什么种类的发动机，阁下？”他问。

“你为何要问？”

坚若个子很高，皮肤与眼珠的颜色相当深，一头卷发剪得很短。他比对方高出半个头，微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坦白讲，我准备买一艘新游艇。”

“你的意思是，你对这艘有兴趣？”

“还不知道。或许就是像这样子的，如果价钱合适的话。不过无论如何，不知道你介不介意让我看看控制台和发动机？”

那位大亨站在那里默不作声。

坚若的声音变得有点冰冷。“当然，随你的意思。”他说着转身就走。

“我也许会卖。”那位大亨在口袋中摸了摸，“这是证件！”

坚若以经验丰富的目光，迅速看过证件正反两面：“你是

狄蒙？”

那位大亨点点头：“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进来。”

坚若瞥了一眼航站的大型時計，现在是日落后第二个小时的开始。这种時計的指针能放出冷光，即使在白昼也会闪闪发亮。

“谢谢，请带路吧。”

那位大亨又在口袋里乱翻一阵，最后掏出一叠钥匙条。“你先请，阁下。”

坚若接过那叠钥匙条。他一条条翻过去，寻找着印有“艇身印记”小型标志的钥匙。对方并没有要帮他的意思。

最后坚若终于说：“我想是这条吧？”

他沿着短小的斜梯走到气闸口，开始细心检视气闸右侧的细缝。“怎么找不到……喔，在这里。”他走向气闸另一侧。

闸门慢慢地、无声地敞开，坚若走进一团黑暗中。闸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红色的气闸自动开启。接着内门打开了，就在他们进入艇身后，整艘游艇都亮起白色的光芒。

米尔林·泰伦斯毫无选择的余地，他早已忘记“选择”这种东西何时存在过。这漫长、难熬的三个小时，他一直在狄蒙的游艇附近等待，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等待并不能使情势产生任何改变；除了被捕，他看不出这样做还能导致其他任何结局。

然后来了这个人，似乎看上这艘游艇。与这人打交道根本就是疯狂，在这么近的距离，自己的冒牌身份不可能不被拆穿。但话说回来，他也不能一直这样等待。

至少游艇内可能有食物，奇怪他刚才竟未想到这点。

的确有。

泰伦斯开口：“晚餐时间快到了，你想不想吃点什么？”

对方几乎没有回头：“啊，或许待会儿，谢谢你。”

泰伦斯没有勉强他，随他在游艇中四处参观。他自己高高高兴兴吃了些罐装肉类，以及玻璃纸包的一份水果，并且畅饮了一番。厨舱对面的走廊尽头有间浴室，他锁起门来冲了一个澡。能除掉紧箍的无边帽实在愉快，至少暂时如此。他甚至找到一个浅腹的壁柜，从中拣了些干净的衣服换上。

再面对坚若，他已经恢复了许多信心。

“嘿，你介不介意我试飞这艘游艇？”坚若问他。

“我不反对。你会驾驶这种型号？”泰伦斯装出十足无所谓

的口气。  
“我想没问题，”对方露出浅笑，“我常夸口自己对任何正规的型号都能应付。说实话，我已经自作主张联络了控制塔，有个发射眼是空的。这是我的游艇驾照，在我接手前，也许你想看看。”

泰伦斯随便望了一眼，好像坚若刚才看他的证件那样。  
“控制台交给你了。”他说。

游艇缓缓滑出棚库，好像半空中的鲸鱼，反磁艇身漂浮在发射场的厚实土壤上方三英寸处。

泰伦斯望着坚若以精准的动作操纵控制台。在他的触摸下，游艇成了活物。随着每一下细微的开关动作，显像板上发射场的微型模型不断挪移与变化。

游艇终于停下来，对准一个发射眼的顶端。艇首逐步加强反磁磁场，开始转向正上方。驾驶舱开启了万用水平自由平衡环，以平衡逐渐改变方向的重力，仓内平稳得令泰伦斯完全察觉不出变化。接着，游艇后缘庄严地卡进发射眼的沟

槽。现在游艇已经站得笔直，艇首指向天空。

发射眼底部的铝合金罩滑进凹槽中，露出一百码深的中和衬层，它将吸收超原子发动机的第一波推进能量。

坚若与控制塔一直交换着简洁的讯息。最后他终于说：“十秒钟后升空。”

一根石英管内的红色条纹逐渐上升，标示着一秒一秒的流逝。十秒钟之后，发射开关自动开启，第一股动力涌浪向后喷出。

泰伦斯感到体重增加，有股力量将自己压向座椅；一阵惊慌的情绪向他袭来。

他咕哝道：“好不好操作？”

坚若似乎对加速度无动于衷，声音依然平静：“还算好。”

泰伦斯靠向椅背，一面试图在压力下放松，一面望着显像板。随着大气层逐渐稀薄，显像板上的星辰变得越来越清晰明亮。紧贴泰伦斯皮肤的蓊蒿传来冰冷与潮湿的感觉。

现在他们来到太空，坚若正以各种速度测试游艇的性能。泰伦斯无法做出内行的判断，但他看得出来，这位游艇玩家细长的手指仿佛演奏乐器似的，在控制台上来回游移，群星便随之以稳定的步伐列队通过显像板。最后，一个庞大的橘色弧形体占满显像板的澄澈表面。

“不坏，”坚若说，“你把游艇保养得很好，狄蒙。它虽然小，可是有它的优点。”

泰伦斯谨慎地说：“我想，你会希望测试它的速度和跃迁能力吧？如果你有兴趣，尽量试，我不反对。”

坚若点点头。“谢谢。你建议我们飞到哪儿？比如——”他迟疑了一下，继续说，“嗯，去萨克怎么样？”

泰伦斯的呼吸忽然急促了些，去萨克，正如他所愿。他几乎要相信自己住在一个魔幻世界，一连串事件驱策着他的行动，他甚至不必表示意见。现在不难说服他相信，促使这些行动的并非什么“事件”，而是注定的命运。他的童年浸淫在大亨灌输给弗罗伦纳人的重重迷信中，这种东西即使成年后也难以尽除。到了萨克，便有可能遇见逐渐恢复记忆的愚可，这场游戏还没结束。

他大声说：“有何不可，坚若？”

坚若说：“那么就去萨克。”

随着游艇速度的增加，弗罗伦纳这个球体从显像板的画面中滑落，远方的群星再度出现。

“你从弗罗伦纳到萨克最快飞了多久？”坚若问道。

“没有破记录的表现，”泰伦斯小心回答，“普通而已。”

“那么我想，你曾有低于六小时的记录？”

“没错，偶尔。”

“反不反对我试图逼近五小时？”

“绝不反对。”泰伦斯说。

数小时之后，他们才远离受到恒星质量扭曲的空间结构，终于能进行跃迁了。

泰伦斯发觉无法成眠是一种折磨。三个晚上以来，他几乎都没有睡，而几天来的紧张更使他的困倦加倍。

坚若瞟了他一眼：“你何不上床睡一会儿？”

泰伦斯疲乏的脸部肌肉硬挤出一点精神来：“这无所谓，无所谓。”

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又露出歉然的微笑。那位游艇玩家转过身去操作仪器，泰伦斯的双眼再度变得呆滞无神。



太空游艇的座椅需要非常舒适，它必须提供适当的衬垫，帮助乘客抵抗加速度。即使不是特别疲倦的人，坐在上面也很容易进入甜甜的梦乡。此时此刻就算躺在碎玻璃上也睡得着的泰伦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失去神智的。

他睡了好几个小时。这辈子从未睡得这么沉，甚至连梦也没有。

他始终没有惊醒。当那顶无边帽从他头上被摘下时，除了均匀的呼吸，他没有任何知觉。

终于，泰伦斯迷迷糊糊地、慢慢地醒了过来。有好几分钟的时间，他对身在何处没有一点概念，还以为回到了那间镇长住宅。真实的情状一步步逐渐浮现，最后，他总算能对还在控制台上的坚若露出笑容：“我猜我是睡着了。”

“我也这么猜，萨克就在前面。”坚若对着显像板上巨大的白色新月形点了点头。

“我们什么时候着陆？”

“大约一小时以后。”

现在泰伦斯已足够清醒，能意识到对方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然后他才发现，坚若手中那个青灰色物体竟是一柄针枪的枪筒，他有如冷水浇头，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泰伦斯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

“坐下。”坚若以谨慎的口吻说，另一只手握着一顶无边帽。

泰伦斯举手摸头，碰到的却是头发。帽子不见了。

“没错，”坚若说，“这相当明显，你是弗罗伦纳人。”

泰伦斯瞪大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还没登上可怜的狄蒙这艘游艇时，就知道你是弗罗伦

纳人了。”坚若说道。

泰伦斯的嘴巴像塞着棉花那么干，双眼冒出熊熊烈火。他望着那个细小的、要命的枪口，等待那突然的、无声的闪光。他已经达到这一步，这一步，却终归输掉这场赌博。

坚若似乎不慌不忙，手里稳稳握着针枪，讲话平静而缓慢。

“你的基本错误，镇长，是以为你真能永远智胜一个组织化的警力。不过，若非你不幸选择了狄蒙作为目标，你的表现还会更好。”

“我没有选择他。”泰伦斯以低哑的声音说。

“那就称之为运气吧。艾斯塔尔·狄蒙，大约十二小时以前，站在城中公园等他的妻子。他偏偏选在那里和她会面，除了情趣没有其他理由。他们最初就是在该处邂逅的，此后每年的那一天他们都在那里约会。在年轻夫妻之间，这种仪式没什么特别新奇的地方，但对他们而言似乎很重要。当然，狄蒙从未想到，由于那个地点相当偏僻，使他成为一名凶手的合适目标。在上城，谁会想到这种事呢？

“一般情况下，这种谋杀或许要好几天才会被发现。然而，那桩罪行发生后半小时内，狄蒙的妻子就抵达现场，丈夫不在那里令她十分惊讶。他不是那种人，她后来解释，不会因为她迟到一会儿就愤愤离去。她经常迟到，他多少会预料到这种事。当时她忽然想到，她的丈夫也许正在‘他们的’洞穴中等她。

“当然，狄蒙原本等在‘他们的’洞穴外。那是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一个洞穴，他自然也就被拖到那里头去。他妻子走进那个洞穴，结果发现——嗯，你也知道她发现了什么。她

设法透过我们国安部的办公室，将这个信息通知巡警团，虽然她由于惊吓过度、歇斯底里，说话几乎已经语无伦次。

“以如此冷血的手段杀死一个人，让他的妻子在充满他俩美好回忆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镇长，这种感觉怎么样？”

泰伦斯险些窒息，他奋力喘过一口气，吐出满腔的愤怒与挫折：“你们萨克人杀害了数百万弗罗伦纳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你们靠我们致富，像这艘游艇……”他无力再往下说了。

“狄蒙出生时就是这种情况，他不该对此负责。”坚若说道，“假使你生为萨克人，你会怎么做？放弃你的财产，去葡萄酒田里工作？”

“好，开枪吧！”泰伦斯喊道，“你还在等什么？”

“不急，反正我有充分的时间把故事讲完。本来，我们对死者和凶手的身份都不确定，只猜想两者极可能分别是狄蒙和你。根据尸体旁边那堆巡警制服的灰烬，我们认为你显然已经改扮为一名大亨。然后我们进一步推测，你大概会前往狄蒙的游艇。不要高估我们的愚蠢，镇长。

“然而事情仍相当复杂。光是追查到你也没什么用，因为你已经走投无路。你拥有武器，假如身陷重围，你无疑会自我了断。自杀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要在萨克见到你，而且要见活口。

“对我而言，这是特别棘手的难题。我一定得说服国安部相信我能单独处理，我能不动声色、毫无困难地把你送到萨克去。你应该知道，此刻我就是在这这么做。

“告诉你一句实话，起初我还怀疑你究竟是不是我们要的人。你在游艇航站穿着普通的正式服装，这是不可思议的粗

俗品位。在我看来，假扮游艇玩家而不穿游艇装，任何人做梦都不敢冒这个险。我以为你是故意送来的诱饵，你想办法要让自己遭到逮捕，而我们要的人则从另一个方向逃跑。

“我犹豫不决，于是用其他方法测验你。首先，我在错误的位置寻找钥匙孔。从来没有游艇的气闸设计是从右侧打开的，钥匙孔一直都在左侧，从没变过。对于我犯的错误，你始终未显现任何惊讶，一点都没有。后来我又问你，你的游艇是否曾在六小时内从弗罗伦纳飞到萨克。你说有过——偶尔。这实在不简单，最佳记录也不止九小时。

“于是我判断你不可能是诱饵，你所表现的无知太过分了。你应该就是正确的目标，不是装出来的。我只要等你睡着了——从脸上就能明显看出你极需睡眠——解除你的武装，悄悄用武器指着你。我拿掉你的帽子，最主要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萨克服装上冒出一颗浅色头发的头是什么样子。”

泰伦斯的眼睛紧盯着针枪。或许坚若看到他的颞部肌肉微微鼓起，也或许只是猜到他在想什么。

“当然我绝不能杀死你，即使你向我扑来。”坚若说，“就算为了自卫，我也不可以杀你。但别以为这样你就会有任何优势，只要你动一动，我就马上射掉你一条腿。”

泰伦斯的斗志瞬间消失殆尽。他用双手按住额头，呆呆坐在原处。

坚若轻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吗？”

泰伦斯没有回答。

“第一，”坚若说，“我相当乐于看你受折磨。我不喜欢凶手，尤其不喜欢杀害萨克人的弗罗伦纳人。我奉命将你押送到萨克，但命令中并未规定我得让你有个愉快的旅程。第二，

你需要对情势有全盘的了解，因为到萨克以后，下面的发展就全看你了。”

泰伦斯抬起头来：“什么意思？”

“国安部知道你即将抵达。这艘船离开弗罗伦纳的大气层后，当地办公室就立刻发出消息，这点你不必怀疑。可是我说过，我一定得说服国安部相信我能单独处理，而我的确也做到了，如此一来，情势便整个改观。”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泰伦斯绝望地说道。

坚若以沉稳的态度回答：“我说‘他们’要在萨克见到你，‘他们’要见活口。我指的‘他们’不是国安部，我指的是川陀！”

沙姆林·强兹从不属于冷静稳重型，一年来的挫折并未使这点有任何进步。如果动摇了脑袋中用以思考的基础，他就无法享受美酒。简言之，他不是路迪根·阿贝尔。

此时，强兹刚结束一场愤怒的咆哮——不论川陀谍报网的情况如何，都绝不该允许萨克绑架并监禁分析局的成员——他说。而阿贝尔只是平静地说道：“我想今晚你最好在这儿过夜，博士。”

## 变节者

强兹冷淡地回他一句：“不劳费心。”

阿贝尔说：“当然，老兄，当然。不过话说回来，连我的人都会被轰死，你想萨克还不够胆大包天吗？在今晚结束前，你也很可能发生什么意外。所以让我们等一夜，看看新的一天会有什么发展。”

强兹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阿贝尔仍保持冷静且近乎漠然的态度，甚至突然开始装聋作哑。强兹只好妥协，让使馆人员以几乎强迫又礼貌十足的态度，护送他到一间寝室。

他躺在床上，瞪着微微发光、映着图画的屋顶（那是冷哈登所绘“大角卫星之战”的复制品，临摹的功力还不赖），却毫无睡意。接着，他闻到一阵微弱的催眠气，遂在瞬间进入梦乡。五分钟后，强力抽风机将室内的麻醉剂清除干净，此时他所吸入的剂量，已足以维持八小时有益健康的睡眠。

强兹在寒冷的清晨醒来，天色还是灰蒙蒙一片。

他猛眨眼睛，阿贝尔就在他面前：“现在几点钟？”

“六点。”

“太空啊……”他四下望了望，一双细瘦的腿从被单中伸出来，“你起得可真早。”

“我一直没睡。”

“什么？”

“我已经感到睡眠不足了，真的。而且我对催醒剂的反应，已经不能和年轻时相提并论。”

强兹下床，低声道：“请稍待一下。”

他很快地梳洗完毕，不久就回到房间，一面束紧短袖上衣的腰带，一面调整磁力接缝。

“好啦。”他说，“不用说，你一定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否

则你不会整夜没睡，又在六点就把我叫醒。”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阿贝尔坐在强兹床上，仰头笑了起来，笑声尖锐但相当自制。在他萎缩的牙龈上，那口坚固、微黄的塑胶假牙显得很不相称。

“请你原谅，强兹。”他说，“我有点不对劲，药物导致的清醒让我有些头昏眼花。我几乎想，应该劝川陀派个较年轻的大使来替换我了。”

强兹带着讥讽也带点乍现的希望，问道：“你发现结果他们并没有抓到那名太空分析员？”

“不，他们抓到了。我很抱歉，但这是事实。我的开心，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情报网安然无事。”

强兹很想说一句：“去你妈的情报网！”但总算忍住了。

阿贝尔继续说：“毫无疑问，他们知道柯洛夫是我们的情报员，他们可能还知道在弗罗伦纳其他那些同志。不过那些都是小角色，萨克人知道这点，他们一向认为只要监视这些人就好，根本不值得有进一步的行动。”

“他们杀了一个。”强兹立即指出。

“没有，”阿贝尔反驳道，“是那名太空分析员的同伴化装成巡警干的。”

强兹瞪大眼睛：“我听不懂。”

“这是个相当复杂的故事。陪我吃早餐好吗？我饿坏了。”

喝咖啡的时候，阿贝尔开始叙述过去三十六小时所发生的事。

强兹听得目瞪口呆。他放下自己的咖啡杯，虽然只喝了一半，却再也没有拿起来。“就算他们偏偏选上那艘太空船偷渡，他们仍然可能没被发现。如果在它着陆时，你派些人去



接应……”

“唉，你自己明明知道，现代太空船一律能侦出超额的人体热量。”

“可能会被忽略。仪器或许万无一失，但人可不一样。”

“一厢情愿的想法。听我说，在那艘太空船航向萨克的同时，根据数起极可靠的报告，发孚大亨正和五大大亨其他几位在开会。这些洲际会议通常极少召开，间隔简直就像银河恒星的距离那么遥远。这是巧合吗？”

“为讨论一名太空分析员而召开洲际会议？”

“没错，此事对他们而言原本并不重要，但我们的反应却使它身价百倍。分析局以锲而不舍的态度，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寻找这名分析员。你想他们会等闲视之吗？”

“不是分析局，”强兹坚持道，“是我。我一直以几乎非正式的方式进行。”

“那些大亨可不知道这一点，即使你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此外，川陀也表示了兴趣。”

“在我的要求之下。”

“他们同样不了解这一点，而且不会相信。”

强兹站了起来，椅子立刻自动移开餐桌。他将双手紧握于背后，在地毯上来回踱步。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不时以严厉的目光瞥向阿贝尔。

阿贝尔面无表情，开始喝他的第二杯咖啡。

“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强兹忽然开口。

“一切什么？”

“每一件事。那名太空分析员何时、如何偷渡；那位镇长以什么方式逃脱追捕。你的目的难道是要欺骗我吗？”

“强兹博士……”

“你已经承认，除了帮助我之外，你还派了另一批手下注意那名太空分析员的下落。昨天晚上，你设法让我安全地置身事外，不容有任何闪失。”强兹突然想到那一阵催眠气。

“博士，我花了一个晚上，不断和我的一些情报员联络。”阿贝尔说，“我所做的和我所获悉的，我们可以说，都是属于机密事件。你必须置身事外，但要安全无虑。我刚才告诉你的消息，都是我的情报员昨晚向我报告的。”

“要获悉那些事，你必须要有间谍在萨克政府工作。”

“嗯，当然。”

强兹突然转向阿贝尔：“唉，得了吧！”

“你不相信？没错，萨克政府的稳定以及萨克人民的忠诚，在银河是有口皆碑的。理由相当简单，因为即使最穷的萨克人，和弗罗伦纳人比起来也是贵族，而且可以自认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无论这种想法多么牵强。

“不过，你想想看，萨克并非如银河大多数人想像中那样，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你在萨克已经住了一年，对这点应该了解。萨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水准和其他世界不相上下，而且不比弗罗伦纳的水准高多少。总是有些萨克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会厌恶那些显然享尽富贵的少数人口，而情愿为我们所用。

“数世纪以来，萨克政府只将叛变视为弗罗伦纳的专利，这是它最大的弱点，他们忘记注意自己的内部。”

强兹说：“这些微不足道的萨克人，就算存在，也无法对你有多大贡献。”

“若是单打独斗，的确没什么用；但如果将他们统合起

来，对我们另外那些更重要的人员而言，他们就成为有用的工具。甚至在萨克真正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些人深深铭记着过去两个世纪的教训。他们深信川陀终将统治整个银河，而我相信，这个信念十分正确。他们甚至觉得在有生之年就有可能见到银河的统一，因此宁愿预先倒向赢家这边。”

强兹做了个恶心的表情：“你把星际政治说成一个非常龌龊的游戏。”

“没错，可是反对龌龊并不能去除龌龊，而且并非每个层面都是一成不变的龌龊。想想那些理想主义者；想想在萨克政府卧底的那几位，他们效命川陀既不为钱也不是为自己将来的权力，只是因为他们真心相信，一个统一的银河政府能为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而唯有川陀才能建立这样的政府。萨克的国家安全部就有个这样的人，是我手下最优秀的一员。此时此刻，他正把那位镇长带到这儿来。”

“你是说那个人被捕了？”

“被国安部逮捕，没错。但逮捕他的既是国安部人员，同时也是我的手下。”说到这里阿贝尔突然皱起眉头，变得暴躁起来，“从今以后，此人的用处将大不如前了。一旦他向国安部谎称那位镇长已经逃脱，最好的情况是降级处分，最坏的情况是成为阶下囚。唉！”

“你现在打算如何？”

“我没什么概念。总之，我们必须获得那位镇长。目前我只能确定他会抵达太空航站，之后会发生什么……”阿贝尔耸了耸肩，脸上那衰老、焦黄的皮肤像羊皮纸般。

最后他补充道：“五大大亨也在等那位镇长，他们以为他已在他们掌握中。在此人还未真正落入我们任何一方之手前，

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

可惜这句话并没有说对。

严格说来，在银河各个角落，所有外世界大使馆都拥有治外法权，范围涵盖大使馆所在地与邻近区域。然而对一般的大使馆而言，这无异于痴心妄想，除非母星的力量足够强大。所以，实际上只有川陀能真正维持其使节的独立自主。

川陀大使馆占地将近一平方英里，在这个范围内，随时都有穿着川陀制服、佩戴川陀徽章的武装人员四处巡逻。除非受到邀请，任何萨克人不得进入；带武器的萨克人则一律不准入内。老实说，如果有一支萨克装甲兵团对它全力进攻，馆内的人员与武器顶多只能抵抗两小时而已，可是在这个小小的使馆背后，却藏有百万世界的正规军随时能发动的报复力量。

因此它从未受到侵犯。

它甚至能与川陀保持直接的实质联系，无需借用萨克的航站进出。“行星太空”与“自由太空”的交界是与地表距离一百英里的球面，一艘川陀的母舰始终徘徊在边界外不远处。母舰上载着许多小型回旋飞船，它们备有推进叶片，可用最少的动力在大气内飞翔。这些回旋飞船随时能出现在萨克上空，再对准使馆内的小型航站俯冲降落（一半顺势而下，一半靠动力驱动）。

然而，目前出现在使馆航站上空的回旋飞船，既不是川陀的飞行器，也没有列在时间表上。馆内的小型军队立即毫不犹豫地展开备战，一尊针炮将喇叭状的炮口对准天空，力场屏幕也升了起来。

无线电讯急速往返，强烈的警告乘着脉冲向上传递，惶急的回答则顺波而下。

卡姆朗中尉从仪表板上回过头来：“我不明白。他声称如果我们不让他降落，他在两分钟内就会被射下天空。他说要请求政治庇护。”

伊利奥队长刚走进来：“当然。然后萨克就会宣称我们干涉内政，而如果川陀决定让事件扩大，你我就成了牺牲品。这人到底是谁？”

“不肯讲。”中尉相当愤怒，“他说必须和大使通话。请给我指示，队长。”

短波接收机匆匆响起，一个近乎歇斯底里的声音说：“有人在吗？我马上就要降落，就是这样。真的！我告诉你们，我不能再多等一刻。”通话在一阵吱吱声中结束。

那队长叫道：“啊，我听得出那个声音！让他下来！我负全责！”

命令送了出去。那艘回旋飞船垂直下降，比正常的最大速度更快，那是驾驶员既不熟练又惊慌失措的结果。

针炮始终瞄准着目标。

队长与阿贝尔大使取得直接联络，整个大使馆立刻进入全面紧急状态。那艘回旋飞船降落后不到十分钟，一队萨克飞船就来到大使馆上空，虎视眈眈地盘旋了两小时才终于离去。

此时他们正在共进晚餐，包括阿贝尔、强兹与那位不速之客。在这种情况下，阿贝尔仍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泰然，扮演一位毫无好奇心的主人。几小时以来，他一直未曾问起，五大大亨之一为何也需要政治庇护。

强兹的耐性差得多，他压低声音对阿贝尔说：“你到底准备拿他怎么办？”

阿贝尔回敬他一个微笑：“什么也不做，至少得等我确定自己是否已掌握那位镇长。将筹码丢到桌上之前，我先要知道自己拿的是怎样一副牌。而且既然是他来找我，等待将使他比我们更沉不住气。”

他说得没错。那位大亨两度准备打开话匣子，阿贝尔每次只是说：“亲爱的大亨！空着肚子谈论严肃的题目当然不会愉快。”他文雅地微微一笑，并命令手下准备晚餐。

吃饭的时候，那位大亨又试了一次：“你能想像我为何要离开斯汀大陆吗？”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阿贝尔承认，“居然会让斯汀大亨成为萨克飞船的猎物。”

斯汀谨慎地望着他们。他心中正在盘算着，因此那细小的身子与瘦削苍白的脸孔都绷得好紧。他的长发仔细扎成许多束，用好些小型发夹夹起来，每当他转头的时候，那些发夹就会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要人注意他根本不屑萨克目前所流行的短发。此外，他的皮肤与衣裳都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阿贝尔注意到强兹稍微收紧的嘴唇，也看到这位太空分析员的手迅速抚过自己蓬乱的短发。他想，要是斯汀以更典型的面貌出现，脸颊搽上胭脂，指甲涂成铜色，不知道强兹的反应会多么有趣。

“今天召开了一次洲际会议。”斯汀说。

“真的？”阿贝尔佯装不知情。

接下来，他仔细聆听斯汀叙述那场会议经过，表情一点

也没有变化。

“我们本来还有二十四小时，”斯汀生气地说，“现在只剩下十六小时了。真是的！”

“而你就是X！”在斯汀讲述的时候，强兹越来越坐立不安，现在终于喊出来，“你就是X。你会来这里，是因为他抓到了你。嗯，这样也好。阿贝尔，他能证明那名太空分析员的身份，我们可以利用他迫使对方交出那个人。”

在强兹那雄厚的男中音掩盖下，斯汀细弱的声音让人几乎听不清楚：

“真是的！哎呀，真是的，你疯了。停止！让我说话，我告诉你……尊贵的阁下，我记不得这人的名字。”

“他是沙姆林·强兹博士，大亨。”

“好吧，沙姆林·强兹博士。我这辈子从没见过那个人，不管他是白痴或太空分析员或其他任何东西。真的！我从来没听过这么荒唐的事。我当然不是X，真的！如果你能不用那个愚蠢的字眼，我会很感激你。想想看，怎么会有人相信发孚的三流荒谬剧！真是的！”

强兹依然坚持：“那你为什么要逃？”

“萨克啊，这不是很明显吗？噢，我会窒息，真的！难道你看不出发孚在做什么吗？”

阿贝尔轻声打岔：“如果你要解释，大亨，没有人会打断你的话。”

“嗯，谢谢你。”他一副尊严受损的神态，继续说，“他们几个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因为我看不出把时间浪费在文件、统计图表，以及所有那些无聊的细节上有什么意义。可是，真的，我倒想知道，五大大亨如果不能轻轻松松做真正的大

亨，又要国务院干什么？

“虽然我不爱劳心劳力，你该知道，这不表示我是个傻瓜。真的！也许其他人都瞎了，但我看得出来，发孚对那个太空分析员其实一点都不关心。我甚至认为那个人根本不存在，发孚只是一年前想到这个主意，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策划这件事。

“他把我们当傻瓜和白痴耍。而其他几个家伙真的也就是那样，令人作呕的傻瓜！他说的那个什么白痴和什么太空分析那些百分之百荒唐的事都是他一手安排的。那个据说杀了十几个巡警的弗罗伦纳人，如果只是发孚的特务戴上浅色假发冒充的，我也绝对不会惊讶。就算他是真正的弗罗伦纳人，那也一定是发孚花钱雇他干的。

“这种事发孚可不是做不出来，真的！他会利用当地人对付自己的同胞，他就是那种人。

“反正，显然他是要利用这件事作借口，想毁掉我们这几个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成为萨克的独裁者。你们不认为这很明显吗？

“根本没有什么X，到了明天，除非有人阻止，否则发孚会利用次以太将一切阴谋散布开来，并宣布进入紧急状况，然后他就会自立为领袖。在我们萨克，已经五百年没有领袖了，但这点不会阻止发孚。他会毫不犹豫地埋葬这个制度，真的！

“只有我意图阻止他，这就是我必须离去的原因。假使我仍待在斯汀大陆，我一定会遭到软禁。

“今天会议结束后，我马上查了查我的私人航站，结果怎样你知道吗？竟然已经被他的人接管了！这明明是不把各洲



自治当一回事，这是无赖的行为嘛。真的！还好发孚这个人虽然阴险，却不怎么聪明。他以为我们有人或许会试图离开这颗行星，因此派人监视各个太空航站。然而——”说到这里，他露出狡诈的笑容，并发出微弱的哧哧笑声，“他没想到监视回旋飞船航站。

“或许他以为，在这颗行星上，我们逃到哪里都不会安全。但我想到了川陀大使馆，这就比其他人高明。他们真叫人讨厌，尤其是玻特。你认识玻特吗？这个人好粗野好可怕，简直就是肮脏。他总是对我冷嘲热讽，好像保持干净、散发香气有什么不对似的。”

他将指尖放在鼻端，轻轻吸了一下。

强兹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动，一副不敢恭维的样子，阿贝尔伸手轻轻按住他的手腕。“斯汀大亨，你把一家人都抛下了，有没有想到发孚会拿这一点来威胁你？”阿贝尔说。

“我没法把每一个可爱宝贝都送进我的回旋机，”他稍微涨红了脸，“发孚不敢动他们。何况，我明天就会回斯汀大陆。”

“怎么回去？”阿贝尔问。

斯汀万分惊讶地望着他，两片薄唇张了开来：“我是在提出同盟的提议，尊贵的阁下。你不能假装川陀对萨克毫无兴趣；你当然会告诉发孚，任何想要改变萨克体制的企图，都必将导致川陀的介入。”

“我简直看不出如何能做到这点，即使我认为我的政府会表态支持。”阿贝尔说。

“怎么会做不到？”斯汀生气地问道，“如果让发孚控制了整个的蓟蒾贸易，他会提高价格，要求租借地以加速货运，

还会提出其他各种要求。”

“价格不是由你们五人控制吗？”

斯汀猛然向椅背重重一靠。“唉，真是的！我可不知道每项细节。下一步你就会问我数据，天啊，你和玻特一样坏。”他随即恢复正常，哧哧笑了笑，“当然，我只是在逗你。我的意思是，没有发孚从中作梗，川陀就可能和我们其他人达成协议。为了回报你们的帮助，我们会让川陀获得特惠的待遇，甚至一点贸易利润。”

“我们又如何防止这种干涉不会发展成银河级战争？”

“噢，真是的；你看不出来吗？那简直和光天化日一样明白。你们不是侵略者，你们只是在预防萨克发生内战，以免葡萄贸易中断。我会宣称是我向你们求助的，那简直和侵略天差地远，整个银河都会站在你们这一边。当然，如果川陀事后因此获利，哈，别人根本就管不着。真的！”

阿贝尔将瘦骨嶙峋的手指握在一起，仔细审视了一番：“我无法相信你是真心想加入川陀的阵营。”

斯汀那原本微带笑容的脸上，迅速掠过一抹强烈的恨意：“宁要川陀，不要发孚！”

阿贝尔说：“我不喜欢威胁动武，我们能否等一等，让事情再明朗一点……”

“不，不！”斯汀叫道，“一天都不能等。真的！现在，就是现在，如果你们不强硬，那就太迟了。一旦过了期限，他将骑虎难下，再要收手会把老脸丢尽。如果你们现在帮我，斯汀大陆的人民都会支持，五大大亨其他三位也会加入我的行列。哪怕你只是再等一天，发孚的宣传攻势也会开始，我会被抹黑成变节者。真的！我！我呀！一个变节者！他会利

用他能煽动的一切反川陀成见，你可知道，我无意冒犯，但那种成见可大着呢。”

“假如我们要求他，让我们见一见那名太空分析员，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样做有什么好处？他会玩弄两手策略。他会告诉我们那个弗罗伦纳白痴是个太空分析员，但也会告诉你那个太空分析员是个弗罗伦纳白痴。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太厉害了！”

阿贝尔一面思量这一点，一面低声哼着歌，手指还轻轻打着拍子。然后他说：“你知道吗？那位镇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什么镇长？”

“杀了数名巡警和一名萨克人的那位。”

“喔！真是的！发孚眼看就要接收整个萨克，你以为他会关心那件事吗？”

“我认为他会。重点并非那位镇长在我们手中，而是他怎么会在我们手中，你懂了吧？我想，大亨，发孚会听我的话，而且会表现得非常谦逊。”

强兹认识阿贝尔那么久，头一回觉得这位老者声音中的沉着冷静减少了些，取而代之的是心满意足，几乎可说是胜利的喜悦。

对莎米雅·发孚这位贵妇而言，“挫折”是十分罕有的感觉。但如今，她的挫折感已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甚至令人无法想像。

这座太空航站的指挥官跟瑞斯提船长一个德行。此人表现得非常客气，几乎有点谄媚；他露出凝重的表情，一面表示他的遗憾，一面否认有任何冒犯她的意思。但是对于她明白提出的意愿，则毫不通融。

# 俘虜

最后，她居然不得不以一个普通萨克人的身份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我想身为萨克公民，我有权迎接任何一艘我想迎接的船舰吧？”

她其实很讨厌这么说。

指挥官清了清喉咙，皱脸上的痛苦表情似乎变得更清楚、更明显：“事实上，大小姐，我们绝没有不准您进来的意思。只不过我们接到大亨——也就是令尊——的特殊命令，禁止您迎接那艘太空船。”

莎米雅以冰冷的口吻说：“那么，你是在命令我离开这座航站？”

“不，大小姐。”指挥官十分乐意妥协，“我们并未奉命将您拒于航站之外，如果您希望留在这里，您当然可以留下来。不过，启禀大小姐，您可别再向那些着陆眼接近一点，否则我们必须阻止您。”

说完他就走了，留下莎米雅坐在华而不实的私家地面车中。那辆车停在航站里面，距离最外围入口只有一百英尺。他们原本就在等待她、监视她，而且八成还会继续监视下去。只要她再向前推进一个轮距，她愤愤地想，他们或许就会将她的传动装置切断。

她咬牙切齿。父亲这样做实在不公平；这是他们对待她的一贯方式，总是把她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她还以为他已经了解她不是小孩了。

他向来都是亲自走下座椅迎接她，自从母亲过世后，能获得这种礼遇的也只有她了。他总是紧紧拥抱她，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甚至还为她暂停一切工作。他连秘书都赶到

别的房间，因为他知道这个弗罗伦纳人僵硬、苍白的面孔会惹她讨厌。

几乎像是回到了旧日时光，当时祖父仍然健在，父亲尚未成为五大大亨之一。

“米雅，孩子，”他说，“我一小时一小时算着时间，我从不知道弗罗伦纳离这儿那么远。当我听到那些当地人躲在你的太空船上——就是我为了确保你的安全而特别派去接你的那艘——那时我几乎要发狂了。”

“爸爸！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没有吗？我差点就派出整个舰队到半途接你，再以全面备战的警戒把你护送回来。”

说到这里，父女俩笑成一团。好几分钟后，莎米雅才能把话题转回她满脑子所想的那件事。

她以不经意的口吻说：“您要怎么处置那两个偷渡者？”

“你为什么想知道，米雅？”

“您不会认为他们计划要行刺您，或是诸如此类的事吧？”

发孚微微一笑：“你不该有这种可怕的想法。”

“您不会这么认为，对不对？”她坚持问道。

“当然不会。”

“太好了！因为我和他们谈过，爸爸。我不管瑞斯提船长怎么说，他们明明就只是两个可怜而无辜的人嘛。”

“这两个‘可怜而无辜的人’触犯了好多条法律，米雅。”

“您不能把他们当成普通的罪犯，爸爸。”她的声音在惊慌中升高。

“那该怎么办？”

“那个男的不是当地人，他来自一颗叫做地球的行星。他

曾受过心灵改造，他不该对那些事负责。”

“好吧，亲爱的，国安部会了解这一点，这件事应该交给他们处理。”

“不，这件事太重要，不能交给他们就算了。他们不会了解，除了我以外，谁都不了解！”

“整个世界上只有你，米雅？”他以纵容的口气问道，同时伸出一根指头轻抚她额头的鬃发。

莎米雅大声叫道：“对！只有我！其他人都会认为他是疯子，但我确定他不是。他说弗罗伦纳和整个银河有个很大的危机；他是个太空分析员，您知道他们精通宇宙学，他了解这种事的！”

“你怎么晓得他是个太空分析员，米雅？”

“他这么说的。”

“那个危机的详细情形如何？”

“他也不知道。他受过心灵改造——难道您看不出来，这就是最佳的证据吗？他知道得太多，却有人希望一切保密。”她的声音本能地压低，变得沙哑而神秘兮兮。她按捺住回头望一望的冲动，继续说，“您想，如果他的理论是假的，那就根本不需要用心灵改造器来对付他。”

“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杀掉他，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发孚立刻后悔提出这个问题，如此只会让女儿没完没了。

莎米雅想了一下，没想出任何结果。然后她说：“如果您命令国安部让我跟他谈，我就会查出来。他信任我，我知道他信任我。我能比国安部问出更多内情，请告诉国安部让我见他，爸爸，这事非常重要。”

发孚轻轻捏着她握紧的拳头，对她微微一笑：“现在不

行，米雅，现在不行。再等几小时，第三个人就会落入我们手中。到那个时候，也许可以。”

“第三个人？犯下所有凶杀案的那个当地人？”

“正是他。载着他的太空船再过一小时左右就会着陆。”

“在此之前，您不会对那个弗罗伦纳女子和那个太空分析员怎样吧？”

“绝对不会。”

“太好了！我去迎接那艘太空船。”她站了起来。

“你去哪里，米雅？”

“到航站去，我有好多话要问这个弗罗伦纳人。”她哈哈大笑，“我会向您证明，您的女儿可以是个相当不错的侦探。”

可是发孚并未回应她的笑声：“我希望你别去。”

“为什么？”

“此人抵达的时候，航站不可以有任何异常，这点极为重要。你在那里会太显眼了。”

“这是什么道理？”

“我不能对你解释国家大事，米雅。”

“国家大事，哼。”她向他靠去，在他的额头很快吻了一下，然后掉头就走。

如今她在航站内，一筹莫展地坐在车里。天空中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大的斑点，在接近黄昏的阳光下，看来是黑色的一团。

她按下开启车内用品隔间的按钮，掏出她的观影镜。这种眼镜的普通用途，是追望平流层球赛的单人高速飞车所做的回转动作，不过也能用在更严肃的场合。她拿起这副眼镜



贴近眼睛，前方坠落的黑点就变成一艘具体而微的太空船，连船尾冒出的红光都看得清清楚楚。

等太空船内的人出来时，她至少看得见他们，可借着视觉尽可能搜集有用的情报。事后总有办法，总有办法，再来安排一次会晤。

萨克占满了显像板，包括一块大陆与半个海洋。由于下方有些棉絮般死寂的白云，画面并不十分清晰。

坚若说：“太空航站不会有重重警卫，这也是因为我的建议。我跟他们说，这艘太空船抵达时若有任何不寻常的部署，就可能使川陀有所警觉。我还说，这次行动的成功全靠川陀从头到尾都蒙在鼓里，直到一切变作既成事实……好啦，别管这些。”他的语气稍有不稳，显示他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面前的控制台上。

泰伦斯绷着脸耸了耸肩：“有什么差别？”

“差太多了，对你而言。我将使用最靠近东门的着陆眼，一旦着陆后，你就立刻从后面的安全门出去，然后快步走向那个大门，但也别走得太快。我这里有些证件，或许可以让你通行无阻，也或许不行。如果发生任何问题，你得自行采取必要的行动。根据过去的记录，我判断这点我能信任你。有辆车等在大门外，会把你载到大使馆去，就是这样。”

“你呢？”

显像板上的萨克从一个毫无特征、只是闪耀着褐色、绿色、蓝色与云白色的巨大圆球，逐渐转变成比较热闹的地表，上面有蜿蜒的河流与褶皱的山脉。

坚若露出沉稳而冰冷的笑容：“你不用管我。等他们发现

你跑掉时，也许会把我当成叛徒射杀；可是如果我当时完全无能为力，根本没法以行动阻止你，他们也许只会把我当成笨蛋降级了事。我想，后者是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拜托你，离开之前给我一记神经鞭。”

泰伦斯说：“你知道挨神经鞭是什么滋味吗？”

“相当了解。”他两侧太阳穴冒出许多细小的汗珠。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趁机杀了你？我是杀害大亨的凶手，你知道的。”

“我知道，可是杀掉我对你没有好处，只会浪费你的时间。再说我还冒过比这个更大的险。”

在显像板上，萨克的表面正逐渐扩大，边缘冲出了显像板的范围；而中心处继续越变越大，新的边缘再度冲出画面。某座城市中，一个类似彩虹的结构已清晰可见。

“你千万，”坚若说，“不要单枪匹马闯进去，萨克可不是弗罗伦纳。等着你的不是川陀就是大亨，记住了。”

现在，画面上明显出现一座城市。近郊一块绿褐相间的区域渐渐扩展，变成一座太空航站。在他们看来，它正以缓慢的步调向上漂浮。

坚若说：“如果一小时内川陀没接到你，那么在今天结束之前，你将落入那些大亨手中。我不能保证川陀会给你什么待遇，但我可以保证萨克会怎样对付你。”

泰伦斯曾在国务院待过，他知道萨克会怎样对付一名杀害大亨的凶手。

航站的画面稳稳映在显像板上，但坚若再也不望一眼。他转而操作飞行仪器，让脉动束指向下方。太空船在一英里高的空中慢慢转身，最后变成尾部朝下。

在距离着陆眼一百码的上空，发动机发出隆隆巨响。坐在液压弹簧上的泰伦斯能感到它们正在打战，开始觉得头晕眼花。

坚若说：“拿起神经鞭，赶快行动，每一秒钟都很重要。紧急闸门会在你离去后关上；他们会花五分钟纳闷我为何不开主闸门，再花五分钟硬闯进来，然后还要五分钟才能找到你。你有十五分钟的时间走出大门，坐上那辆车子。”

震颤陡然停止，在凝重的静寂中，泰伦斯知道他们已经登陆萨克。

控制改由转向反磁磁场接管，游艇庄严地倾身向下，侧面缓缓贴向地表。

坚若说：“动手！”汗水湿透了他的制服。

泰伦斯仍旧头昏脑涨，双眼几乎无法聚焦，但他还是举起神经鞭……

萨克秋季的寒意向泰伦斯袭来。这种恶劣的季节他曾经过了许多年，直到几乎忘记佛罗伦纳上四季如夏的气候。顿时，当初在国务院那些日子涌回脑海，仿佛他从未离开这个大亨世界。

只不过现在他成了亡命之徒，身上背着罪大恶极的罪状——谋杀一名大亨。

他随着心跳的节奏迈开步伐。那艘太空船在他身后，闸门于他离去后已轻轻关上；坚若仍在太空船内，在剧痛中动弹不得。他走在一条宽广平坦的路上，周围有许多劳工与机工，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与自己的问题。他们不会停下来盯着谁的脸，他们没理由那样做。

有没有任何人确实看到他走出太空船？

他告诉自己答案是否定的，否则现在早已传来追捕的喧嚣。

他摸了摸自己的帽子，它仍拉到遮住耳朵的程度。现在帽子上多出一枚圆形小徽章，摸起来相当光滑。坚若说它是个辨识标志，那些为川陀工作的人，只会注意这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徽章。

他可以摘掉它，自己找路溜走，设法寻找另一艘太空船——总有办法的；设法离开萨克——总有办法的；设法逃脱追捕——总有办法的。

太多的“总有办法”！在他心中，他明白自己已走到终点，正如坚若所说的，不是川陀就是萨克。他痛恨且畏惧川陀，但他知道不论如何选择，都不可能也不可以选择萨克。

“你！就是你！”

泰伦斯僵住了，惊骇之余缓缓抬起头来。大门还在一百英尺外，假如他拔腿就跑……但他们不会让一个狂奔的人通过。那是他不敢做的事，他一定不能跑。

叫他的年轻女子坐在一辆车里，正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望。泰伦斯虽然在萨克待过十五年，却从没见过那样的车辆，它同时闪耀着金属与半透明珠宝的光泽。

她说：“过来，这里。”

泰伦斯的双腿将他慢慢带向那辆车。坚若曾说川陀派来的车子会等在航站外，他真这样说过吗？他们会派一名女子执行这种任务吗？事实上，她只是个女孩，一位肤色颇深、容貌美丽的女孩。

“你是搭那艘刚着陆的太空船来的，对不对？”她问。

他没有回答。

她变得不耐烦：“别装了，我看到你离开那艘太空船！”

她拍了拍那副观影镜，他认得那是什么东西。

泰伦斯喃喃答道：“是的。”

“那么上车吧。”

她为他打开车门。车内的装潢更加豪华，座位非常柔软，散发着香气与新车特有的味道，而且那女孩十分美丽。

她说：“你是那艘太空船的组员吗？”

她在试探他，泰伦斯猜想。“你知道我是谁。”他举起手，指了指那枚徽章。

车子开始倒车与转向，没有发出任何驱动的声音。

到了大门口，泰伦斯蜷缩在椅背上，紧贴着柔软冰凉的蒟蒻椅套。但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小心，女孩以蛮横的口吻说了一句话，他们就顺利通过。

她说的是：“这人跟我一起，我是莎米雅·发孚。”

疲惫的泰伦斯花了几秒钟，才听见并听懂这句话。当他狼狈地从座位上探出头来，车子正以时速一百英里奔驰在快速车道上。

在航站内一座建筑外，有名工人抬起头来，对着他的翻领喃喃说了几句，然后便走进那座建筑，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他的监工皱了皱眉头，暗自决定要在上司面前告他一状，说他每次出去抽烟都会逗留半小时之久。

停在航站外的一辆车里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人困惑不解地说：“跟一个女孩上了车？什么车？什么女孩？”尽管他穿着萨克服装，口音却明明属于川陀帝国的大角众世界。

他的同伴是个萨克人，对各类新闻都如数家珍。当那辆车通过大门、在加速中开始转弯、冲上快速车道的时候，他几乎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叫：“那是莎米雅贵妇的车子，绝对没有第二辆。银河啊，我们该怎么办？”

“跟上去。”另外那人简短有力地说了。

“可是莎米雅贵妇……”

“她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对你也不该有任何意义。否则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的车子也转了个弯，爬上宽广而几乎空旷的车道，上面只准许最快速的地面车行驶。

那萨克人咕哝道：“我们无法追上那辆车。一旦她发现我们，她就会踢开阻速挡，那辆车能开到时速二百五十。”

“她目前保持时速一百。”那大角人回应道。

过了一会儿，他说：“她不是要去国安部，这点可以确定。”

又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她也不是要去发孚宫。”

再过了一会儿，他说：“如果让我知道她要去哪里，就算把我射到太空里打转也可以——她马上又要开出城去了！”

那萨克人说：“我们怎么知道杀害大亨的凶手真的在里面？我猜这是调虎离山计。她并未试图摆脱我们，她是故意要被人跟踪，否则就不会用这样一辆车了，这种车在两英里外都不会跟丢。”

“我知道，可是发孚不会派他的女儿引开我们，一队巡警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也许贵妇其实不在里面。”

“我们会知道的，老兄。她正在减速。加速超过她，前面

找条弯道停下来！”

“我要跟你谈谈。”那女孩说。

泰伦斯判定这不是他最初想像的那种普通陷阱。她确实是发乎贵妇，她一定就是，她似乎未曾想到有任何人可以或可能妨碍她。

她从未向后望一眼，看看是否被人跟踪。他们在转弯时，他前后三次注意到同一辆车跟在后面，与他们保持固定距离，既不靠近也绝不落后。

那不是一辆普通车，这点可以肯定。它可能是川陀派来的，如此甚好；它也可能属于萨克政府，假如这样的话，这位贵妇就是上好的人质。

他说：“请开始吧。”

“你搭的那艘太空船，就是带那个弗罗伦纳人来的那艘吗？那个犯下所有凶案的通缉犯？”

“我说过没错。”

“很好。我把你带到这里，是为了避免受到任何干扰。在前来萨克的途中，那个当地人接受过审讯吗？”

这般天真，泰伦斯想，不可能是装出来的；她确实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谨慎地答道：“有的。”

“审讯时你在场吗？”

“是的。”

“很好，我就知道。对了，你为什么离开那艘太空船？”

这一点，泰伦斯想，其实该是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他说：“我是要送一份特别报告给……”他故意犹豫了一下。

她迫不及待地帮他接下去：“给我父亲？别担心，我会好好保护你，我会说是我命令你跟我走的。”

他说：“这样就好，大小姐。”

“大小姐”这几个字撞击着他的意识深处。她是一名贵妇，是世上最尊贵的女性，而他只是个弗罗伦纳人。一个能够杀害巡警的人，很容易学会如何杀害大亨；同理，一个杀害大亨的凶手，可以毫无顾忌地面对一位贵妇的脸。

他望着她，目光严厉而尖锐。接着他又把头抬高，低着头凝视她。

她实在非常美丽。

由于身为世上最尊贵的贵妇，她并未察觉他凌厉的目光。“我要你把审讯的内容一五一十告诉我，我要知道那个弗罗伦纳人告诉你的一切，这点非常重要。”

“我能否请问您为何对那个弗罗伦纳人有兴趣，大小姐？”

“不可以。”她断然答道。

“遵命，大小姐。”

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他一半的意识在等待那辆跟踪的车子追上来，另一半则越来越注意身旁这位美丽女子的脸蛋与身躯。

在国务院工作以及身为镇长的弗罗伦纳人，理论上而言，每一位都是独身主义者。实际上，在可能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规避这条禁令。而在他的胆量范围内，以及条件许可时，泰伦斯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然而，那些经验从来未曾令他满足。

基于上述理由，此时此刻意义尤其重大。过去他从未在如此隔绝的情况下，在如此豪华的车辆中，与一位美丽的女



子如此接近。

她正在等他开口，一双黑眼睛（如此美丽的黑眼睛）闪烁着浓厚的好奇，丰满红润的双唇因期待而微微张开，蓊蒨衣裳将她的身形衬托得更加美丽。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人——任何人——可能胆敢对发乎贵妇心存歹念。

他等待跟踪者的那一半意识逐渐淡去。

他突然了解到，杀害一名大亨根本不算罪大恶极。

他不太清楚自己已经采取行动，只知道双臂抱住了她娇小的身躯，只知道她全身僵硬，刚喊出半声，他就用嘴唇将她的叫声封住……

他感到一双手搭上他的肩膀，车门已被打开，寒冷的空气吹到他背上。他摸索身上的武器，不过太迟了，到手的武器立刻被扯脱。

莎米雅发出无言的喘息。

那萨克人以憎恶的口气说：“你看到他做了什么没有？”

那大角人说：“别管了！”

此人将一个小型黑色物件放进口袋，再用手将袋口压合。

“带他走。”他说。

那萨克人化悲愤为力量，用力将泰伦斯拉出车来。“她竟然让他那样做！”他喃喃道，“她竟然让他那样做……”

“你是什么人？”莎米雅回过神，有力地叫道，“是我父亲派你来的吗？”

那大角人说：“别问任何问题，拜托。”

“你是外世界人！”莎米雅生气地叫道。

那萨克人余怒未消：“奉萨克之名，我该把他的脑袋打进

脖子里。”他说着朝泰伦斯竖起拳头。

“住手！”大角人一面说，一面抓住萨克人的手腕，硬把他的拳头拉开。

那萨克人沉着脸咆哮：“凡事都有限度。我可以接受杀害大亨的行为，我甚至自己也想杀几个，但是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一个弗罗伦纳人做那种事，却超过了我能忍受的极限。”

莎米雅以不自然的尖锐声调问：“弗罗伦纳人？”

那萨克人弯下腰来，不怀好意地扯掉泰伦斯的帽子。镇长脸色发青，却一动也没动。他仍以坚定的目光望着那个女孩，微风将他浅色的头发微微吹动。

莎米雅无助地向后退，尽可能退到车座另一端。然后，她迅速用双手掩住脸庞，在十指的压力下，她的肌肤开始泛白。

那萨克人说：“我们要拿她怎么办？”

“不管她。”

“她看到我们了。我们还没走出一英里，她就会叫整个行星捉拿我们。”

“你准备杀掉发孚贵妇吗？”那大角人以讽刺的口吻问。

“这个嘛，不是啦。但我们可以弄坏她的车，等她找到无线电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远走高飞。”

“没这个必要。”那大角人弯下腰，上半身凑进车里，“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您能听我几句话吗？”

她一动不动。

那大角人说：“你最好听着。很抱歉在这么温柔的时刻打扰你，但幸好我善用了这个时刻。我迅速采取行动，用三维照相机录下了这场戏。这不是吓唬你，我离开这儿几分钟后，

就会把底片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今后，你要是有任何妨碍我们的举动，我就只好对你不客气，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他转过身来：“今天的事她不会说，一个字也不会。跟我来吧，镇长。”

泰伦斯跟他们走了，他不让自己回头望向车里，再看那张藏在十指后面的苍白脸孔一眼。

不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至少他已经完成一项奇迹。曾有那么片刻，他亲吻了萨克上最高傲的贵妇，浅尝到她柔软、芬芳的双唇。

外交工作自有一套纯属外交的语言与行为模式。例如“不愉快的结果”其实是指战争，而“适当的调整”则是指投降。外世界的外交代表们，如果严格依循这套模式行事，那么彼此间的关系便将停留在形式化且僵化的层面。

所以在自己能做主的场合，阿贝尔宁愿将外交辞令抛到脑后。当他用密封私人波束与发孚联络时，看起来好像只是个普通的老者，一面喝酒一面亲切地与人闲谈。

# 被 告

“你可真难找，发孚。”他说。

发孚微微一笑，一副轻松平静的样子：“这是忙碌的一天，阿贝尔。”

“是啊，我也听说了一点。”

“听斯汀说的？”发孚随口问。

“一部分来自他，斯汀在我们这里差不多七个小时了。”

“我知道，这也是我自己的错。你考虑将他交还我们吗？”

“恐怕不。”

“他是一名罪犯。”

阿贝尔一面呵呵笑，一面转动手里的高脚杯，凝望杯中缓缓上升的气泡：“我想我们可以设法使他成为政治难民，星际法会保护他在川陀疆域内安然无事。”

“你的政府会支持你吗？”

“我想他们会，发孚。我做外交已经做了三十七年，不会不知道川陀支持什么和不支持什么。”

“我能让萨克要求川陀将你召回。”

“那样做有什么好处？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而且你对我非常熟悉，至于我的继任者会是谁可就很难说了。”

片刻沉默之后，发孚皱起威严的面容：“我想你心里已经有主意了。”

“的确有，你手中有一个我们的人。”

“你们的什么人？”

“一名太空分析员，原籍地球。顺便提一下，那颗行星是川陀疆域的一部分。”

“那个人是斯汀告诉你的？”

“他说的还不止这个。”

“他见过这个地球人吗？”

“他没说他见过。”

“好，他没见过。既然如此，我实在怀疑你是否能相信他的话。”

阿贝尔放下酒杯，双手放在大腿上轻轻交握着：“还是可以，我确定真有这个地球人。听我说，发孚，我们应该为这件事碰个面。我手中有斯汀，而你有那个地球人，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势均力敌。在你继续目前各个计划之前，在你的最后通牒期限来临、你的军事政变发动之前，何不就蓟蒾的一般情势召开一场会议？”

“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目前萨克所发生的事，全然是内部问题。我个人十分愿意保证，虽然此地发生这些政治事件，但不会干扰到蓟蒾的贸易。我想，川陀名正言顺的关注应该可以就此打消了。”

阿贝尔啜着酒，似乎是在动脑筋。然后他说：“我们似乎又有了第二个政治难民，一个奇特的个案。顺便告诉你，他是你们弗罗伦纳的子民；是一位镇长，他自称米尔林·泰伦斯。”

发孚的双眼突然冒火：“我们原本就在怀疑！奉萨克之名，阿贝尔，川陀对这颗行星的公开干预该有个限度。你绑架的这个人是一名凶手，你不能把他当成政治难民。”

“好吧，可是你想要这个人吗？”

“你有交换条件，是吗？”

“我刚才提到的会议。”

“只为一个弗罗伦纳籍的凶手，办不到。”

“可是这位镇长设法逃到我们这边的方式，却是相当不寻

常的。你也许会有兴趣……”

强兹一面踱步，一面猛摇头。夜已经相当深，他很希望能睡一觉，可是他知道，今晚又需要催眠剂才能入睡。

阿贝尔说：“我原本可能必须威胁动武，正如斯汀所建议的。那样做是下策，风险非常大，而结果不可预期。但在那位镇长抵达之前，我又想不到别的办法，当然，除非按兵不动。”

强兹猛力摇了摇头：“不，必须采取行动，但你那样做等于勒索。”

“严格来讲，我想大概是的。当时你有别的办法吗？”

“正是你用的办法。我不是伪君子，阿贝尔，或者说我试着不做伪君子。当我打算充分利用你的成果时，我不会计较你用的方法。不过话说回来，那女孩怎么样了？”

“只要发孚信守承诺，她就不会受到伤害。”

“我为她感到难过。虽然越是了解萨克贵族在弗罗伦纳的所作所为，我就越不喜欢他们，但我还是忍不住为她难过。”

“就她个人而言，没错，但真正的责任在萨克本身。我问你，老朋友，你曾在地面车里亲吻过女孩子吗？”

强兹的嘴角微微绽出一丝笑容：“有。”

“我也是，不过我想，我得比你多回忆好些年才能想起来。此时此刻，我最小的孙女大概正在这么做，我不会怀疑的。无论如何，两个人在地面车中亲吻，这除了表达银河中最自然的情感，还能有什么目的？”

“可是，我们所讨论的那个女孩，公认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由于阴错阳差，她竟然和——让我们这么说——和一名

罪犯同处一辆车中。这男人趁机吻了她，由于一时冲动，而且未经她的同意。她该有什么感受？她的父亲又该有什么感受？愤恨？也许吧；懊恼？当然；生气？不悦？羞辱？所有这些反应都有可能。可是丢脸呢？因为感到十分丢脸，因为此事不能曝光，所以甘愿危及重要的局势？这就太荒唐了。

“但事实的确如此，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萨克。莎米雅贵妇的过错顶多是任性和有点天真。我相信她以前一定曾被人吻过，假如她再跟某人接吻，假如她跟某人接吻无数次，只要对方不是弗罗伦纳人，就没有人会说半句话。可是她的确吻了一个弗罗伦纳人。

“当初她不知道这个人是弗罗伦纳人，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当初是那男人强吻她的，这点也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莎米雅贵妇与那个弗罗伦纳人拥吻的照片公开，她和她的父亲将无法做人。我还记得发孚瞪着那个再生影像时的表情。其实，从影像上根本无法确认那位镇长是个弗罗伦纳人，他当时身穿萨克服装，一顶帽子遮住头发。他的肤色很淡，可是那也做不了准。但话说回来，发孚十分了解，许多对丑闻和号外有兴趣的人会乐于相信这个谣言，而那张照片就是一项铁证。而且他也知道，他的政敌将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这个机会。你可以称之为勒索，强兹，它也许的确是，可是在银河其他任何一颗行星上，这种勒索都不能生效。是他们自己的病态社会系统，为我们制造出这个武器，我这样做心中毫无愧疚。”

强兹叹了一口气：“最后的决定如何？”

“我们将于明天中午会面。”

“那么，他的最后通牒延后了？”



“无限期延后，我将亲自到他的办公室去。”

“有必要冒这个险吗？”

“不算什么冒险，到时候会有许多目击者。而且你找了那么久的那名太空分析员，我也急着要亲自见见他。”

“我也出席吗？”强兹焦急地问。

“喔，对。还有那位镇长，我们需要他指认那名太空分析员。此外，当然少不了斯汀。你们其他人都将以三维化身出席。”

“谢谢你。”

这位川陀大使忍不住打了一个呵欠，眨了眨水汪汪的眼睛：“现在，如果你不介意，我已经有两天一夜没合眼了。恐怕我的老骨头再也无法承受催醒剂，我必须睡一会儿。”

随着三维化身技术日趋完美，重要的会议已经很少面对面召开。以真身出现在老大使面前，令发孚强烈地感到尊严受损。他橄榄色的面容谈不上变色，但其上的皱纹都蕴涵着沉默的怒意。

他必须沉默，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沉着脸，瞪着这些面对自己的人。

阿贝尔！这个褴褛的老糊涂，身后却有百万个世界做后盾。

强兹！这个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的搅局者，他的毅力催化了这场危机。

斯汀！这个叛徒！不敢接触他目光的叛徒！

还有那个镇长！要他看这个人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家伙，这个弗罗伦纳人，用身体玷污了他的宝贝女儿，

如今却躲在川陀大使馆的围墙内，安然无事！现在若是单独一人，发孚定会咬牙切齿，并且猛敲办公桌。但此刻，他面部的每一条肌肉都不敢动，虽然它们已经悄悄拉到极限。

假如莎米雅没有……他抛开了那个念头。是他自己的疏忽养成了她的任性，现在不能因此责怪她。事后，她并未试图辩解或为自己脱罪。她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了他，包括她私下想扮演星际间谍的企图，以及结局如何可怕。羞愧且痛不欲生的她，如今完全仰赖他的谅解才能支持下去，他不会令她失望。他绝不会令她失望，即使那代表他的苦心经营将毁于一旦。

发孚开口：“我被迫出席，没什么好说的，我今天在这里是当听众。”

阿贝尔说：“我相信斯汀希望首先发言。”

发孚以充满轻蔑的目光射向斯汀。

斯汀以呐喊回应：“是你逼我倒向川陀，发孚！你违反了自治原则，你不能指望我乖乖就范。真的！”

发孚没作声，阿贝尔说：“言归正传，斯汀。你说你有话要讲，现在讲啊。”他的口气也多少带点轻蔑的成分。

斯汀原本苍白的面颊，此时未涂胭脂也红了起来：“我会的，现在就讲。当然，我不像发孚大亨那样自称是侦探，可是我能思考，真的！我一直都在思考。发孚昨天讲了一个故事，全是有关一个他称之为X的神秘叛徒。我看得出那只是一大堆借口，目的是让他能宣布进入紧急状况，我一分钟也没被唬到。”

“没有X吗？”发孚心平气和地问，“那你为什么要逃跑？还有哪项指控值得一个人逃跑？”

“是吗？真的？”斯汀急得大叫，“嗯，即使放火的不是我，我也会从失火的建筑中跑出来。”

“慢慢讲，斯汀。”阿贝尔提醒他。

斯汀舔了舔嘴唇，又对自己的指甲仔细审视一番，然后一面轻抚着指甲，一面说：“但我随后想到，他为什么要编造那样一个故事，所有复杂的情节都巨细靡遗？那不是他的做事方法，真的！那不是发孚的做事方法。我了解他，我们都了解他，他根本没有想像力。尊贵的阁下，他是个可恨的人！几乎和玻特一样坏。”

发孚脸色大变：“他这叫发言吗，阿贝尔？还是在胡言乱语？”

“说下去，斯汀。”阿贝尔不理发孚。

“我会的，只要你还让我说。我的天啊！发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后来我对自己说——这是在晚餐后——我说，像发孚这样的人，怎么会编出那样一个故事？答案只有一个，他编不出来，他的脑袋没这个本事。所以那是真的，一定是真的。当然啦，的确有几名巡警被杀，不过发孚也很有办法安排那种事。”

发孚耸了耸肩。

斯汀继续进逼：“问题是X是谁？不是我，真的！绝对不是我！当然我也承认，X只能是五大大亨之一。但无论如何，五大大亨中哪位对这件事知道得最多？一年以来，是哪位一直试图利用那个太空分析员的故事，恐吓其他四位接受他所谓的‘一致行动’，也就是我所谓的向发孚独裁政权投降？”

“我会告诉你们X是谁。”斯汀猛然站起来，头顶擦到接收范围的边缘，最上面的一英寸立即被削掉。他伸出颤抖的

手一指，“X就是他，就是发孚大亨。当初那个太空分析员的事就是他讲的。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中，他发觉其他人对他愚蠢的言论都无动于衷，于是他就让这个人销声匿迹。等到他完成军事政变的准备之后，又把他搬出来。”

发孚转向阿贝尔，露出厌倦的神情：“他说完了吗？如果说完了，就把他给请走。对任何一位高尚的人而言，他都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侮辱。”

阿贝尔说：“对于他所说的，你有没有任何评论？”

“当然没有，根本不值得评论。这人已经走投无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你不能这样推得一干二净，发孚！”斯汀喊道。他的眼睛眯起来，鼻头因紧张而泛白。他看看其他人，然后继续站着发言：“他说，他的调查员在某位医生的诊所找到一些记录。他说，那医生在诊断出那个太空分析员受到心灵改造后，就意外丧生。他还说，那是X下的毒手，好让那个太空分析员的身份继续保密。这些都是他说的，你们问他，问问他这些是不是他说的。”

“如果我承认呢？”发孚答道。

“那么再问他，除非那些记录一直在他那里，否则那名医生已经死了、埋了好几个月，他怎能从他的诊所拿到那些东西？真是的！”

发孚说：“简直愚不可及，照这样下去，我们可以浪费无限多的时间。这还想不通吗？另一名医生接下那个死人的业务，连同他原有的病历资料。难道你们有谁认为，医疗记录会跟死去的医生合葬？”

阿贝尔说：“不会，当然不会。”

斯汀又结结巴巴咕哝几句，然后坐了下来。

“下一位是谁？你们哪一位还有话要说？还有指控吗？有任何花样吗？”发孚的声音低沉，口气恶毒。

阿贝尔说：“好，以上是斯汀的发言。现在轮到强兹和我，我们是为另一件事来的，我们想见见那名太空分析员。”

发孚的双手原本放在办公桌上，现在那两只手举起再放下，抓住桌子的边缘；两道黑眉毛则挤在一起。

“没错，我们拘留了一个弱智的男子，他自称是个太空分析员。我这就派人把他带进来！”

在她一生中，瓦罗娜·玛区从未、从未梦想到世上竟有许多这么不可能的事物。自从她降落到这颗名叫萨克的行星，一天以来，每件事物都显得神奇无比。就连分别关着她与愚可的这两间牢房，也似乎充满梦幻般的华丽。例如只要按一个钮，就有水从一根管子的尽头流出来。虽然外面的空气冷得超乎她的想像，但室内的墙壁会冒出热气。此外，每个跟她说话的人都穿着十分美丽的衣裳。

她在此地已前后待过几个房间，里面各种东西都是前所未见的。现在这间比先前任何一间都要大，可是几乎空无一物。不过房里倒是有不少人，包括一位坐在办公桌后面、表情严肃的男士；一位坐在椅子上、年纪很大且满脸皱纹的老人，此外还有三个……

其中之一是镇长！

她一跃而起，向他冲过去：“镇长！镇长！”

但他并不在那里！

他站了起来，拼命对她摇手：“别过来，罗娜，别过来！”

她整个人穿过了他。她原本伸出手想要抓他的衣袖，却抓了个空。于是她向前猛冲，脚步踉跄，整个人就穿过他的身体。一时之间，她就像个泄了气的气球。镇长已经转过身来，再度面对她，但她只能低头瞪着自己的双腿。

她两条腿都刺入镇长座椅的厚重扶手，她看得清清楚楚，它的颜色与质感都如假包换。那个扶手环绕着她的双腿，可是她感觉不到。她伸出一只颤抖的手，五根手指沉入椅套足足三厘米，却同样没有任何感觉，而且每根指头依然清晰可见。

她尖叫一声，随即跌倒在地。她最后意识到的，是镇长自然而然向她伸出手，但她从他的臂弯中跌出去，仿佛那双手臂是两块肉色的空气。

等到她恢复知觉时，她又坐在一张椅子上。愚可紧紧抓住她一只手，那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则倾身靠近她。

“别害怕，亲爱的小姐。那只是个影像，你知道，就是一种相片。”老人说。

瓦罗娜环顾四周，镇长仍然坐在那里，不过并没有看她。她伸手指了指：“他不在那里吗？”

愚可突然说：“那是个三维化身，罗娜。他在别的地方，但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他。”

瓦罗娜摇了摇头。如果愚可这样说，那就错不了。但她还是垂下眼睑，她不敢看那些又在那里又不在那里的人。

阿贝尔对愚可说：“所以你知道三维化身是什么，年轻人？”

“是的，阁下。”对愚可而言，这也是非比寻常的一天。不同的是瓦罗娜觉得越来越眼花缭乱，他则发现许多事物越

来越熟悉、越来越容易理解。

“你从哪里听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在我遗忘之前就晓得的。”

刚才瓦罗娜·玛区发狂似的冲向镇长的过程中，发孚始终坐在办公桌后面，未曾移动半步。

他板着脸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把这个歇斯底里的弗罗伦纳女人带进来，没想到却扰乱了这场会议。那个所谓的太空分析员坚持要她陪。”

“没关系，”阿贝尔说，“但我注意到，你那位弱智的弗罗伦纳人，似乎对三维化身相当熟悉。”

“我猜，他曾受过良好的训练。”发孚说。

阿贝尔问：“他来到萨克后，有没有接受过审讯？”

“当然有。”

“结果如何？”

“没有新的资料。”

阿贝尔转向愚可：“你叫什么名字？”

“愚可是我唯一记得的名字。”愚可平静地说。

“这里有你认识的人吗？”

愚可毫无畏惧地一一打量众人的脸孔：“只有镇长，当然还有罗娜。”

“这位，”阿贝尔一面说，一面指向发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亨。他拥有这整个世界，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愚可大胆地说：“我是地球人，他管不着我。”

阿贝尔转向发孚：“我认为，一个成年的弗罗伦纳当地人，无法训练成这样藐视你。”

“即使动用心灵改造器？”发孚轻蔑地反驳。

“你认识这位先生吗？”阿贝尔再度询问愚可。

“不认识，阁下。”

“这位是沙姆林·强兹博士，他是星际太空分析局的一位重要官员。”

愚可仔细望着他。“那么他该是我的长官之一。可是，”他以失望的口吻说，“我不认识他，或许只是我记不得了。”

强兹沮丧地摇了摇头：“我也从来没见过他，阿贝尔。”

“这倒值得探讨了。”发孚喃喃道。

“现在听好，愚可，”阿贝尔说，“我准备告诉你一个故事。我要你全神贯注听我说，并且用心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你明白我的话吗？”

愚可点了点头。

阿贝尔说得很慢，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的话语是室内唯一的声音。他说到一半时，愚可就合上眼睛，而且紧紧闭起来。他紧抿着嘴唇，双手抱在胸前，头部则向前倾。一看就知道，他处于巨大的痛苦中。

阿贝尔一路说下去，将发孚大亨当初报告的许多事件重组起来。他提到那封有关大难的电讯，提到它被截收，提到愚可与X相遇，提到心灵改造器，提到愚可如何被发现、如何被带到佛罗伦纳，提到那位替他做过诊断而旋即去世的医生，还提到他逐渐恢复的记忆。

最后他说：“这就是整个的经过，愚可。我把它原原本本告诉你，有没有哪件事听来是熟悉的？”

愚可缓缓地、痛苦地回答：“我记得最后一部分，你知道的，就是最后几天。我也记得更早的一些事，或许是那名医生，那是我刚开始说话的时候。它非常模糊……可是只有这



些了。”

“但你的确记得更早的事，你记得弗罗伦纳的危机。”阿贝尔说。

“是的。那是我记起的第一件事。”

“那么你不能记起之后的事吗？你在萨克着陆，遇到一个人……”

愚可呻吟道：“我不能，我记不起来！”

“试试看！试试看！”

愚可抬起头，苍白的脸孔被汗水湿透：“我记得两个字。”

“什么字，愚可？”

“它没有意义。”

“反正你说出来就是了。”

“它和一张桌子联想在一起，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记不太清楚了。我想我是坐着，也许吧，另外一个人也坐着。然后他站起来，低头望着我，就冒出了那两个字。”

阿贝尔很有耐心：“什么字？”

愚可双手握紧，悄声道：“发孚！”

除了发孚之外，每个人都站了起来。斯汀尖叫：“我早就说过！”接着便发出尖锐的咯咯笑声。

发孚极力控制着怒火：“让我们结束这场闹剧吧。”

他原本一直在等待，目光凌厉而毫无表情，直到众人在这个反高潮中纷纷坐下，他才终于开口。此时愚可垂下头来，双眼紧闭着，正吃力地在探索自己痛苦的脑子。瓦罗娜将他拉过去，试着让他的头靠在她肩上，并轻抚着他的面颊。

阿贝尔颤声道：“你为何说这是一场闹剧？”

# 原 告

发孚答道：“不是吗？当初我会同意和你会面，只是因为你用特殊的手段威胁我。即使如此，倘若我早知道这个会议是打算审判我，并由变节者和凶手扮演检察官和陪审员的双重角色，那我仍会断然拒绝。”

阿贝尔皱起眉头，以冷冰冰的正式口吻说：“这不是一场审判，大亨。强兹博士今天出席，是为了寻回分析局的一名成员，这是他的权利与义务。我今天出席，是为了在这个动荡时期保护川陀的权益。而这名男子，愚可，我认为他就是那名失踪的太空分析员，这点毫无疑问。假如你同意将此人交还强兹博士，以便为他做进一步、包括生理特征的身体检查，我们可以立即结束这场讨论。我们自然会请求你提供进一步协助，帮我们找到那个心灵改造元凶，并且帮助我们建立警卫系统，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重演。毕竟，分析局是个星际机构，与区域性政治一向没有瓜葛。”

发孚说道：“说得真好！但明显的事实依旧是明显的事实，你的计划实在显而易见。假如我放弃这个人，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我想来，分析局会设法问出它想问出的一切。它声称是个星际机构，和区域性政治没有牵扯，但它的年度预算有三分之二由川陀捐献，这是事实，对不对？我不信有哪个理性的政治观察家，会认为太空分析局在今日银河真正中立。它从此人身上发现的讯息，一定会符合川陀帝国的利益。

“而那些讯息会是什么呢？那也很明显。此人的记忆将慢慢恢复，分析局会发表每日公报。他会一点一滴记起越来越多必要的细节，首先是我的名字，接着是我的样子，再接着我说的每一句话。分析局会郑重其事地宣称我有罪，要求

我赔偿，而川陀将不得不暂时接管萨克，然后随便找个名义，暂时的接管就成了永久的占领。

“任何勒索都有其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勒索就自动失效了。大使先生，你的勒索到此为止。假如你想要这个人，让川陀派一支舰队来。”

“何必提动武呢？”阿贝尔说，“我倒是注意到，你一直刻意避免否认这位太空分析员最后一番话的暗示。”

“没有任何暗示需要我用否认来澄清，他记得两个字，或者只是他说他记得，那又怎么样？”

“这件事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一点都没有。在萨克，发孚这个姓氏是大姓。就算我们假定这个所谓的太空分析员说的是真话，他也有一年的机会在弗罗伦纳听到这个姓氏。他来到萨克时，乘坐的是接我女儿的那艘太空船，途中他更有机会听到发孚这个姓氏。这两个字渗入他薄弱的记忆，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当然，他也许并不诚实，此人一点一滴的吐露很可能是早已预演好的。”

阿贝尔想不出该说什么。他望了望其他人，强兹眉头深锁，右手手指正慢慢搓揉着下巴；斯汀正一面傻笑，一面喃喃自语；那位弗罗伦纳镇长则茫然瞪着自己的膝盖。

接下来发言的竟是愚可，他从瓦罗娜的臂膀中挣脱，猛然站了起来。

“听我说。”他苍白的面孔扭曲变形，双眼反映出内在的痛苦。

发孚讥笑道：“我看又要吐露一点了。”

“听我说！”愚可再度开口，“当时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

茶里下了药。我们曾有争执，我不记得为什么。然后我就不能动了，只能坐在那里；我不能说话，只能思考。太空啊，我被下了药。我想要大喊大叫，拔腿逃跑，可是我做不到。然后，另外那人，发孚，走了过来。他原来一直在对我吼叫，现在却停了，他已经没必要那样做。他绕过桌子向我走来，像座山那样站在我面前。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我只能试着扬起眼珠向他望去。”

愚可说完，仍然沉默地站在原处。

沙姆林·强兹说：“另外那人是发孚？”

“我记得他的名字是发孚。”

“好，他是不是那个人？”

愚可并未转头望去，他说：“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

“你确定吗？”

“我一直在尝试。”他突然发作，“你不知道这有多困难。痛啊！就像烧红的尖针，深深插进来！插在这里！”他双手抱着头部。

强兹轻声说：“我知道这很困难，可是你必须尝试。你看不出来吗，你必须继续尝试。望着那个人！转过头去望着他！”

愚可转身面对发孚大亨，他凝视了片刻，然后转过头来。

“现在你记起来没有？”强兹问。

“没有！没有！”

发孚露出冷笑：“你的人忘记台词了吗？还是如果让他在下一场戏才记起我的长相，这个故事会显得更加可信？”

强兹气急败坏地说：“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也从未跟他说过话，我们没有安排什么阴谋来陷害你。我烦透了你在

这方面的指控，我要找的只是真相。”

“那么，我能否问他几个问题？”

“请便。”

“谢谢你的好意，这点我能确定。喂，你——愚可，不管你真名叫什么……”

他以一名大亨的身份，对一个弗罗伦纳人说话。

愚可抬起头来，答道：“阁下。”

“你记得某人从桌子的另一侧向你走来，当时你坐在那里，被下了药而动弹不得。”

“是的，阁下。”

“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这个人低头望着你。”

“是的，阁下。”

“而你抬头望向他，至少试图那样做。”

“是的，阁下。”

“坐下来。”

愚可依言照做。

一时之间发孚未有任何行动。他那不见嘴唇的嘴巴或许绷紧了些，两颊与下巴青黑色胡碴下的颞部肌肉隆起少许。然后，他从座椅上滑了下来。

滑下来！仿佛他在办公桌后面屈膝跪下。

但他随即走出来，明明是双脚着地。

强兹感到头晕目眩。这个人在座位上如此相貌堂堂、如此威风凛凛，此时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变成一个可怜的侏儒。

发孚畸形的双腿在下面努力挪动，载着不成比例的躯干与头部向前走。他面红耳赤，但双眼依然射出原有的高傲目

光。斯汀狂放地哧哧大笑，发孚那对眼睛立即转向他，硬逼他把笑声咽下去。其他人都看呆了，全默默坐在原处。

愚可张大眼睛，看着他一步步逼近。

发孚说：“我是不是那个绕过桌子向你走来的人？”

“我不记得他的长相，阁下。”

“我不是要你记得他的长相。你能忘记这个吗？”他展开双臂，比了比自己的身形，“你能忘记我的样子，我走路的方式吗？”

愚可可怜兮兮地说：“我似乎不该忘记，阁下，但是我不知道。”

“可是当时你坐着，他站着，而你抬头望向他。”

“是的，阁下。”

“他低下头望着你，事实上，是像座山那样站在你面前。”

“是的，阁下。”

“至少你记得这一点？你确定吗？”

“是的，阁下。”

两人现在已面对面。

“我低下头望着你吗？”

愚可说：“没有，阁下。”

“你抬起头望着我吗？”

坐着的愚可与站着的发展平行面对面、直勾勾地彼此瞪视。

“没有，阁下。”

“我可能是那个人吗？”

“不可能，阁下。”

“你确定吗？”

“是的，阁下。”

“你仍说你记得的那个名字是发孚吗？”

“我记得那个名字。”愚可倔强地坚持。

“那么，不论他是谁，他拿我的名字作掩饰？”

“应……应该是这样。”

发孚转过身来，以威严、缓慢而吃力的步伐走回办公桌后面，再爬上他的座椅。

他说：“我成年之后，从未允许任何外人见到我站立的样子。这场会议还有任何理由继续下去吗？”

阿贝尔感到尴尬又懊恼。到目前为止，这次会议实在极其弄巧成拙。不论在哪个阶段，发孚总能设法证明自己有理，而对方的指控错误。发孚已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难者，他受到川陀的勒索，被迫出席这场会议，并且成为错误指控的对象。在他的驳斥下，那些指控立刻崩溃。

发孚必定会把他自己对这场会议的回忆广为宣扬，让它传遍整个银河，而且他甚至无须扭曲太多事实，就能使它成为极佳的反川陀宣传。

阿贝尔很希望能减轻损失。如今对川陀而言，那名受到心灵改造的太空分析员已经没用了。从今以后，他的任何“记忆”不论看来多么真实，都会被人嗤之以鼻，会被视为荒诞无稽。世人将会认为他是川陀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是个残破的工具。

他迟疑不决，首先开口的是强兹。

强兹说：“在我看来，有个非常好的理由不该就此休会，我们尚未确定动用心灵改造器的究竟是谁。你曾经指控斯汀大亨，而斯汀也反过来指控你。即使你们两位都搞错了，其



实两人都是清白的，你俩仍旧相信作案的是五大大亨之一。那么，到底是哪位呢？”

“有什么关系吗？”发孚问，“我确定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要是川陀和分析局不曾出面干涉，现在这个问题早已解决。我终将找出那个叛徒，别忘了，那个心灵改造者不论是谁，他原本的意图是要独吞蓟蒺贸易，所以我不太可能让他跑掉。一旦确认并处置了那个心灵改造者，你的人就会毫发无损地还给你。这是我唯一能作出的提议，而且是个非常合理的提议。”

“你会把那个人怎么样？”

“那纯粹是我们自家的事，与你毫无关系。”

“但这的确与我有关，”强兹中气十足地说，“这不只是一位太空分析员受害的案子，还牵涉到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我很惊讶它到现在还没被提出来。这位愚可会受到心灵改造，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个太空分析员。”

阿贝尔不确定强兹的意图为何，但他决定助其一臂之力。他以温和的口吻说：“强兹博士所指的，当然是这位太空分析员最初的警告电讯。”

发孚耸了耸肩：“据我所知，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认为这点有何重要，包括追查了一年的强兹博士在内。然而，你的人就在这里，博士，问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自然，他不会记得。”强兹愤愤地反驳，“心灵改造对偏重知性的推理连锁最有效，此人也许永远无法恢复工作上的定量记忆。”

“这么说它消失了，”发孚说道，“那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一件非常明确的事，这就是重点所在。还有一个人知道详情，就是那个心灵改造者。他本人也许不是太空分析员，他也许不知道精确的细节，然而，愚可在心智完好时曾和他谈过。他应该打听到很多，多到足以让分析局能够在原有的正轨上继续研究。假使他打听得不够多，他也不敢毁掉他的资料来源。不过，为了郑重其事，我还是要问愚可，你是否记得？”

“只记得有一场危机，而它和太空原子流有关。”愚可喃喃答道。

发孚说：“就算你找出答案，对你又有有什么用？那些病态太空分析员不断提出的各种惊人理论，究竟又有几个可靠？他们有多少人自认为了解宇宙的奥秘，实际上却病人膏肓，甚至几乎无法读取仪器数据？”

“也许你说得没错。你怕不怕让我找出答案？”

“任何可能影响蓟蒾贸易的惑众传言，不论是真是假，我都一律反对。你同意我的话吧，阿贝尔？”

阿贝尔内心七上八下。发孚正处心积虑占取最有利的地位，这样一来，由于他自己的政变而导致的蓟蒾断货，就可以全部归咎于川陀的行动。但阿贝尔是个很好的赌徒，他冷静地、不动声色地提高了赌注。

他说：“我不同意，我建议你听听强兹博士怎么说。”

“谢谢你。”强兹说，“好，你刚才说过，发孚大亨，不论谁是那个心灵改造者，一定是他杀害了检查过愚可的那名医生。这意味着愚可待在弗罗伦纳那段时期，那人一直以某种方式在监视愚可。”

“怎么样？”

“那种监视一定有迹可寻。”

“你的意思是，你认为那些当地人会知道谁在监视他们？”

“难道不是吗？”

发孚说：“你不是萨克人，所以才会犯这种错误。我向你保证当地人个个安分守己；他们不会接近大亨，而如果大亨接近他们，他们也知道应该两眼紧盯着脚趾头。他们对于被人监视根本一无所知。”

强兹气得全身明显地打战。专制统治在这些大亨心中如此根深蒂固，竟使他们觉得公开谈论并没有什么不对或羞耻。

强兹忍住气说：“普通的当地人或许如此，但我们这里有个不寻常的当地人。我想，他已经对我们相当彻底地证明，他不是个毕恭毕敬的弗罗伦纳人。到目前为止，他对这场讨论还未曾发表任何意见，现在是问他几个问题的时候了。”

发孚说：“那个当地人的证词毫无价值。事实上，我要趁这个机会再度提出要求，请川陀将他交给萨克法庭接受公平审判。”

“让我先跟他谈谈。”

阿贝尔和气地插嘴道：“我想，问他几个问题不会有什么害处，发孚。如果他表现得不合作或不可靠，我们也许会考虑你的引渡请求。”

在此之前，泰伦斯一直凝视着自己交握的双手指尖，此时他抬了一下头。

强兹转向泰伦斯，对他说：“自从愚可在弗罗伦纳被发现之后，他就一直待在你的镇上，对不对？”

“是的。”

“这段期间你始终都在镇上吗？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做

过长期的公务旅行？”

“镇长没有公务旅行，他们的公务就在镇上。”

“好的。放轻松点，不要激动。我想，知悉任何大亨可能到镇上来，应该是你们公务的一部分吧？”

“当然，他们要来的时候自然会让我知道。”

“他们来过吗？”

泰伦斯耸了耸肩：“来过一两次，纯粹是例行公事，我向你保证。大亨不会让蓟蒭弄脏他们的手，我是指未经处理的蓟蒭。”

“放尊重点！”发孚咆哮。

泰伦斯望着他说：“你有本事让我尊重吗？”

阿贝尔赶紧打圆场：“我们让这个人**和强兹博士谈，发孚，你和我只当个旁观者。**”

强兹十分欣赏镇长傲慢无礼的态度，不过他还是说：“请回答我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评论，镇长。我问你，过去一年间，究竟有哪些大亨造访过你的村镇？”

泰伦斯依旧愤愤然：“我怎么知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大亨是大亨，当地人是当地人。我或许是个镇长，可是对他们而言，我仍是个当地人。我不会等在镇口询问他们的姓名。

“反正我会收到一封信，如此而已，收信人是‘镇长’。上面写着某一天会有一次大亨视察，命我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然后，我必须确定厂工都穿上他们最好的服装；加工厂收拾整齐且正常作业；蓟蒭的库存充足；每个人看来都满足和快乐；每间房舍打扫干净，并在街上部署警卫；找些舞者待命，以备大亨心血来潮，想看看当地舞蹈娱乐一番；也许

还要几位美丽的女……”

“别管那些了，镇长。”强兹说。

“你从来不必管，我可要管。”

有过与国务院的弗罗伦纳人接触的经验，强兹发觉这位镇长真是像冰水一样令人神清气爽。他暗自下定决心，不论分析局能发挥多少影响力，都要用来阻止这位镇长落入大亨手中。

泰伦斯继续说下去，口气变得较冷静：“反正那是我的职责。等他们来时，我都和其他人排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没跟他们交谈。”

“那名城中医士遇害之前一周，有没有任何这样的视察？我猜你该知道那件事发生在哪一周。”

“我想我曾经从新闻幕上听到过。我记得那时没有任何大亨来视察，但我可不敢发誓。”

“你的土地属于哪位大亨？”

泰伦斯将两侧嘴角向后一扯：“发孚大亨。”

斯汀突然开口，令人不禁有些讶异。“喔，真是的！”他说，“你以这种方式发问，简直正中发孚下怀，强兹博士。你看不出来这样问不会有任何结果吗？真是的！难道你以为，如果发孚想要看牢那个家伙，他会不辞辛劳、亲自前往弗罗伦纳看着他吗？巡警是干什么用的？真是的！”

强兹显得有些狼狈：“像这样一件事，整个世界的经济，甚至可能包括它的存亡，全部系于某个人脑中的资料，这个心灵改造者自然不会放心将守护的工作交给巡警。”

发孚打岔道：“就算他已经将那个脑袋洗得干干净净？”

阿贝尔撇起下唇，同时皱起了眉头。他眼看这场赌博将

与前几场一样，又要输在发孚手里。

强兹再试了一次，以迟疑的口气问泰伦斯：“有没有哪位特定的巡警，或是一群巡警，总是在附近徘徊不去？”

“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在我眼中只是制服。”

强兹转头望向瓦罗娜，仿佛要猛然扑过去的样子。他注意到瓦罗娜的脸色变得惨白，双眼瞪得老大。

“你怎么了，小姐？”他问。

但她只是无言地摇了摇头。

阿贝尔难过地想，无计可施，大势已去了。

此时瓦罗娜却站了起来，双腿还微微发颤。她以沙哑而细弱的声音说：“我要讲一件事。”

“讲啊，小姐，什么事？”强兹说道。

瓦罗娜一面喘息一面开口，脸上每一条皱纹、手指每一次神经质的抽动都透出明显的恐惧：“我只是个乡下女人，请不要生我的气，从你们这些话中我好像只听懂一件事。我的愚可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的意思是，就像你们所说的那样？”

强兹柔声道：“我认为他当初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认为他现在还是。”

“那就一定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论是谁把他放到弗罗伦纳，都不敢将眼睛移开哪怕只有一分钟，对不对？我是说，万一愚可被加工厂的监工殴打，或是被小孩丢石头，或是生病死了，那该怎么办。愚可不会被随便留在田野无依无靠的，不然可能还没被发现就死了，对不对？他们不会假定光凭运气就能让他平平安安。”现在她越说越流畅了。

“说下去。”强兹望着她。

“因为有个人真的从一开始就看着愚可。他在田野发现愚可，然后就安排由我照顾他，保护他不发生意外，而且每天知道他的状况。他甚至也知道那个医生的事，因为我告诉过他。就是他！就是他！”

她在高亢的尖叫声中，伸出手指坚定地指向米尔林·泰伦斯——那位镇长。

而这一回，就连发孚的超人定力都瓦解了。当他猛然转头望向镇长时，双臂不禁直挺挺撑在桌面上，将那粗壮的身躯从座位上足足举起一英寸。

一时之间，众人的发声系统仿佛都瘫痪了。就连愚可也只能木然瞪着瓦罗娜，后来又转向泰伦斯，流露出不敢置信的眼神。

然后，响起斯汀尖锐的笑声，沉默才终于打破。

斯汀说：“这话我相信，真的！我就说嘛，那个当地人一定是受雇于发孚。现在你们认清发孚是怎样的人了吧？他会雇用当地人去……”

胜利者



“这是个恶毒的谎言。”

说话的不是发孚，而是镇长。他站起来，双眼闪烁着怒火。

阿贝尔似乎是最镇定的一位，“什么谎言？”他问。

泰伦斯瞪了他片刻，起初不了解他的意思，然后才激动地说：“大亨刚才所说的——我并未受雇于任何萨克人。”

“那女孩说的呢？也是谎言吗？”

泰伦斯用舌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不，是真的，我就是那个心灵改造者。”他随即又说，“别那样望着我，罗娜。我并不打算伤害他，后来发生的事都不是我的本意。”说完他再度坐下。

发孚开口道：“这是诡计。阿贝尔，我不知道你图的究竟是什么，可是有一点很明显，这名罪犯根本不可能独自犯罪。只有五大大亨才能拥有必要的情报和管道，这点可以确定。难道你是急着要替你的人斯汀脱罪，才会安排这个假口供？”

泰伦斯双手紧紧交握，在座椅中倾身向前：“我同样没有拿川陀的钱。”

发孚不理他。

强兹是最后一个回过神的。前后有好几分钟，他都无法接受镇长其实并非与他同在一个房间，而是在大使馆的另一个角落；他几乎忘了自己所见到的只是这个人的影像，那其实不比发孚更为真实，而后者远在二十英里外。他差点走到镇长面前，想抓住他的肩膀，单独与他交谈，可是这根本不可能。终于，他说：“在我们让这个人自白之前，争论根本毫无意义。先听他解释整个来龙去脉吧，假如他就是那个心灵改造者，那么他所说的细节将是我们急需知道的；假如他不

是，那么他的说明一定会有破绽。”

“如果你们想知道事情的经过，”泰伦斯激动地叫道，“我会告诉你们。隐瞒事实对我再也没有任何好处，毕竟不是萨克就是川陀，所以去你妈的太空吧。这样做，至少给我一个机会把一两件事公之于世。”

他轻蔑地指着发孚：“这是五大大亨之一。这位大亨说，只有五大大亨才能拥有必要的情报和管道，做到那个心灵改造者所做的事。他说得真是斩钉截铁。其实他知道什么？所有的萨克人又知道什么？”

“经营政府的可不是他们，而是弗罗伦纳人！是国务院里那些弗罗伦纳人。他们领取文件，他们填写文件，他们收存文件，是那些文件在治理萨克。当然，我们大多数都温驯得甚至不敢啜泣，但你们可知道，如果我们要做的话，即使在那些该死的大亨面前，我们也能做到什么吗？嗯，你们已经看到我做到了什么。”

“一年前，我在太空航站充当临时交通管制员。那是我接受的训练之一；这有记录可查。不过你们得花点工夫才挖得到，因为台面上的交通管制员是个萨克人。他拥有那个头衔，但由我执行实际工作。在标示着‘当地人员’那个部分，可以找到我的名字。萨克人都不想看到那一部分，免得污染了他们的眼睛。”

“那天，当地分析局将那个太空分析员的电讯送到航站，并且建议我们派辆救护车去接他的太空船，而收到那封电讯的正是我。我把安全的部分转告有关单位，关于弗罗伦纳的毁灭则秘而不宣。”

“我安排那个太空分析员在郊外的小型航站着陆，并且亲

自去接他。我能轻易做到这件事，操纵萨克的绳索都系在我的指尖。别忘了，当时我在国务院。我所做的这些事情，五大大亨哪个也休想办到，除非他命令某个弗罗伦纳人替他执行；而我不需任何人帮助就能独立完成。有关情报和管道的问题，我的解释到此为止。

“我接到了那个太空分析员，将他藏在萨克和分析局都找不到的地方。我尽可能从他口中套出有关的资料，并开始利用这些资料帮助弗罗伦纳对抗萨克。”

发孚勉强吐出几个字：“第一封信是你写的？”

“没错，第一封信是我写的，大亨。”泰伦斯平静地说，“我以为能逼你们将大部分葡萄田交到我手中，好让我有足够的筹码和川陀打交道，把你们赶出那颗行星。”

“你疯了。”

“也许吧，反正没有成功。我曾经告诉那个太空分析员，说我就是发孚大亨。我必须那样做，因为他知道发孚是该行星上最有影响力的人；而且只要他以为我是发孚，他就会愿意言无不尽。他还以为发孚渴望尽一切力量帮助弗罗伦纳，这真是令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不幸的是，他比我更没耐性。他坚称损失一天就是一场大祸，而我却明白，要和萨克打交道比任何事都更需要时间。我发觉难以控制他，最后不得不动用心灵改造器。要弄到这东西也不难，而且我曾在医院中看过怎样使用，对这种仪器有些了解，遗憾的是了解得不够。

“我设定好改造器，准备消除他心灵表层的焦虑。那是个简单的手术，我至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想那些焦虑一定藏得很深很深，改造器自然而然往下追，将大部分意识层

一起挖出，剩下的就是个心智全无的白痴……我很抱歉，愚可。”

愚可一直在专心聆听，此时悲伤地说：“你不该那样对我，镇长，但我十分了解你的感受。”

“没错，”泰伦斯说，“你已经在那颗行星上住过，你了解巡警和大亨，以及下城和上城的区别。”

他继续叙述他的故事：“所以在我手中的，是个完全丧失心智的太空分析员。我不能让任何可能查到他身份的人发现他；我也不能杀掉他，我确信他的记忆将会恢复，而我仍然需要他的知识。再说，如果杀了他便无法获得川陀与分析局的善意回应，而那是我终将需要的。此外，在那个时候，我还下不了这种毒手。

“我安排自己调回弗罗伦纳去当镇长，我利用伪造的文件带着那个太空分析员同行。我安排他被人发现，我挑选瓦罗娜照顾他。从此没有任何危险，例外的只有被那名医生发现的那次。为此我不得不闯进上城的电厂，这并非不可能的事，那些工程师虽然是萨克人，不过守卫都是弗罗伦纳人。在萨克的时候，我学到足够的电机工程知识，懂得如何令一条电力线短路。我花了整整三天，才找出破坏电力的正确时间。从此以后，我杀人就容易多了。不过，我从来不知道，那名医生在上、下两间诊所各保存一份记录，我真希望未曾疏忽这一点。”

泰伦斯能从他的座位看到发孚的精密時計：“后来，一百小时之前——似乎就像一百年前——愚可开始恢复记忆。整个故事就是这样，现在你们都知道了。”

“不，”强兹说，“还没有。这位太空分析员说的有关行星

毁灭的故事，它的细节究竟如何？”

“你以为我了解他说的那些细节吗？那是一种——对不起，愚可——疯话。”

“不是，”愚可火了，“那不可能是疯话。”

“这位太空分析员有艘太空船，”强兹问，“现在船呢？”

“早就送到废物堆去了。”泰伦斯说，“遵照一道命令办的，命令由我的上司签署。当然，萨克人从来不读公文，我毫无困难就把它报废了。”

“那么愚可的文件呢？你说他给你看过一些文件！”

“把这个人交给我们，”发孚突然说，“我们会问出他所知道的一切。”

“不，”强兹说，“他最初的罪行是与分析局为敌。他绑架一名太空分析员，并且损伤他的心灵，他应该是我们的。”

“强兹说得对。”阿贝尔说。

泰伦斯说道：“给我听好。要是没有安全保证，我一个字也不会说。愚可的文件在我手里，不论萨克人或川陀人都永远找不到。如果你想得到那些文件，你必须承认我是政治难民。我所做的都是出于爱国心，出于我们行星的需要。萨克人或川陀人都能自称是爱国者，弗罗伦纳人又为何不可？”

“大使曾经说过，”强兹说道，“会把你交给分析局。但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将你移交萨克。由于你曾经迫害这位太空分析员，你将因此受到审判。我无法保证结果如何，但如果你现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会从轻发落。”

泰伦斯以凌厉的目光望向强兹：“我愿在你身上赌赌运气，博士……根据那个太空分析员的说法，弗罗伦纳的太阳正处于爆前新星阶段。”

“什么！”除了瓦罗娜，其他人都发出惊叹。

“它就快要爆炸，砰一声化为灰烬。”泰伦斯以讥讽的口吻说，“到时候，弗罗伦纳上所有的一切将被气化，变成一缕轻烟。”

阿贝尔质疑道：“我不是太空分析员，但我曾经听说，目前根本没有办法预测一颗恒星何时会爆炸。”

“那是事实，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愚可有没有解释他为何会这么认为？”强兹问道。

“我想他在文件中有所说明，我能记得的只是它跟碳原子流有关。”

“什么？”

“他当时一直说‘太空碳原子流，太空碳原子流’，此外还有‘催化效应’，就是这些了。”

斯汀哧哧傻笑，发孚皱起眉头，强兹睁大双眼。

“失陪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强兹低声说着走出接收空间的范围，随即消失无踪。

十五分钟后，他又回到原位。

强兹回来之后，立刻慌张地四下张望。除了阿贝尔与发孚，其他人都不见了。

“他们……”他问。

“我们两人在等你，强兹博士。”阿贝尔没等他说完便回答，“那位太空分析员和那个女孩正在前往大使馆的途中，这场会议已经结束了。”

“结束！银河啊，我们才刚开始呢。我一定得解释一下新星形成的可能性。”

阿贝尔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动：“没有必要那样做，博士。”

“非常有必要，有绝对的必要，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让他讲吧。”发孚一面说，一面露出微笑。

于是强兹说道：“我得从头说起。在银河文明最早有案可查的科学文献中，人类已经知道恒星的能量来自它们内部的核反应。此外还知道，在已知的恒星内部物理条件下，刚好只有两种核反应可能产生必需的能量，两者的结果都是氢核转化为氦核。第一种是直接的反应——两个氢核和两个中子结合，形成一个氦原子核。第二种是间接的反应，包括数个步骤，最后的结果仍是氢核变为氦核，但在几个中间步骤有碳核参与。这些碳原子核不会被用掉，在反应进行中会重新产生，因此微量的碳核可一用再用，而将大量的氢核转化成氦核。换句话说，碳原子核扮演一种催化剂的角色。这些理论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追溯到人类局限于一颗行星的时期，倘若真有这样一个时期的话。”

“如果这些大家都知道，”发孚说，“我就要说你这番话毫无用处，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但我们知道的就只有这些。恒星究竟使用哪一种核反应，或是两者同时使用，这点从来没人能够确定。长久以来，支持两种可能性的学派都一直存在。通常大多数意见偏向直接的氢—氦转化，因为它是两者中较简单的一种。

“好，愚可的理论一定是这样：氢—氦直接转化是恒星能量的正常来源，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碳核催化作用的重要性增加，加速了间接转化过程，使恒星的温度升高。太空中有许多原子流，这点你们都很清楚，而其中有些是碳原子流。通过这些原子流的恒星会吸取无数原子，然而恒星所吸引的原子总质量，与恒星本身的质量简直无法相比，根本不会造

成任何影响。只有碳原子例外！要是通过一道含碳浓度非同寻常的原子流，恒星就会变得不稳定。我不知道需要经过多少年、多少世纪，或是需要几百万年，碳原子才能扩散到恒星内部，不过大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就代表碳原子流必须够宽，而恒星与它的交角必须够小。总之，一旦浸透至恒星内部的碳原子超过某个临界值，恒星的辐射量就会突然暴涨。在不可思议的剧烈爆炸中，恒星的外层将尽数崩溃，这就形成了新星。

“你们明白了吗？”

强兹等着他们的反应。

发孚说：“根据镇长记忆中那个太空分析员一年前讲的几句空话，你就在两分钟内想通这一切？”

“是的，没错，这根本没什么好惊讶的。太空分析已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即使愚可没有提出这个理论，也很快会有别人提出来。事实上，以前就有类似的理论出现，可是从未受到正视。那些理论是在太空分析技术发展之前提出来的，当时无人能解释那些恒星如何突然获得过量的碳核。

“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太空中有碳原子流，我们可以画出它们的路径，找出过去一万年来有哪些恒星与这些路径相交，再用我们的新星形成及辐射变化记录核对这些结果。愚可做的一定就是这项研究，他试图对镇长说明的一定就是他的计算与观测。不过，这些全都不是眼前的重点。

“现在必须安排的是，立即开始疏散弗罗伦纳。”

“我就知道结论会是这样。”发孚神色自若地说。

“我很抱歉，强兹，”阿贝尔说道，“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

“弗罗伦纳的太阳什么时候会爆炸？”

“我不知道。愚可一年前就急得不得了，所以我想我们没有任何时间。”

“但你能定出一个日期？”

“当然不能。”

“你什么时候能定出一个日期？”

“根本无法保证。即使我们拿到愚可的计算，也需要再从头到尾检查一遍。”

“你能保证结果将证明那位太空分析员的理论正确无误？”

强兹皱起眉头：“我本人十分确定，但是没有科学家能预先为任何理论作出担保。”

“那么就是说，你要我们疏散弗罗伦纳，纯粹是根据一项假设。”

“我认为整个行星的人命是不可以拿来冒险的。”

“假使弗罗伦纳是个普通的行星，我会同意你的话。可是弗罗伦纳是整个银河的蓟蒾来源，所以这件事办不到。”

强兹火冒三丈：“这就是刚才我不在的时候，你和发孚达成的协议吗？”

发孚加入讨论：“让我来为你解释，强兹博士。萨克政府绝不会同意疏散弗罗伦纳，哪怕分析局声称拥有这个新星理论的确实证据也一样。而川陀也无法强迫我们，整个银河虽有可能为维持蓟蒾贸易而支持对萨克开战，却绝对不会支持一场结束蓟蒾贸易的战争。”

“没错，”阿贝尔说，“只怕我们自己的同胞也不会支持这样一场战争。”

强兹内心泛起一阵强烈的反感。与经济的必要性相较之下，整个行星的人命居然这么无关紧要！

他说：“听我解释，这并非一颗行星的问题，而是攸关整个银河。如今银河每年足足产生二十颗新星；此外，在银河千亿颗恒星中，约有两千颗的辐射特征会出现极大变异，使周围的可住人行星变得不适于人类居住。人类目前分散在银河内一百万个恒星系中，这就代表平均每五十年，某处一颗住人行星就会变得太热而无法再维持生命，历史记录中这种事例比比皆是。而平均每五千年，某颗住人行星就有一半的机会在新星爆炸中化为气体。

“假如川陀对弗罗伦纳不闻不问，让上面的居民和它一起气化，就等于对银河全体人类发出一道讯息——当某些人大难临头时，如果救援他们会阻挠少数权贵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就休想指望有人会伸援手。你能冒这个险吗，阿贝尔？”

“反之，如果对弗罗伦纳伸出援手，你就证明了川陀将自己对银河黎民的责任置于维护财产之上，如此川陀将赢得武力绝对无法赢得的人心。”

阿贝尔低下头来，又以困倦的动作摇了摇头：“不行，强兹。你说的话令我心动，可是它不切实际。不管终止葡萄酒贸易的企图必然会引发的任何一种政治效应，我都不能指望靠情感来化解。事实上，我认为避免调查这个理论或许才是聪明的。光是想到它可能是真的，就足以造成莫大的伤害。”

“但如果它的确是真的呢？”

“我们必须根据否定的假设行事。我猜，刚才你离开，是去和分析局联络？”

“是的。”

“无论如何，我想川陀会有足够的影响力终止他们的调查。”

“只怕未必，这些调查不会终止。两位先生，我们很快就会得到廉价蓟蒾的秘密。在一年内，不论是否真有新星存在，蓟蒾的垄断将不复存在。”

“你是什么意思？”

“这场会议现在才讨论到真正的重点，发孚。在所有的住人行星中，蓟蒾只生长于弗罗伦纳。在其他各处，它的种子只能产生普通的纤维素。就几率而言，在所有的住人星系中，目前或许只有弗罗伦纳的太阳处于爆前新星阶段。而且，或许在它刚进入碳原子流的时候，大概在好几千年前，它就变成了一颗爆前新星，只要两者的交角足够小。如此看来，蓟蒾与爆前新星阶段似乎很可能互为因果。”

“胡说八道。”发孚说。

“是吗？为什么蓟蒾在弗罗伦纳上是蓟蒾，而在别处就是棉花，这其中一定有个道理。科学家在其他行星试了很多人工生产蓟蒾的方法，但那些试验都是盲目的，所以他们总是失败。现在，他们将知道爆前新星是关键因素。”

发孚以轻蔑的口吻说：“他们不是曾试过复制弗罗伦纳之阳的辐射性质吗？”

“利用特制的弧光，没错，但那只能复制可见光与紫外线光谱。至于红外线和更远端的辐射呢？还有磁场？电子发射？宇宙线效应？我不是物理生化学家，所以可能还有我根本不知道的因素。可是全银河的物理生化学家马上会开始研究，不出一年，我向你们保证，他们就会找到答案。”

“现在，经济情势站到人道这一边了。全银河的人都想要

廉价的蓟蒿，要是他们找到了，甚至只是猜想不久便能找到，他们就会乐见弗罗伦纳疏散一空。这并非只是出于人道考量，也是由于他们极欲扳倒靠蓟蒿敛财的萨克人，而这一天终于给他们等到了。”

“少威胁我！”发孚咆哮道。

“你也这样想吗，阿贝尔？”强兹追问，“假如你帮助那些大亨，那么在世人们眼中，川陀不是蓟蒿贸易的救主，反而是蓟蒿垄断业的救星。你能冒这个险吗？”

“川陀能冒着战争的危险吗？”发孚反问。

“战争？荒唐！大亨，一年之内，不论有没有新星，你在弗罗伦纳上的产业都将一文不值。赶快脱手吧，卖掉整个弗罗伦纳，川陀买得起。”

“买下一颗行星？”阿贝尔惊慌失措。

“有何不可？川陀有这个钱，而且还能因此赢得天下人心，这将值上千倍的代价。如果告诉他们你在拯救数亿生灵还不够，那么再告诉他们，你会为他们带来廉价的蓟蒿，那就一定行了。”

“我会考虑考虑。”阿贝尔说着望向发孚，这位大亨垂下了眼睑。

顿了好一阵子，发孚也说了一句：“我会考虑。”

强兹发出刺耳的笑声：“别考虑得太久。蓟蒿的秘密很快就会传开，没有任何办法挡得住。到了那个时候，你们两人不会再有行动的自由，现在两位还能谈个较好的买卖。”

镇长似乎泄了气。“这是真的吗？”他不断重复，“这是真的？弗罗伦纳要消失了？”

“这是真的。”强兹说。

泰伦斯展开双臂再垂下来：“如果你想要愚可的那些文件，它们藏在我的镇上，和人口统计资料放在一起。我特别选了一批尘封的档案，是至少一世纪前的记录，没有人会因为任何理由翻查那些资料。”

“听我说，”强兹说，“我确定我们能和分析局达成一项协定。我们在弗罗伦纳将需要一个人，他必须了解弗罗伦纳的同胞，必须能告诉我们如何向他们解释这些事，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进行疏散，如何挑选最合适的避难行星。你愿意帮我们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将功赎罪？谋杀罪就算了？有何不好？”镇长双眼突然涌出泪水，“但我终究是输了。我将失去我的世界，失去我的家园。我们全都输了，弗罗伦纳人输掉自己的世界，萨克人输掉他们的财富，川陀人输掉得到那笔财富的机会，根本没有任何赢家。”

“除非你了解，”强兹柔声道，“在一个新的银河中——一个不受恒星不稳定性威胁的银河，一个人人都有蓊蒨的银河，一个政治统一近在眼前的银河——终归会有许多赢家。一千兆个赢家，整个银河的人民，全都是胜利者。”

（尾声：一年后）“愚可！愚可！”沙姆林·强兹跑过航站着陆场，快步奔向太空船，双臂同时张开，“还有罗娜！我真认不出你们两人了。你们好吗？你们好吗？”

“我们好得不能再好。看来你收到我们的信了。”愚可说。

“当然。告诉我，你们对这一切有何感想？”他们一同向强兹的办公室走去。

瓦罗娜悲伤地说：“今天上午我们回到镇上，田野空空荡荡的。”现在她穿着帝国妇女的衣裳，不再像个弗罗伦纳的农妇。

# 尾 声

“没错，对于在这儿生活过的人来说，看来一定十分荒凉。甚至连我也觉得越来越荒凉，但我会尽可能待久一点，佛罗伦纳之阳的辐射数据有极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这么大规模的疏散！这显示了极佳的组织能力。”

“我们全力以赴，愚可。喔，我想我该用你的真名称呼你。”

“请不要，我再也不会习惯了。我就是愚可，这仍是我唯一记得的名字。”

强兹说：“你有没有决定是否要继续太空分析的工作？”

愚可摇了摇头：“我已经下定决心，我的决定是，不。我再也无法唤回足够的知识，那部分已经永远消失。不过，这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困扰。我准备回地球去……对了，我很希望能够见到镇长。”

“恐怕没办法，他决定今天休一天假。我想他宁愿不跟你见面，他有罪恶感，我这么想。你对他不会怀恨在心吗？”

愚可说：“不会，他本无恶意，而且在许多方面，他都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比方说，让我遇到了罗娜。”他说着用手臂搂住她的肩膀。

瓦罗娜望着他微微一笑。

“而且，”愚可继续说，“他帮我治好了一个毛病。我终于了解自己为什么要当太空分析员，也了解了为何将近三分之一的太空分析员都招募自同一颗行星——地球。住在一个带有放射性的世界，任何人必定都在恐惧与不安全感中成长。一失足就可能丧命，我们那颗行星的表面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

“这就在我们心中形成一种焦虑，强兹博士，一种对行星的恐惧。我们只有在太空中才会快乐，那是我们唯一能感到安全的地方。”

“现在你不再有那种感觉了，愚可？”

“当然不了，我甚至不记得曾有那种感觉。你看，这样多好。镇长当初设定那具心灵改造器是为了除去我的焦虑，但他却忘了设定强度。他以为要对付的是一个最浅的、表面的问题，这个根深蒂固的焦虑他根本不知道，结果他一股脑都给清掉了。就某个角度而言，的确值得把它清掉，即使许多其他东西也随之而去。现在我不必待在太空，我可以回到地球，我可以在那里工作。而地球需要人手，永远都需要。”

“其实，”强兹说，“我们何不像帮助弗罗伦纳那样帮助地球？没有必要让地球人在那种恐惧与不安全感中成长，银河大得很。”

“不，”愚可激动地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地球有它的过去，强兹博士。很多人也许不相信，但我们地球人都知道，地球是人类的起源行星。”

“嗯，或许吧，我不敢说是对是错。”

“绝对没错。它是一颗不能离弃的行星，绝对不能离弃它。总有一天我们会令它改变，将它的表面变回过去必曾拥有的面貌。在此之前——我们要留下来。”

瓦罗娜小声说道：“我现在是个地球女人。”

愚可正望向地平线，上城鲜艳夺目依旧，可是居民都走光了。

他问：“还有多少人留在弗罗伦纳？”

“大约两千万。”强兹说，“我们将进度逐步放慢，撤离必



须保持平衡。还没撤走的那些人，在这几个月里必须始终维持一个完整经济体。当然，重新安顿的工作还在最初阶段。撤离者大多仍住在邻近世界的临时收容营，会有一段无可避免的艰苦日子。”

“最后一个人将在何时离开？”

“永远不会。”

“我听不懂。”

“镇长非正式地申请留下来，他的申请已被批准，同样是非正式的。这件事不会留下公开记录。”

“留下来？”愚可十分震惊，“可是看在整个银河的分上，为什么呢？”

“我本来不知道，”强兹说，“可是我想你在谈到地球的时候，你自己提出了合理的解释。他的感觉和你一样，他说他不忍心让佛罗伦纳孤独地死去。”

《星空暗流》创作于一九五一年，于一九五二首度发表。在那个时代，有关新星形成的天体物理学相当粗浅，因而我对“碳原子流”的臆测还算合理。天文学现在已有长足的进步，似乎已能肯定太空原子流的本质与新星形成毫无瓜葛。（然而，事实上，如今星际气体尘埃云的分析变得更有趣，远超过我在一九五一年的想像。）这实在太糟了，因为我对太空原子流的臆测是如此巧妙（在我看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真理。话说回来，宇宙自有其行事方式，不会只为了对我的巧思致敬而改变心意。因此我只好请各位读者不要追究新星形成的真相，姑且依据本书的逻辑来欣赏（假设您的确欣赏）这个故事。

艾萨克·阿西莫夫

# 后记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